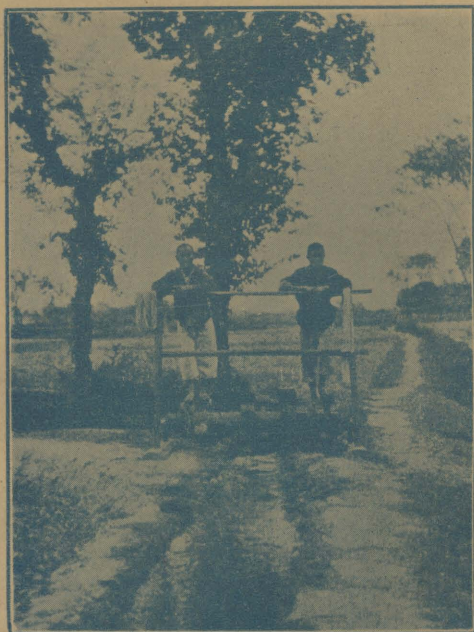


# 故鄉



舒新城著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3489B

~~170287~~

---

故

舒  
新城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鄉

---

上 海  
圖 書 館  
藏 書

## 序

此書係由民國二十年十月我歸家省視父病於途中寫給在鎮江之友人楫君的書信整理而成：其中所述，除故鄉的景物而外，頗多關於家庭的瑣事，尤其是關於我父親的病狀和他的性情言行的記載。可是此書與讀者相見時，我父親的墓木已拱——他逝世已將一年了！

我自民國四年夏與友人在長沙創辦湖南民報以來，常常以文字爲資生之具，四年夏脫離教書生活之後，則幾於無日不執筆爲文，但至十九年任職中華書局編輯所，每日所有的時間差不多盡爲事務所埋葬，平時除去隨手翻閱報紙雜誌而外，很少有暇讀書，更少有暇執筆撰文。二十年十月十二日得家電謂父親臥病故鄉，匆匆於三日由滬起行歸省。那時既不詳知父親之病源病狀，中心志忑，至爲不寧；而其時正當「九一八」事變之後，國聯無靈，對於國事亦復憂憤交集。歸程的十餘日中，精神鬱結異常，無術解除。乃於無可如何之中，時時致函楫君以自遣，因而對於途中的見聞以及

當時的感觸敘述頗詳。十月二十四日抵家，父親的病已漸愈，在家僅住三日即起行返滬。返滬時係由安化之煙溪乘民船順資水至益陽，因水涸行緩，枯坐船中，更感無聊，又將在家中及途中的情形筆之於紙，以冀消磨時間。至滬而後，楫君將所有函稿歸還於我，復閱之餘，很覺其中所記，在個人頗有足資回憶之處，在社會問題或農村生活的研究上或亦不無可供參考的地方；而幾年來艱於「執筆」的發表慾，也可藉此略得滿足。遂不計文字之工拙，於前年冬略為整理將由寶慶至淑浦之一部分記載交新中華發表。

本書原係私人通信，執筆時本無何種有計劃的組織。但事實的自然連貫，則以我父親為中心，故本書的內容也自然而然地以他為主體。在當時，他對於想見孩子們的心是如何地熱烈；就是我也切望其「陰壽」的話實現而冀其於身體復原之後，到上海來安居幾年；不料他於二十一年春，正準備起行的時候，適逢上海「一二八」之變作，致使他欲行又止。此後他屢說東下，但因家事的種種牽制，終於不能起行。去年二月初，他以偶感風寒而臥病；起初以為小恙不足慮，不肯以病的消息告我。及至三月二日

上午九時臨危之際，遣人至縣城拍電，則我縣電局又於前年因故撤銷，直至三月十三日，我始得丁緒丞先生報告他病危及噩耗的兩封信；而我因公司趕編新教科書主持乏人，奔喪亦不可得，只遣妻賀菊瑞率長女湘還家料理葬事。

他們去後，我於處理職務之餘，在家庭中且須以一身兼作嚴父與慈母——照料在滬的五個孩子——事務之繁雜固不待言，而孩子們的天真，更無處不增加我的悲慟；他們的年齡都在十一歲以下，當然不能體驗人間世的苦痛；他們不會見過祖父，也無從領略祖父的慈惠；可是他們從相片和我們的語言中，知道那鬚髮盡白的祖父是和霽可親的，是痛愛他們的。在他們的想像中，那和霽的祖父，終有一日會來到他們的面前，帶給他們以種種可愛的故鄉土產，他們也可於接受那些土產之中，領略他的厚愛。可是現在祖父逝世了，他們的希望都成泡影了；然而他們的「赤子之心」却不相信人間真有死的事，而常常在我面前爭論着祖父一旦到滬將可得着些什麼東西的問題。此時，我既不願將人間之死的種種事象明告他們，以打破其美滿的幻夢；同時也不敢將我的悲慟在他們的面前表現，以擾亂其愉快的童心。只於他們睡眠之後，獨自

翻閱當日有關於父親的記載，冀由文字喚起我更強烈的記憶，以期從回憶中重新回到我父親的慈懷，而籍以排遣我的悲慟。此時，我因父親之不易作而更感到我父親昔日處境的艱難。爲追憶我父親的音容計，我應當常常閱此，爲孩子們將來知道祖父計，也當將此冊長久保存。同時，我更想到：近數十年來，因西洋文明之輸入，中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發生劇烈的變動，在這劇變的社會中，父子之間，常以「時代」的關係，而發生種種問題。我父親能以農村社會的真正農人，造就一個適應工商業社會生活的獨子，相處四十年而無所謂「父與子」的時代衝突，且能時時引導我，鼓勵我盡力社會；他那和善的性格，慈愛的熱情，勤儉的習慣，堅毅的精神，開展的思想，大有可足資我們這時代作父親的效法的地方：所以去年冬又將原稿重爲整理，加入照片以成此冊。——

爲讀者便利計，並將一月間之連續的事實，分爲三編：第一編歸程雜拾，記由南京至滬浦的旅程；第二編故鄉瑣記，記家庭及故鄉的情形；第三編資湘漫錄，記資水民船上與在長沙時之生活。

再此書所述，雖然是以我父親爲中心的家庭瑣細與當時耳聞目見的社會斷片，

可是這中的瑣細與斷片，大概是現在中國農村家庭與農村社會的普遍現象，則此冊或亦可視為「現代中國」之部分的真實史料。倘讀者能擴而充之，不專以「私記」視此冊，而以之為研究中國社會問題或農村問題之具體的旁徵，或以之為從事文藝的現實材料，實為我所深幸；若作父母兒女者，能由此而有所啓示，使這過渡時代的家庭中得減免一些「父與子」的衝突，則不獨為我所企望，我父親在天之靈，當亦所樂聞也。幸讀者有以教之！

舒新城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上海





# 歸程雜拾

走上故鄉的旅途	一
救救青年	三
天下事有誰能預料	四
從岸上走到船上	五
縮形的世界	六
十月十四日	八
佛能救中國	九
只恨無力乘飛機到漢	一〇
『你看雪!』	一二
漢口水電公司	一四
一封不平常的信	一五

生命之神·····	一六
潸然欲涕·····	一七
牛步的火車·····	一九
漫談·····	二〇
將我那和靄可親的父親介紹給你·····	二一
『少用功夜裏要早睡』·····	二二
有人說父親回來了便會立現笑容·····	二四
兩日來的情形·····	二七
入國應當問俗·····	二九
行李自理·····	三一
湖南早餐·····	三一
異樣的車窗·····	三三
城外城內的兩個世界·····	三四

走上真真故鄉的旅途……………三四

不平常的午餐……………三六

月夜的遐想……………三七

不要錢買的路……………四〇

驚人的消息……………四一

似在作小說……………四四

馬燈的意外效用……………四六

露夜的風味……………四八

『你們還是等着一日罷！』……………四九

『放心走！』……………五二

槍到了費應該怎樣派……………五四

消息終於只是一個消息……………五六

冒險啓行……………五七

故鄉人……………六〇

公事公辦……………六一

流水的鳴琴……………六三

異言異服的陌生人……………六五

父親的病已漸痊愈了……………六七

真真的故鄉……………六九

## 故鄉瑣記

父親的家……………七一

『啊！你回來了！』……………七二

叫着媽媽而更悲傷落淚……………七三

父親的病狀……………七四

父親的笑聲……………七六

『唉！這些孩子們真好！』……………七七

七年來家中的情形……………七九

一個重大的問題……………八〇

叔父的死……………八一

『早起於身體很有益處！』……………八七

『倒不能不像一個人家！』……………八八

早點……………九〇

老屋……………九一

船……………九五

故人……………九九

上墳……………一〇二

陪病……………一〇五

父親竟起來坐着了……………一〇七

『不料今日還能看見老弟！』……………一一〇

布篷轎等於飛機	一一二
『都以爲是派捐的委員又來了!』	一一四
子孫主義與天命主義	一一八
二十三年前的病榻生活	一二一
『不知道我們今生還能再見嗎!』	一二五
『我現在已經好了!』	一二六
焚券與探產	一二九
二十三年前的論文	一三一
陪別	一三四
又匆匆走上我的旅程	一三六
『不要罣念我』	一三七
父親的禮物	一四〇
泣別	一四二

孤兒寡婦	一四四
姑丈的家庭	一四六
「一二百元還說不多嗎！」	一四七
長者的的心情	一五〇
淑城的勾留	一五〇
「川湯肉」	一五三
籐包中多了兩件東西	一五五
「打倒世界好漢」	一五六
水災與教育概況	一五八
場期	一六〇
市鎮的特徵	一六一
時代的權威	一六三
發浦中學創立史	一六七



# 資湘漫錄

煙溪·····	一六九
包船和搭船·····	一七〇
民船上的生活·····	一七二
一個社會問題·····	一七五
一張賬單·····	一七六
「拖」與「放」·····	一七八
修船的特別方法·····	一七九
一件很稀奇而又最平常的事·····	一八〇
「照章辦理」·····	一八三
「上花」·····	一八四
「真不講情理」·····	一八七
霧·····	一八九

下水船比走路還慢	一九二
農邨的困苦	一九三
臨別紀念	一九四
「三不算」	一九五
戀戀於船上的生活	一九七
「以後討米也不搭鴉片煙客人了！」	一九八
替站長歡迎來賓	二〇三
棲霞的紅葉	二〇五
長沙	二〇六
嶽麓山	二〇七
嶽麓書院	二〇九
愛晚亭	二一一
雲麓宮	二一四

烈士墓	一一五
佛塔	一一七
劫後的教育會	一一八

歸程襍拾

## 走上故鄉的旅途

現在已走上故鄉的旅途，所有世界大事、國家變亂的新消息，都將爲我的旅途所阻斷，不能隨時達到我的耳目；我的心思也許因此而得暫時的寧靜。可是我要向你說的話，却反因這暫時的寧靜而加多。現在我耳目所聞見的都是些故鄉的情景，所以我想和你隨便談談故鄉。

我的故鄉，你不會去過，——我也七年不曾回去過——然而我的故鄉的一切，你是大體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和你談我的故鄉，我想是不致於很有隔膜，也許你還能感到一點特殊的興味。

我現在雖然在故鄉的旅途上，但是還沒有走到真正的故鄉。不過今晨的生活，已不是華洋雜處的上海人所能領略！

於倦眼惺忪之中，火車已停在南京的下關。匆匆雇車去太古碼頭，以爲前晚由上海起程的武昌，當早停在江中等候着我。所以路過郵局時，匆匆將寄你的快信發出，乃

至於連收據也不要，就慌忙地催着車夫前進。誰料到江邊一望，除了滔滔洪水之中，載着幾隻零亂的大躉船小火輪而外，武昌的影兒也沒有。詢之途人則謂至早要十時方到。取錶一看只有七時三刻。就說至少罷，也還有二時一刻的時間，究應怎樣消磨呢？

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四大要件，行不得，權且解決食罷！

下關的江邊，有許多茶館。這些茶館的組織和內地一般茶館的情形差不多；一另店面，幾張方桌，若干長檯，再加若干茶壺、茶杯、一個爐灶、一把水壺，便可以開門交易。可是這些茶館却負了兩重責任——第一是民衆平時的娛樂場所，第二是旅客候船的休憩室——所以除茶而外，還兼賣麵食及點心；而土產的乾絲，尤其是各家當行出色的。我在江邊走了許久，始揀定一所沒有招牌的茶館。牠位在江邊樓上可以望見江上各船的來往；所以座客非常擁擠，而且最平民化。自軍官以至士兵，自斯文人以至販夫走卒，自老太太以至摩登小姐，都溷集於一堂，不分界限地四處亂坐。在這包羅萬象的小天地中，種種的人生問題也發生了。

## 救救青年

我這茶館的座兒是以方桌爲單位的，方桌的四方，除去我佔據一方外，其餘的三方，坐着一對「郎才女貌」的青年，一位上街買菜完畢的中年女工，一位面容兇悍的兵士。他們的表情都各如其身份，使人一望而能推斷出他們的職業。我見他們吃乾絲、喝茶、吃麵都有怡然自得的神氣，表示他們的宇宙都是很圓滿無缺陷的。然而我替他們設想：若果國家對外發生大問題，女工無工可作，兵士要立即出征，青年無書可讀：他們的圓滿宇宙，便會立呈缺陷。從表面上看來，女工失業最苦，兵士出征次之，青年無書可讀，根本不成問題。但是過細研究：女工作工也許是副業（此爲南京女工之常態，）不作工仍可歸農；兵士出征是他應盡的職責，在他們至少是有路可走的。至於那對青年，處在這個時代，他們的知識既不許他們不問國事，他們的能力又不許他們擔當國事。他們有滿腔的熱血，但是無處發洩；有強烈的熱望，然而無法實現。他們不能不搔首踟躕地徘徊歧途。他們到無路可走時，惟有自殺（在國難中青年自殺者不一而足，從

未聞有中年以上者自殺。青年是快樂之神，過的是黃金時代，然而在現在，也許只有這應當最快樂的最不快樂。不知你們這負指導青年的教師，有何妙法促進他們的快樂！

魯迅吶喊着：『救救孩子罷！』在現在，爲國家，爲社會，我要大叫着：『救救青年罷！』

## 天下事有誰能預料

這樣的大問題說不盡，就說盡了，也不過只賺得你一點悲憤而已。現在還是報告你一點我的生活狀況罷！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嗎？太陽將次西沉，郵政局的大鐘已報告行人是四點半了。在你，以爲我至少是在武昌的那房間了，乘着牠大搖大擺走着的時候，安安然然地在睡覺。是的，我確實睡了一覺，然而是在南京江邊南洋旅館的十號房間。武昌，武昌，到如今還不會見着牠的影兒！



上午我從茶館走出之後，即在躉船上徘徊，從九時半至十一時看不見船影，詢之茶房，則謂下午四時可到：無法消磨我這剩餘的時間，只有再進旅館。因為連日疲勞，確實睡了兩小時。然而昨夜在鎮江那樣的匆忙，今日在這裏又這樣的休閒。我何以不在鎮江逗留半日，將我們說不盡的話說去一點。但是天下事又有誰能預料！今晚能起行，能早達故鄉，看看我那病榻上的父親，已是萬幸了！

二十年十月十四日午後五時南京

## 從岸上走到船上

現在是七時來了，在你的想像中，我至少都是在京漢的途中走着。可是事實上我仍然不離南京一步，不過是由岸上走到船上罷了！

武昌於六時到岸，因為抗日問題，招商怡和太古各船上的客人都很多，貨也比平常多許多；所以不懂人如潮湧，上貨的時間也多費去不少，後日能否到漢口還是問題。我想到我這樣寶貴的時間，竟在這裏白白地費去，這將靜寂的心，不由得又浮動

起來。我想：倘若我今日在鎮江住一日，我們從甜蜜的談話中，不知要發生許多有用的思想，更討論到許多實際的問題。這些思想與問題，自然是我們之所謂有用與實際，然而我們這虛懸無依的心，至少是可以因此而安定一些，我們那如被驅遣的別情，至少也可以因此而平靜一些。我又想：若果我能將這些時間陪着我病榻上的父親，不知他又怎樣歡喜；也許因為我在他的面前，他的病會立即消失，而能和我話七年來的別情，以及我兒時的生活情形。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托之夢幻而已！

## 縮形的世界

船未開時，因為客貨過多，擁擠嘈雜異常，我無法在室內安居，會到船之四周巡視一過。我因頭二三等艙字牌的旁邊附着英文 Class 的字樣，聯想到所謂階級問題；更因茶房及小販接江等之欺騙客人，更聯想到所謂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的等等問題。倘如一個人不能週遊世界，探悉世界上的種種情形，最好是走到長江輪船上靜住幾天。這些輪船上的人們自然很少；但各種各色的人等都有，可以構成一個縮形的世界。而



武昌輪船生活一班

生之所以爲人生罷！

我的信未寫完，八時半船已開了。嘈雜的聲音和擁擠的情形都漸漸消失，那種種不合理的事象，好像也消失了一般，一切的人們都安安靜靜地過活。我呢？更可以將注意集中着想念你！你的夢魂中想也爲着我縈繞着罷！

二十年十月十四日午後九時

弱肉強食，和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種種實例也可以從這裏得着象徵。我看得種種不平的事實而懷着滿腔的同情，然而也和我對於世界及社會種種的問題一般，除了同情而外，更無其他的有效辦法；我由此常常感到無限的生之煩悶，然而又無勇氣去解脫這煩悶。這是人生，也許就是人

鄉故

## 十月十四日

昨夜七時到九江，氣象便很不同。最顯明的現象是軍人上船的特別多。中國有軍國之稱，兵多本不算什麼事。只因他們太多之故，老百姓的客人相形見絀，種種都發生問題。譬如說：每日喝不完的開水，因為他們一來，却立刻鬧着水荒，連我也到今早起牀後纔能得一杯開水喝！

我因為船在那裏有幾小時的停泊，所以上岸去買報紙購應用物品。九江的街道，我也七年沒有走過，牠的面目已煥然一新，不獨街道展覽，就是兩旁的店面，也重樓堂皇，迥異向日之卑陋矮小了。只可惜街中無路燈，街上的光明，全靠兩旁鋪戶的燈光，所以走起路來很有點不便。好在沒有食人的市虎（汽車），不便就只是不便而已，尚無其他的問題。

在船上時時記得國際與國內的事情，而本月十四日為國聯理事會限令日本撤退他們進據東三省的軍隊之期，尤使我念念難忘。在南京，只看得上海十四日的報紙，

這事是否證實，當然無從得知。前日過蕪湖買本地報不得，昨夜過九江，以為一定可以得着本地的報一看。不料街上固無賣報者，連走幾家商店索閱，亦均無以應。最後至某大藥店購藥，見他們櫃上有報，歡喜無量，誰知又是十二日之新聞報；雖然有一張剩餘之本地報的副張，但正張竟不知何處去。問他們日本是否已於前日撤兵，中國當局現在對付的方針如何，他們均瞠目不知所對。只以十二日之新聞報交我，請我自閱。

你看完這段事實，自然知道我是怎樣的失望，然而還有更甚於此的失望在後面。

## 佛能救中國

上街未半時即聞汽笛聲，只得匆匆返船。我房間原來的同伴已於九江上岸，而另換一位面團團的西裝朋友。我們交換名片之後，知道他是某師的參謀處長。他是湘人，從南昌請假回籍，於昨日到九江。我以為他一定是看了當地報紙的，問他以上面我所急要知道的問題，他似乎更茫然，更不知本月十四日何以重要。我告他以所以然，他乃問我在上海動身時種種消息，我就我所知者一一告之。我們談話很投機，但我看他一

面和我說話，一面在數唸珠，我想他一定是一位佛門信士。果然，他不待我問及，即源源本本地詳告我以他的學佛歷史與學佛心得，以及他個人及同僚得力於佛之種種故事；且堅決地相信佛能救中國。所謂內政外交，在他看來都不是必要的。楫！所謂高級軍官之知識如此，中國不亡，其可得乎？

船上的兵士初上船時叫囂很利害，後經買辦找得一個所謂洋人同着巡視一次，便漸漸地安靜下來了。由此我很懷疑中國人民現在的自存能力，而更信我爲日本暴行敬告教育界文中之所謂精神力有培養之必要。

今日上午看見幾隻日本船開過，但船上沒有客人，據說無貨可裝，滿載一船水。這自然足以表示我國的人心尙未死盡，然而日本人之實力，也不能不令我們佩服。羣衆雖然常常受感情的支配，但無實力爲後盾，感情絕難持久。不知我國在何年何日始有這樣的實力！

二十年十月十七日午後

## 只恨無力乘飛機到漢

昨夜七時到漢口，既無車，又無船，只得在漢口住一夜。

照例，武昌輪應於昨早十時前到漢口，不料在途中竟遲延二十小時，我則受其影響而須遲歸兩日。（註）其原因有二：第一是在此反日運動中，沿途之貨與客均不上日船，而本國輪船又因為種種問題不能開行，遂致客貨均擁擠於英國船上；沿途裝卸費時過多。第二是由於武昌從上海帶着一個不能自動的拖船同行，牠的速度被限制。在平時，途中多耽擱幾日本不算什麼；而在這救病如救火的時候，無緣無故把時間在路上白花，真令人傷心。我不知病榻中的老父是怎樣地盼望着他這個唯一的兒子的歸去；我不知我是否還能見他的面；我深恨我無力乘飛機到漢！

「事已如此，急又何益！」這是我那位學佛的同伴看見我焦灼的情形向我所說的話。是的，我也知道徒然焦灼是無益；然而其奈我這顆虛懸的心不受理智的支配啊！

「車已開過了，船還有，但是日本的，你要不要坐。」這是我將下船時再三向棧房接客的人探聽消息所得的回答。

為求迅速見着父親的面，我應當乘日輪而去，然而我的理智却又不許我實行乘

日本船。結果，仍然是於無可如何之中，和我那位同伴寓在大智門車站附近的亞洲旅社過夜。

我們上船時，照例要經過檢查，據說是因為日本浪人日前有擾亂治安的組織而特別戒嚴的。好在我非日人，行李更屬簡單，檢查也不過看看而已，沒有什麼大困難。且因心有專屬，就是他們有點麻煩，也事過境遷地立即忘了。

(註) 因武長快車係每日下午四時開行，一時購票。故當日不能購票，便須遲歸兩日。

## 『你看！雪！』

漢口的水災是我們早從報上看到的。現在水已歸槽，除去房屋上五六尺高的水痕和街道中的碎石而外，感不到其他的異點。但當我車經江漢關的街道時却有一件事使我很驚奇。

我車在前面走着，忽然聽得那位同伴大聲說：『你看！雪！』我往下一看，果然兩旁





漢口特三區江岸

堆着將溶的雪花似的白東西；我以為漢口真的下雪了，驟然感到特別冷。當我正在詫異而要詢車夫是什麼時候下的雪的剎那，忽聽車夫說：『那裏是雪，洒的石灰。』經他這樣一說，我知道那道旁的積堆是污泥，洒石灰是為防微生物的發生；我的冷感也頓時消失了！

到旅館，我第一件大事是

打聽明日長武快車的開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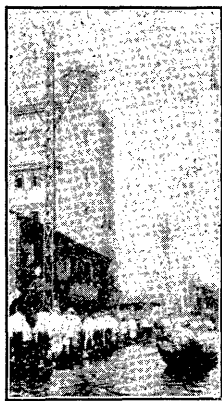
間，第二是買報。不幸的很，我這旅館的後台老板是一位軍人，他為此是別有目的，對於旅客是並不重視的，所以兩件事都無法辦理。而叫姑娘吃鴉片的種種却預備得好好的，使你有「賓至如歸」之感。我於無可如何之中，不得不請教漢口分局的蔡經理。



漢口水災時水上郵局

因爲地方不熟悉，只得着茶房打電話去請蔡君，又適逢他外出，正在查電話簿子，打算要親去中國旅行社查詢的時候，我那同伴從外面歸來，謂明日下午四時一定有車：我自然是很歡喜。未幾蔡君也來了，更證明他的話不錯，於是那虛懸的心，始漸有着落，而與蔡君談種種問題。

## 漢口水電公司



漢口中山路水塔

蔡君到底是一位書商，他能知道國際與國內的大事，他告我以國聯十五日開行政會議，決定允許美國加入，日本在十四日並未撤兵，且有永久佔據的表示，以及國內種種情形。最後他述及近日日人在漢冒充軍人希圖擾亂治安與軍政當局戒備的狀況，以及大水時漢口水電公司種種負責的工作，而對於該公司，尤讚不絕口。——因爲在大水中費去二十餘萬使水與電不斷供給，漢口在此

種大水災之後而無重大瘟疫，且地方秩序不生問題，皆該公司之賜。

十時，他去後，即就寢，但蚊子極多，無法入夢。起來叫茶房購蚊烟香，則竟購得安住香一大盒。安住香係日本出品，我不用，要其掉換，以無他貨可換為詞；嗣見我要退還，則又換以大成香。這是所謂都市人民的國家觀念！

二十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二時漢口

## 一封不平常的信

現在是一時五十五分，我在粵漢鐵路漢口車站的輪渡碼頭上給你寫信。——在大風吹得江水躍上躉船上，滿面都為水花所濺的時候給你寫信。

我是一時缺五分分局經理到站的。行李等等，有蔡君派人照料，我們只是購票而已！

購票很平常，然而在這裏却不甚平常：鈔票一定要中央銀行的，就是中交兩行的票子也要每元貼水二分。票購得，磅行李，同時得購行李票，又得向買票處交涉，而行李



——這實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不知你讀來也感着不平常嗎？

## 生命之神

三時一刻行李上完了，所有引領仰望的人們都如潮一般地擁擠到如顛如簸的輪船上，不幾分鐘，船真開了；機輪偕着如山的波浪，推着這長不滿五丈寬不滿丈五的船身向對岸走去。浪花唱着得勝似的狂歌一般，呼呼地打上艙面；而小兒哭泣大人叫

磅秤只有兩方呎地位，客人又很擁擠，要輪到真不容易。倘若沒有這位蔡君幫忙，我一個人就會爲着這三件小東西弄得無辦法。

兩時半，把手續辦妥，車站很負責任把所有數百件大小行李，用一個人一件一件地搬上渡輪，而客人又須等行李上完後方能上船，所以我能在這

北風凜冽，洪水濺面的躉船上有時間給你寫信——

轟的聲音，則比浪花的狂歌聲還更高；雖然藉着船主的告諭與鎮靜得渡過這個難關，然而二十分鐘的短時間中，最大部分的客人都衣履盡溼。形如落湯之鷄了！



漢口大風

足以牽引我走上生的坦途。楫！你如容我加你一個稱號，我想叫你作我的生命之神，你願承受嗎？

## 潛然欲涕

在這顛簸最烈的刹那，我恍如佔有了全宇宙；我看到那陽光反映出的銀樣的水光，感到自然的偉大，感到牠的莊嚴，感到牠的勇壯，感到牠的美麗；我爲牠所融化，我忘了我的一切；可是你却在我忘却我自己的時候，很顯明地顯現於我的面前，你不獨正在與我共賞這奇景，而且與我討論着美的死的問題。這樣的奇觀，很能誘惑我走上死的道路，但是你的力量却又

四時十分到武昌徐家棚，匆匆走上車廂去尋房間，茶房謂現在只是亂坐，等到車開二十里到余家灣站換車方能按號入座。在飯車上尋得一個座位，又遇着一個熟人，閑談不久，到四時二十分車果開了。與時間表上所規定的只差二十分鐘。

四時五十分果然到了余家灣，一座小鐵橋爲水沖去了，兩頭都不能通過，行人到此都得下車步行，經浮橋而達彼岸。我們在狂風如颶，灰沙蔽目的昏黑天地之中兢兢業業地走過浮橋，則自長沙開來的車還渺無音信，數百旅客只得在風沙中蹀躞。我初不料須度如此苦厄，着衣甚爲單薄，數十分鐘後我的體溫已爲烈風吸收，真有冰天雪地之感。我看得許多婦女抱着孩子們在那裏發抖，幾位病者在那裏呻吟，不禁潛然欲涕。然而那婀娜來遲的火車，直到六時七分方到。據同伴說：今天還算天幸，僅僅只刮大風而已，倘若遇着大雨而車又遲到四五小時，那真是活地獄，唉！這就是中國的交通啊！

車到後，我們走入房間，頓覺得滿室生春，一剎那間，儼有天堂地獄之別。而茶房的招待極爲殷勤，茶水之外，被褥枕頭都一一俱備，飯車的司事，更來請去吃這吃那，我感謝他們的優待，同時我又想到我的荷包，不禁暗暗地說：「錢！錢！錢！你真是國寶源流，萬

事當先」啊！

## 牛步的火車

不知爲什麼，直到八時十五分，方聽得車輪蠕動的聲音。走不到幾分鐘，忽然又停下來；走的時候比牛步還慢，停的時間又每到十分以至數小時。詢之茶房，始知蒲圻以下之路爲水浸壞，不能快走，而現在的車頭極小又無力快走，必須慢慢地走到紙坊再看有無大車頭可換，方能定開行的快慢，但明日到長沙，至早要到下午七八時。而時間表却明明規定上午九時五分到長沙東站。遲緩的原因，自然可以歸罪於洪水，然而時間表的改訂，總不當要洪水負責罷！

這裏的車廂很不壞，據說是唐生智主湘時向平漢路上索來的。不過燈光太不行，我們一間不滿五呎見方的房間，一共有五盞燈，但是一齊開起來，兩人對面坐着，都看不清眉目，當然更說不到讀書寫信了！

此次同房間的同伴是長沙市政籌備處的主任，是法國留學生，據說當我十年前

在長沙某中學教書時，他是那學校的學生，所以他知道我；談起話來，也很投機。

## 漫談

在這黯淡的燈光之下，我是沒有什麼好心情的；但爲「作人」與消磨時間計也不能不作漫談：他雖然很高興地從巴黎談到長沙，從學生談到教師，從學校談到官場，從對事談到對人，以至於種種的種種，我則除去應聲而外，幾次要提起精神說些什麼問題，終於都成泡影！我罣念着病榻上的父親，我罣念着懷念着我的你，我罣念着需我照料的孩子們，我罣念着應當負責的職司；我只想望着如何能立到故鄉，出乎意料之外地站在父親榻前，使父親一驚而起，把他多少時的沉痾，立即消失；如何能速返上海，和最親愛的你們作十日長談，互訴別離後的衷情，同時並得撫慰天真的孩子們，照常處理應盡的職司；我的呼吸是迫促的，我的心是碎的：我無閑情逸致想其他的一切，更無閑情逸致談其他的一切，



## 將我那和霽可愛的父親介紹給你

車過紙坊後，僥倖換得了大車頭，但是在威寧以前，仍只能作牛步式的緩行，而且停的時間很多。十一時後，同伴談倦睡了，其他的人們也睡了。只有我一人獨坐在黯淡的燈光之下無目的地追念往事，而父親的種種都很明白的——呈現於我的腦中。|楫！你不曾看見我的父親，你若果真能見到他，我想你一定會感到他是一位怎樣和霽可愛的父親，也許你無緣再見他，我且將他介紹給你罷！

父親今年已經六十七歲了，我已經七年多沒有見到他，但不久我得他的手諭，他還是健康如故，所以我想他現在的頭髮也許是全白了，臉上的縐紋也許更深了，但那和霽的面貌和雄偉的軀幹，以及嘹亮的聲音，健全的精神都會和七年前沒有什麼兩樣的。

七年前的夏季，正是他六十歲的時候，我本是準備回去替他慶壽的，不料爲長沙的暑期學校講演所繫，趕到家中，他誕生的日期已經過了；當時我很有點懺然，但他却

以爲見到我，比什麼都還好，比什麼都還要寶貴！

我到家那天的下午是六月某日。當時我鄉正鬧天旱，各家都競爭着車水灌田。他同工人正在屋後的田裏車水，聽到母親責罵我的聲音——母親愛我而不願見我，自從民國二年她爲我結婚後，無論何時見面，總沒有一次不責罵的；完全是一種變態——立刻趕回去排解。我見到他的頭髮已比六年前禿了許多，白了許多，兩眼也縮進許多，不覺暗中說：「父親真老了！」他自己則毫無所覺，引我到一旁，問我以六年來種種的情形；最後說：「你今年不過三十歲，怎麼頭髮就脫去許多，頂上竟至禿了。你以後當少用功，夜裏尤其要早睡！」

### 『少用功夜裏要早睡！』

『少用功，夜裏要早睡，』這是他十餘年來口中所常說，信上所常寫的。那一天，我於不會見到他六年之後聽他充滿了慈母之愛的話，我陡然感到眼角溼了；他看見我哭，他也哭了。

那一次，我在故鄉只留八天，因爲人事的種種牽制，在家裏只住了五天。在這五天之中，母親總是不斷地鬧問題，他到無可如何的時候，總是引我到旁邊哭泣。我臨行的前一晚，母親鬧得更兇，他排解不了，竟致放聲大哭了！臨行時，他暗中送我上船，鄭重囑我努力作事，不必以他們爲念。但最後說到，他年齡已達六十，快到瓜熟蒂落的時候，此次別後是否尙能再見的話：我們便又不期而共哭了！

十六年十月，母親和妹妹先後逝世。他爲着慰他的孤寂，續娶了繼母，同時並寫信給我，要我帶着孩子們回去。我是獨子，他望孫的心思，自然比旁的人更切，我每次報告他添孩子的消息，他都有一封很高興的信給我。信中一定要說：『我已把這好消息報告給親友了。你把他們帶回來給大家看看。』可是他知道我們是不能在故鄉落業的，要我們回去終於只是一種希望，所以他又常常想東下，和我們同居，抱抱孫兒孫女以娛晚景。但是三四年來仍然爲着家業的羈勒而不能實現。我以生活上的種種限制，七年來不曾回家，孩子們更說不到了。我只希望我這次歸去，他能早復健康，我們一同東下。

父親三十歲纔生我，也許因為年齡上的關係罷，他對於我和我妹都特別鍾愛。小時很頑皮，最歡喜破壞東西：記得我當八九歲的時候，有一次，我把他最嗜好的一對笛子劈開來考查牠們爲什麼那樣會叫，母親知道了，給我一頓打，他知道只是笑笑而已。所以我小的時候，無論作什麼事，都只怕母親而不怕父親！

### 有人說父親回來了便會立現笑容

當我兩歲多的時候，腹瀉兩個多月，母親以爲我一定是無可救藥的，最後的幾天，把我一人獨自放在客堂用兩張長櫬睡着，聽其自然排瀉。父親則於工作之餘，晝夜在旁邊照料；後來經過祖父的醫治，我的病已漸愈，食慾也就漸增。將全愈的時候，一日竟至要吃十餘次，晚上的四五次都是父親替我料理。記得每到晚飯後，他總把煮飯所燒剩的柴炭用火鉢收起來，備晚上爲我煮食物之用。他當燒煮食物時，總要講一些我愛聽的故事；或唱一些我愛聽的歌曲——玉美人的曲調和熊外婆的故事，我都是那時學得的；三歲以前的印象也只有這兩事最顯明——所以我在幼時，無論怎樣不愉快，

只要有人說父親回來了，便會立現笑容。

我不到五歲就進私塾讀書，十歲以後，就常在外鄉求學，所以在家日子很少。當我十三歲時，父親和別人在離我家不遠的高門溪與人經營商店，我歸家的時候，他常常引我到店裏去練習賬務——我在五六歲時即由祖父教熟珠算——過一年，他獨自開一店面，那年的冬天，他竟把全店的賬務完全交給我。民國十三年夏歸家的時候，偶然談及這事，我覺得很奇怪，問他什麼理由。他說：『我那時不過借着機會訓練訓練你。但從此以後，我對於你很放心。所以我從來不管束你，只要你少用功。』你想！父親對於我是怎樣地當心。

我家的財政是完全操之於母親手裏的。自從母親爲我結婚以後，家庭的問題也一天多似一天。父親對於我的婚姻本來是不會過問的，但我結婚之後，我們倆既然可以過去，其他的小問題尤其是與他們直接無關的問題他都以爲可以不管。而母親則以其他的小問題最重要，兒媳本身的事情不要緊。所以他們的意見常有衝突，而結果總是父親的主張失敗。可是他的感情又不甘於失敗，而常常要設法來維護我們。記得

民國二年，母親要驅逐我們出去的時候，他夤夜到親友處去借錢，二年秋至六年夏，我在湖南高等師範求學時，母親斷絕我的供給，他私在外面以三分的重利借錢給我。五年的秋季，他聞我病在學校，在鄉下借得若干元親自送到長沙。

他生性太溫和，和母親剛烈的性質完全相反，所以他們夫妻間的生活是很苦的。民國二年後，我每次歸家都得相互哭幾次，而遇着母親發怒要他責罰我的時候，他於忍心辦理之後，更爲暗自痛哭。近三四年來，續娶繼母，聽說他們的生活已比從前好得多，但我和孩子們常在外面，他總感到過於枯寂。——我總希望他能到上海過一些安舒的日子！

記得民國三年冬天，父親爲我借備去長沙的路費時候，他的左腳根曾被狗咬一口，但是他從不告訴我，一直到十三年我回家，偶然看見癩痕問他，他纔告我。五年秋，他送錢到長沙的時候走到學校門房逢人便問我的病狀，等我好好地出來相見，他那喜悅之淚竟無法制止。最後他說：『我早知道你病已好了，我不至於十多日不睡眠了！』

父親雖然生我三十七年，但我和他相處時間總共不到十年。自從民國二年起，我

們只見過幾次面，共處不到兩個月。但我知道父親的腦中時時都在記罣我。我呢？平常生活很忙碌，不能常常記得他。這幾日則關於他的種種都無時不在我的腦中呈現，若要詳細地寫，幾日幾夜都寫不完。但從這些小事看來，你知道他是一位怎樣令人可愛的父親啊！

我希望早日歸家，更希望你能在上海有見到我這位鬚髮如銀絲般的和靄可愛的父親！

此函上段寫於武昌，中段昨日，下段今日寫於車上。

二十年十月十九日

## 兩日來的情形

現在是上午十一時半，我正到離開寶慶四十里地之新田鋪。因為轎夫們要在此午餐，而飯又要臨時煮起來，我無法消磨這時間，所以和你談這兩日來的情形。

前日在長武車上曾經函告你，謂火車至早要下午七八時方能到長沙，不料事實

竟大謬不然：下午三時半那牛步式的火車居然停在長沙東站了。我以車上茶房的介紹寓居近車站的京漢飯店。

這飯店雖然叫飯店，然而絕不是上海杭州之所謂飯店，也不是長沙城內之所謂飯店，只是幾間破舊的房間，安置一些床櫬之類；只爲床上放上一條灰黑色的被和吃飯要另外算錢的原故，所以叫做飯店。

在火車上因爲怕汽車上買通票不着，而那位市政籌備處主任又與公路局長爲好友，所以請他轉請公路局長作函介紹我於長沙及寶慶的站長之前，以便可以一直通行。他約定回去即辦，並約定將信送到寓所。我到寓中須出外籌劃款項，所以出門時特別向帳房囑咐請他代爲收信，且以一名片與之；以爲這樣一定是萬無一失了。誰料晚上歸來，則信送到時，帳房正在晝寢，竟因得不着受主而帶回；要派人索取，則爲時已晚，只好自嘆晦氣而已！這本是一件很小的事，然而可見內地之所謂飯店是一種什麼情形了！

旅館寓定之後，即去城內訪故舊，但因七年未歸，街道改變得很大，有些地方竟找



不着。幸首先訪得同鄉蕭登楚先生，由他帶領至丁茂材先生處，再電請分局經理沈松茂先生來談，竟能於很短的時間將款項問題解決；而最能使我高興的是得着你的兩封航空信；最使我不安的是得滬電，謂父親確係病重，促速歸。

長沙自經去年共黨事變之後，元氣至今尚未恢復；所有軍政黨機關大半被燒，因細於經費不曾修復；市政籌備處之環城馬路、中山大道，亦大概半途而廢。市面情形很爲蕭條，蕭等談及往事，尙慄然色變，但因時間匆促，不能爲詳細的考察，不知現在的情形，竟與七年前者相去多少。

## 入國應當問俗

我們晚餐的地方是曲園，是從前最大最盛的酒席館，但前夜則五十餘間房間，竟至僅有我們幾人，市面的情形，由此可以推知。晚餐是由分局作東，蕭等亦均被邀。席中談及故鄉途中情形，均主張我將衣服行李換過！我以爲穿的係舊衣，帶的更簡單，除去隨身應用之件而外，什麼都沒有，有何更換之必要。他們說：『入國應當問俗；你所着

的衣自然是舊的，所帶的東西自然是隨身應用的；但你這破舊的綢衣服已足使鄉下人誤視爲貴人，而你所帶那口摺合皮箱，更足以引起許多問題。『湖南雖是我的故鄉，可是在現在，我却是真正的遠客，我當然要遵從他們的勸導。我費八元四角購得夾褲、夾馬褂、夾長袍各一件，再加上我帶着的老藍布長衫配搭穿起來，已經成爲鄉下人了，只是鄉音已改，尙不能稱爲真正的鄉下人！我想這亦可稱爲保護色之添加，我總希望前途不至有什麼問題！』

因爲得不着介紹信，所以早五時半即起，六時分局派一老於此道的工人來照料。我們六時起行，到車站還不過六時二十分，但不滿三方丈的售票處已萬頭鑽動，擁擠不堪。據工友說：買票的要先去掛號處掛號領籌，再持籌去售票處買票。我去掛號處已爲軍士們所佔據，費了許多氣力，始擠到窗口，但掛號的說直走寶慶的不必掛號。於是走到售票處，又等了半小時，方購得一張通票。行李等則交工友代爲照料，代爲購票。七時半，已能安然上車了！

## 行李自理

上車查票極嚴，無論何人，無票不能乘車。行李雖會售票，但沿途均須自理。這自然與其他交通機關的習慣不合，然本着「入國問俗」的信條，也就照着工友的囑咐行事。果然，到湘潭渡河，無論上下，都得自雇小工運送。車站所負的責任，只是將這些行李放上車頂而已！

到湘潭換車之後，正要開動，站長詢問行李是否完全上車，有一位抱着小孩的年輕太太，說她有二十多件行李，購票費去四十三元餘，何以一件都不見。他們告她以自己料理的例規，她方恍然她的行李還在長沙。她根據交通上的種種習慣，以種種很大的理由責備站長，然而「行李自理」是湖南公路局的規例，他固無法改變，而堆在長沙東站的行李，也絕不會因其責備而飛到湘潭。她急着行李的損失與錯掉，她流淚了。但結果還是只有重回長沙之一法。

在這爭擾的剎那，我很爲她抱不平：雖然這不合交通習慣的例規是該局早已通

行的，然而至少在售票處都得有一個明白的佈告，使異地的客人有所遵循；他們並此而無之，這事照理應由他們負責。然而我看她自己的爭論尙無效果，也只得默然不語；而乘此機會到車站的廚房匆匆地吃了一頓真正的湖南早餐。

## 湖南早餐

在那裏吃飯的人不少：他們走進門便自己拿碗添飯，坐入桌中吃，而菜則繼續地送來。我照着他們的辦法辦理，一共吃過六樣菜、兩碗飯，問燒菜的人應該要多少錢，他說一律兩毛大洋。以兩毛大洋而吃得這樣一頓很似有體面的飯，實是我近十年來所不曾經過的。

車上雖然按座售票，但車身甚小，地位極狹，坐櫓又係木條所製；加以道路不平，顛簸異常，要繼續危坐七小時半，本非易事。但在車上遇着一位寶慶權運局局長，他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彼此漫談着新聞紙式的大事，也還可以消磨一些時間。到最無聊的時候，你必定從我的腦中來到我的面前，假坐在我的旁邊來解除我的煩悶，增長我的

生趣。所以自午前八時由長沙起行，至午後三時半到寶慶的長途枯坐中，尙未感到怎樣的苦痛！

## 異樣的車窗

在車上使我注意的：第一是沿途牆壁上的反日標語，這誠如蔣介石先生所說：現在的中國民衆於國家的觀念已大進步，遠非四十年前可比了！其次是車窗上的白布：（這實是一件最不令人注意的事，但牠印在我的腦中却似生了根一般，時時再現。）全車只有司機的前面和兩扇門各有一塊玻璃外，所有兩旁的窗子都是拿麵粉袋拆開釘上以代玻璃，所以每個窗洞都有顛顛倒倒的中英合璧的印花字，而且有過半數都是破爛不全的。這本是一件小事，然而由此可以看出國人不好清潔不事整理的劣根性！不知何年何月這些小事纔能引起國人——尤其是湖南人——當作大事般地注意啊！

## 城外城內的兩個世界

三時半到寶慶，寓在車站旁邊的國民大旅社，其情形正與京漢旅館的相似，用不着再說。寓定後，進城內訪朋友均不遇，雖然匆匆一過，但農村城市的形態却引起我無限的感想：我不知現在的中國，竟當保存古城式的農村都市，還是要把牠完全推翻而以工商業的都市代之！

這裏的城裏與城外可以劃作兩個時代：城外的交通工具是汽車，城裏仍是轎子；城外是可容四五部汽車並行的大路，城內的街上仍完全是石頭鋪的；不過人民的生  
活仍有最多數還是保存着農村的樸素之風！

夜間將轎子挑夫雇好，已十時了！

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寶慶

## 走上真正故鄉的旅途

今天早上我六點鐘便起來了，滿以為爲約定的那幾位工友即將前來，把我送到七年久別의故鄉去。不料「你急他不急，」一刻一刻地害得我足等了兩個鐘頭，他們才姗姗其來。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都會有點氣憤，但是我的理智告訴我說：「這是他們的職業，任何職業者處理他那職分內的事情，都是從容不迫的；因爲他們司空見慣了，他們之對你的事，也正如你之對付你的職業一般。將已度人，有何可憤！」這麼一來，我在見到他們時，也就渙然冰釋而安心就道了。

現在可算走上真正故鄉的旅途了。出寓所後沿着汽車路南行，不遠即渡過資水，插入小道。途中所有的景象，可用「農村」兩個字來代表。初從汽車坐上轎子，那遲緩的苦悶，真難以言語形容！可是田隴上的花草，與山林間的樹木，也還足以引人入勝；而且到此境地，焦急也無用處。所以我只得學着阿Q精神勝利的方法，而做出種種「自騙自」把戲，聊以自慰！

這些「自騙自」的種種把戲之中，也有些是真可以引以自豪的：第一是昨天一日之中走了三百七十里，是我七年前所夢想不到的；第二是在途中竟未發生任何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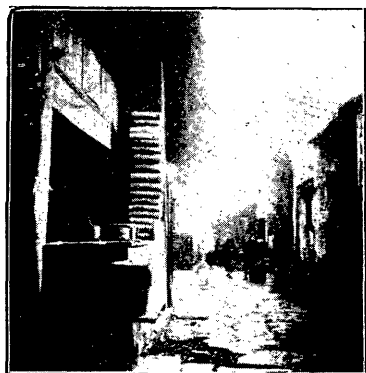
題，而能安然就道，懸念着三日後就可看見病榻上的老父，苦中頗有一點回甘的滋味！第三是多少年來，無此閑暇領略鄉村風景，今偶然得之，亦未嘗不可以調劑生活；第四我得將這些奇風異俗，一一收入鏡頭，更爲難得的收穫。所以坐在轎上，任憑轎夫搖上搖下，也就無所苦痛，反而有飄飄欲仙之概。

## 不平常的午餐

十一時半到新田鋪午餐，是別有風味而不平常的一頓飯，值得記載的。

大家都知道內地人民對於文字的應用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各客棧雖寫上招牌，寫上「中伙安歇」的字樣，但櫃檯上必得有被褥和筷子兩種東西作市招，以表示既可以住，復可以食；而被褥和筷子愈多的，店面也就越大。從昨夜起，我已被轎夫們視爲特殊階級的人物，所以他們特別選擇被褥疊得最高，筷子堆得特多的一家店子裏去午餐。這店也和別的客棧一樣，在客堂旁邊安置幾口鍋，幾口鼎，作廚房。這些鼎與鍋便是店主用來煮客飯客菜的：通常過路的客人，總是自己向店主買米，請他代爲煮





店招(被褥和篾子)

飯，他則用鼎罐分別辦理。今日本有現成飯可吃，但轎夫們以為自煮的飯可多一些，一定要自己煮，我也只好聽之。菜則由店主備辦：豆腐鹹菜之外，還有酸山芋絲——這是我從未吃過的特別菜——而一切菜與湯之中，都有不易入口的辣椒，一切食品中都帶着柴烟的味道：却很能表示故鄉的特色。

吃飯的時候，承他們特別客氣，奉我上座，其他一切都平等，所不同者只是店主算賬時，多收我十分之一的費用：即他們取四百文，我取四百四十文（合大洋七分半）而這一頓飯竟費去兩小時，直至下午一時半方纔啓行。

再走四十里路到順水橋時，已是萬家燈火的七時了，暗夜不便再進，便宿下來。

## 月夜的遐想

今年湖南各地都遭水災，卽此腹地的鄉村，亦爲山洪所冲，道路崎嶇，極不易行。近順水橋時，有數處竟非匍匐而行不能通過。

我們所宿之店，因係夜間，不知牠到底叫什麼名字。但店址的地位極好，前有溪流，



溪水寬約二丈，隔岸有如波濤起伏的小樹林，復襯以遠山的背景，平視很可以入畫。而今夜蔚藍月雲中的新月，映射到樹林上，把牠們染成碧綠色；水中的倒影，點綴出稀疏的燈光，更覺得清新明媚；店前有小碼頭可達溪邊，碼頭之右邊有大樹一株，影蔭其上，依風搖曳；左近復有小樹數株以作陪襯；在自然的佈置中，實是一幅最美的圖畫。

我爲牠所誘，遂離開了那臭味薰騰、人氣充塞的臥室，獨自在碼頭上揀一塊石頭坐下，在那裏作種種的幻想，一直到十二時爲寒氣所侵始回臥室！

當我獨坐的時候，我想要是你在我的旁邊靜聽潺潺流水輕吻微渺的秋風之餘，

一同溯談我們在成都、在蘇州、在杭州、在北平、在濟南、在上海、在吳淞、在揚州、在無錫各地的往事，我們爲這夜月所陶醉，同時也互爲我們的情愛所陶醉；我們的心靈已合而爲一，不分彼此，只感到有無限的衷情訴說不清而已！

同時我又想到：倘若父親的病竟因我歸省而霍然；他能同我一道東下，而在這同樣的月夜之下，再宿在這個店家；我們坐在我會坐過的石上共談我兒時的生活情形，和我們七年別後的衷曲，那也就够愉快了。

同時我更想到：倘若你此次與我同歸，我們到家而他老病愈，於這同樣的月夜之下，我們三人同行東下，仍宿在這個店家。我們三人共同坐在我會坐過的石上，我倆溯談在各地水邊的種種，引起父親的笑樂，我和父親溯談我兒時的情形，引起你的笑樂，那不是更要愉快嗎？

然而這些夢一般的愉快，只好托之夢中罷！

不知在這風靜月明的時候，我親愛的父親和你是怎樣過去的啊！

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寶慶順水橋

## 不要錢買的路

自從昨日起，到現在已走一百五十里，但不會看見過標語，不會看見過學校，也不會看見過郵箱，所以昨日寫給你的信至今還不能寄出！

今早未五時我即起牀，叫店主備飯，飯後就道，正六時半，天始微明。一直到下午七時半方歇店，一共走了十三小時無多休息，然結果還只走得七十里，真出我意料之外。

從寶慶到黃泥井，大家都說只有一百七十里，昨日既經走過八十里，今日特別早起，以為一定可以走九十里到黃泥井，後日即可趕到家中。不料今日的路是沒有去錢買的，（註）自上午六時半至下午三時半的八小時間，只走得五十里。其餘的四小時，只走得二十里。——最奇妙的走過二十里，問離某處有多少路，有人告以二十里或三十里，走過三十里後再問，甚至仍有人告以尙距三十里或四十里。

今日的七十里，我自己最少也走了三分之一：因為路被山洪沖毀過多，有若干地方不獨坐轎不能走，就是空手也得手足並用，方可勉強過去。這一路雖為通澗浦的大

道，但行人很稀，昨日尙看見兩三乘轎子，今天則從沒遇着一個同伴。

〔註〕此爲湘中俗語，卽此路不曾修理，用尺量過之意。

## 驚人的消息

午後七時半落棧之後，已覺精疲力竭，正擬把今日經過的情形簡單寫給你之後，便可安心睡幾小時，等到明晨早發，好早點趕到家中。不料店主說出一個消息，竟使我驟感不安。他說：

『我今天到黃泥井擔穀，聽說前兩天老鷹坡上的黃土坑關羊〔註〕並且傷了幾個人，所以現在不大好走！』

這幾句話，在他本是隨便說的，但於我却成爲很重大的問題，我要看我病榻上的父親，恨不得立即歸家。我不走益陽上溯資江，而從寶慶下走溆浦，無非是要縮短時間。今日只走七十里，要後日方能到家，已使我焦急萬分，倘到了黃泥井便不能再進，又將如何？

我當時想盡了種種方法：第一是電告故鄉的在縣中執政的人員，請他們從速派兵來接，但是電報不通，非到新化或回寶慶無能爲力；第二是直回寶慶，再下資江，但至少再過十日尙不能到家；第三是冒險前進，但生命發生危險更足以增老父之憂。我徘徊，我躊躇，我無路可走了！

最後我想事既如此，只有冒險前進之一法。我想：山上的所謂「同志」——他們都是這樣稱呼——與我並無仇怨，所欲於我者，無非是財物耳！倘若我恃無抵抗主義將財物一一奉贈，對於我的生命，當不至於發生何種問題。我所攜帶的只有少許路費，和一些隨身的衣服被褥，遇着他們便拱手移交。但有兩事我不願交給他們！第一是照相鏡，牠不獨是我旅途中所不能缺少的良伴，而且我此次帶歸，是要將我病榻中老父的形像親自攝下來，以作永久的紀念；一旦失去，我無從達此目的，我心的缺陷，將永久不能彌補。第二是你的戒指，牠雖然是一點物質，但我以爲你的精神，好像有大部分寄托在牠上面；我不願意失去你精神的絲毫，所以也不願意失去牠。

其次，我想到老鷹坡離我家尙有百餘里，無論如何，一天都不能走到，萬一明天遇

着他們，將所有的財物都辦移交，我又有什麼方法到家，不會在途中淪為餓殍嗎？我也許有人憫我遭遇之窮，而給我一點衣食，使我不至於困在途中。但是老父果真見我如此狼狽地歸去，他的傷心又是怎樣啊！

同時我更想到：他們也許不僅重視現在的財物，而要以人爲貨，那更成爲重大的問題了！我知道他們之出此，有種種原因，並不是故意犯罪，我不應仇視他們，也未嘗以他們爲不可同居；更想果真同他們相處幾時，也許可以得着意想不到的一些新經驗，作我筆下的真實資料；然而現在非其時。果如此，老父將如何？你將如何？菊將如何？孩子們又將如何？

後來又想到：我此次歸家，係連接兩電而然，也許他們是重孝道的；我若將電文示之，或者可以對於我的生命不加傷害，對於我的身體不加拘留，而讓我安然歸省父親。想到這裏，我心頭的壓迫，也就輕鬆了許多。

此次你若同行，處此境地，一切都可與你商量，但是想到你也是無辦法的，或者楚囚對泣，徒然傷心而已；於是又以你未曾同來爲慰。但同時又感到萬一發生事變，你竟

完全不知，又未免心怦然動。但最後想到你幸而此次未同來，你知道此事至少要在我的脫險之後——此信非我到安全地不寄給你看——在未知道以前，你總可以安舒地過日子吧！

當我執筆寫出以上種種的刹那，我一面想像遇着他們的時候是何種情形，我應當怎樣對付他們：他們那猙獰的面貌，兇暴的叱咤，以及種種強悍的動作，也都一一現出在我的面前。然而我極鎮定，我絕不畏怯，無論他們怎樣兇暴，我都可相機應付之，而且假設種種理性的語言與舉動，使他們絕不妨害我的生命；我自信有此種力量，更自信我絕不會有生命的危險。所以我仍能照常將心裏的一切以文字報告你。

（註）意爲搶劫，以羊喻人。

## 似在作小說

我信未寫完，飯已上桌。店主在旁燃着一根長約三尺的粗大煙管，從煙霧中慢慢地又說了許多話，語意中似已轉變方向：謂前幾日雖有此事，但昨日有大隊擔子由



浦高門溪的團防送去，今日還過了許多貨，一定在坡下等候，你們儘管放心前去。我詢他由此去黃泥井夜間是否可走，他說：『如在家裏一樣，可放心前去。』我本是今晚作東邀請轎夫們喝酒；在聽了店主這話以後，便商請他們漏夜趕到黃泥井跟大隊。只要他們三人將行李轎子帶去，我完全步行，且在前爲他們提燈開路。轎夫都已答應，惟挑夫不肯行。我正在央求的時候，店主的母子忽又鄭重申明晚上不好走，挑夫更不肯動，也只有聽之而已。但與他們約定，明早一定要趕到黃泥井天明，便跟大隊，準要四時起行。他們唯唯。

我們正在討論明早如何趕程的時候，店主的母親走入客室把我的被褥看過之後，出而驚向我說：『你帶了這許多被褥，路上可不好走，家裏有的萬千，不如賣去兩床。……你如肯賣，我可以給你買兩床。』這邏輯自然有點出人意料之外，然而我却也不以爲異，問她備價多少。她說『十千。』十千的數目本不算小，可是合大洋不過一元八角，也許我真要出售被褥，但是在現在好像尙非其時，所以明白拒之，她尙欲嘵嘵，以其子之阻撓而止。這一件奇怪的穿插，真似在作小說。

十月二十二日午後十時匡家鋪，

## 馬燈的意外效用

今天只走得三十里，經過的事情極簡單，但是情形却很複雜，若果我是文學家，有很好的文筆把牠很精細地描寫出來，實是一篇很可讀的短篇小說；只可惜我的力量不夠啊！

因為昨夜的心懸懸於趕大隊，早三時半即起，轎夫挑夫們還正在作他們的好夢。只因昨夜有約在前，也只得於我收拾就緒之後勉強起來。

當我起身時，店主的母親，再三高聲說：『鷄還未叫，』意思是要阻止我即時啓行。她這話，許是要想賺我們的早餐錢，也許是好意！無如我的「歸心似箭」聽不進她那「關心之言」我們於四時十分終於一同上道了！

此時天未發白，月已西沉，要走怎樣走法？這一盞意外的馬燈，却發生了意外的效用。

馬燈是一盞可提行的風雨燈，我想你是知道的。這樣的燈，五六年前我寓在「馬路不平，電燈不明」的南京，也常常用着。自從十七年遷到杭州而後，牠纔如秋扇之見捐；十九年到上海，便連牠的形影都沒有了！這次在漢口看見黃處長的從兵在電光如晝的街上，提着馬燈在前面引導，很有點不能理解其用意之所在。到武長車上，在電燈如螢的情況之下，這盞燈的效用大顯，我且藉牠給你寫了幾張信紙：於是我始知道馬燈在內地旅行是一件必需品——他們在漢口街上提着馬燈走，不過是生活習慣的持續性之表現而已。——爲路上的方便，爲給你寫信，都不可少牠，所以一到寶慶，便特意去購一盞馬燈。

兩日來自然得了牠的幫助不少，今早若無牠，那更是絕無辦法的。

出店門，我即提着馬燈在前面開路，挑夫走在我後，轎子又走在挑夫之後。每遇着頑石當前，或是路斷橋毀，我即大聲報告請他們注意，或竚立一旁照他們走過。我們仗着這盞明燈的引導，竟在星辰寥落，天地昏黑的霧夜中，走過二十里山洪沖毀的道路。

## 露夜的風味

在行程中，我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怎樣走路，怎樣速到家中，對於這最難得的露夜的



露夜的風味

的景色，當然無暇去領略。然而那山林的清氣，習襲來，沁徹骨髓，我不禁爲牠所融化，我只覺得輕清、舒適，我一點都不感到勞頓、苦悶。

將近五點半的時候，走過一條夾道：那道旁參天的古樹，蔭翳着一座古廟。廟中的狗，因爲我們的腳聲和燈光，突破了這山谷的死以上的沉

寂，警醒牠的好夢，汪汪地向我們怒吠；牠的主人也因爲牠的狂吠而啓門探視。我們一氣走了一點半鐘的道路，不會休息，久欲尋休息之地而不可得；便乘此機會走入廟中稍息。廟主察覺我是一個異言異服的遠客，兢兢於詢問來三去四。伏子們一代我作答。他竟燒火煎茶，且鄭重以老鷹坡日前的事故相告。他是一位鬚髮斑白的老道，他與

我無半面緣，對我竟如此關心。他那誠懇的語言，慈祥的態度，激動我的心的深處，使我永遠不能忘却！

到黃泥井已經七時，當地團防局局丁攔路告以去激浦之路途不清，須與大隊同行；更證實昨夜的消息之真實。我們行二里至楠木橋，又八里至爛草田，已是九時半了。

『你們還是等着一日罷！』

走過爛草田街上最末的一家，劈面現出兩條路，一是右上山坡，一是直向前進。我們正在詢問道路的時候，坐在那店裏的許多人齊聲說：

『你們要到激浦去嗎？在這裏歇歇罷！我們也是要去的。』

我正怕趕大隊不及，他們既然也都要去，不怕無同伴，於是就照他們的話在這裏歇下來。

我下轎走入店堂，看見兩張茶桌都圍滿了人，一共總有二十餘位。他們見我進去，讓出一個座位給我，上座的一位商人模樣年近四十的男子首先向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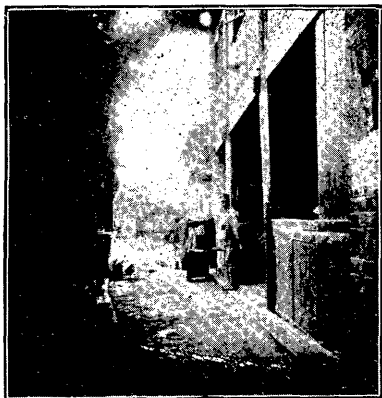
「我們是昨日上午到的，還有許多是前日或前幾日到，一共總有百多挑擔子，都停在這裏聽消息，你們還是等着一日罷！」

我詳問他的究竟，他說：

「我們是過路客，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們也不大知道。不過大家都說前幾日，界（註一）那邊黃土坑出過事，失了幾擔貨，傷了幾個人。所以這幾日非由團防局護送沒有人往來。——你看坡上不是冷清清地無人去也無人來嗎？」

我依着他手指着的方向望去，果然橫在面前的山坡道上，除去太陽照着草木的斜影，被風吹動在那裏波動而外，實不會有半個人影。「他們這多人都在這裏坐等，我如何能獨行呢！」我心裏這樣想。於是也問店主要一壺茶，准備略事休息，詳探消息。

這位向我說話的姓龍，是一位略有資產的行商，他曾讀過書，認得字，言語之間，處



田 草 爛

處都表示他是一位忠實的商人。他這次自備了幾擔雜貨，並約了幾個同伴，一共十二人，同挑貨物去銅仁零售。我們接談之後，好像很相得。他詢我以長江下游的種種情形，並詳細告我：前日上午，這裏開了一幫貨，是由淑浦團防護送的；前日下午又到了一幫，共有五十多擔布疋，昨日又陸續到了十幾夥小幫。所以現在一共有百五六十挑擔子屯聚在這裏，所有的客棧都住滿了。大幫於昨日清早派三人去高門溪請槍（註二）去了；今晚一定有回信，明早無論如何都得啓行。

我想他們所以要在這裏等候，是因為有貨物，我有什麼呢？除了隨身應用的東西，都是「草野同志們」用不着的，爲什麼不可前去！我告他以我此次返里的原因，並詳詢他途中的情形。

「你不要以爲你沒有什麼東西，就是你這頂轎子，在他們看來已是生財之道，真的把你關起來，你怎麼辦？」他很誠懇地說。

「你久住上海，恐怕不大明白這地方的情形。這些「同志們」幾塊錢都要關，莫說你除去轎子而外，還有這樣一挑行李。」坐在鄰桌的一位老者說。

我又打算一直前進，多走一日路，從龍潭繞道去，也因為他們誠懇地阻止而罷。到十時便安心將行李轎子放進店裏，坐在茶桌旁邊靜聽消息。

『看，那坳上不是下來一個人嗎？』大家正在談論本地軍隊、團防、土匪各方面情形的時候，我桌旁一位鬚髮斑白的老者擠着眼睛望着山上的大路這樣說。

大家的眼睛都為他這句話所移轉而跟着他的視線向坳上望着，所有的議論也暫時地停止了。

大家仰望的結果，證實了坳上確實是下來一人，先前那種懸懸然的緊張空氣，似乎驟然弛緩下來。大家以為上面既有人下來，無論如何總是有希望的，就是真的「關羊」也可以得着一點消息。於是大家的議論和視線又都集中到這個人的身上了。

（註一）老鷹坡為溲浦寶慶兩縣的界址。

（註二）即討軍隊。

## 『放心走！』



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這個人果然真的愈走愈近，來到大家的面前。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背着一個土布袋，若有急事般地匆匆從坡上走來。大家以為這是唯一探聽消息的機會，他離店尚有十餘丈的時候，我們都不期而然地站立起來，走到街上等候他，問他界上的情形。他不停步也略不遲疑地說了下面的一句話。

『放心走！他們已經被義勇隊（註）趕到九溪江去了。』

再問他詳細情形，他已走去很遠了；只從他的許多回聲中，模糊聽得一句：『昨日已經趕走了，放心去就是。』

他這幾句話不能滿足大家的期望，同時復引起了許多的推測！有的以為這青年一定是匪黨放過來的探子；有的以為他是本地人，他可走，別人未見得可走；有的以為他正忙着自己的急事，當然管不了其他的閑事；有的以為他是天真的青年，所講的話，當然是可靠的……

正在議論紛紜的時候，忽然聽說：

『那裏又來了兩挑篋籠，大家看啊！』大家便又擡着頭向山上望了。

於是大家又一面閑談，一面眼睜睜地望着他們下來。午飯都不去吃，一直等到下午一時半，他們果真也到了！

大家又照樣地圍着他們詢問界上的情形。他們都是去衡山給南嶽菩薩進香的。雖然說是路上很平安，可以放心走，但大家還是不放心：因為他們所帶的路費很有限，而匪黨們對於敬神的人們又是不願加以侵凌的。

他們走了以後，大家都有點饑餓，分途去吃午飯了，坵上也沒有人下來。

（註）指團防。

### 槍到了費應該怎樣派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大家又聚集在茶桌旁邊了。唯一的事情還是在等消息。但是一直到下午六時也不會看見一個人下來。要上去的雖然也有幾個香客，但因大家的勸阻，也曾留下了兩個。

六點鐘的時候，又有一位發現坵上下來三人，而且斷定是昨日派去請槍的。大家

探望之後，都以爲是不錯。他們自然會帶回很好的消息，所以大家不獨感到心頭的壓迫，及肩上的重擔減輕許多，而且都隱然現出一種愉快的神態；動作活潑了，語言也高爽了。但同時又有一個問題襲進各人的心頭：就是「槍到了，費應怎樣派。」

這裏的貨物雖然都屬寶慶幫的，但小組很多。請槍的雖然是大幫發起，但經費是要平均負擔的，而各小組的資本很少，又無人統率，集款本不容易，同時有些情願冒險自走，小本商人更有不願出五六角一擔的費用以求軍隊保護的。所以當時的議論又極紛紜，而許多小本商人也漸漸地散去了。

過半小時，由山上下來的三人到了，果然是昨日派去的。但詢問他們的詳細情形，他們又含糊其詞，只說有槍，而不說明數目及期間，便匆匆地走過去了。

這一來，那些期望甚殷尙未散去的十餘人的心頭又驟然緊張了。但總期望他們有槍的話是真實的，而且期望攜槍的人就緊隨他們後面。所以龍先生一面和大家談話，一面仍眼睜睜地望着坡上。將近七點鐘的時候，天色已漸昏黑，他以爲坡上下來了幾個攜槍的軍人。大家看去，都說是團防來了。於是大家一面靜候，預備攔路詢問他們

的路上情形，和所需費用，一面又自由閑談。

## 消息終於只是一個消息

他們知道我是離高門溪二三里地劉家渡的人，高門溪的團防是我的家鄉人，我雖然多年未歸，但講起來總是知道的。無論如何，我此次在途中總可佔些便宜，他們與我相識，也可因而佔點便宜。所以他們都請托我介紹與團防們直接交涉繳納費用，不要經過昨日派人去請槍的幫頭的手。他們的理由是幫頭昨日不會和他們商議；他們的實質，是要藉我的情面減少一點費用。他們的意思不可厚非：因為這是他們的環境造成的。然而在事實上我有什麼辦法？槍多少，何時到，又有誰知道呢？

天黑了，山上的槍不見下來，一直到九時還不會下來。這消息終於證實只是一個消息。

我今日在此一日，所做的事，就是「等消息。」

明日當不至於再作同樣的事了罷！

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爛草田。

## 冒險啓行

昨夜等候的消息終未實現，我便決定今早冒險啓行。

我想：老鷹坡前幾日雖曾有過「關羊」的事，但前日既有大隊過去，照常識去推測，近幾日內當不至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縱發生事變，我想儘可臨機應變去對付，空守在此地實無益處；而況龍先生等數十人也決定今早要前進呢！

我決定後，即與龍先生商議，請他就他所認識的小組聯絡起來，公同另請四名短伕，而以原來的伕子各二人攜着扁擔在最前最後隨行；所有的擔子，都前後連成一氣在中間走。另請短伕的工資，如大家不能認派，我當代爲支付。動身時，我兩人走最前面，攜着扁擔的兩人和轎子緊隨我們的後面，其次便是挑子。在路上，如遇着「同志們」，即由我們前去交涉，說得通很好，說不清楚，便看情形行事。但要與大家約定兩事：第一、無論如何，都不得分散；第二、要聽我的指揮；——但對於「草野同志」只善意的和他

們商量，絕不作武力的抵抗。

也許你以爲我這種辦法是在搬滑稽戲，但我却有我的理由。

從兩日來我所聽到的情形看來，我知道這些「草野同志」都是無組織的。所以每年雖有幾次乘機而出的舉動，但人數甚少，軍器尤少，每次所劫掠的都是三五人的小幫，或是大幫遺落的吊梢；他們從來沒有劫過大幫，而且劫後即遠颺，非得軍隊對於其事不再注意之後，絕少再幹。至於傷人的事，更是絕少。我們有數十人的大幫，而且有打手模樣的空手隨行，又有轎子在前，若非他們真有暗探，在形式上，他們不能斷定我們是什麼人，不能斷定我們是否有武器，是否有護送者。就是真正相遇，他們當以其勢力不敵而不敢動手。萬一他們要動手：他們的目的，全在輕便的銀錢，其他雜貨，送給他們也不見得會要。倘然我們能明白指出他們的目的，而每人蘸一點錢送給他們，他們畏久纏發生其他問題，也自然會讓我們過去。本此種種觀察，所以我有上面的主張。

龍先生很以我的辦法爲然，並且就他的種種經驗推證，以爲今日是一定不會有問題的。他立即就他所認識的同伴組織三十餘人，決定無論如何，都於今早同行。但找

不着短仗。

侵早五時，就起來叫店主預備早餐，吃完天尙未明，六時半，龍先生等三十餘人連同擔子，都集合在我的寓前。我們照昨夜預定的計劃行最前面。所有的擔子按照重輕的次序緊隨我們的後面。我們一行四十一人，於六時四十分浩浩蕩蕩地走上老鷹坡了。

這坡真不小：一上一下共有五十里。因為要避「草野同志」的糾纏，所以中途均不停留，一直行五十里至槐樹冲午餐始行休息。在這五十里中，我至少走了三十五里。——上坡之十五里路峭峻異常，下坡三十五里中也有十五里是很險的，照例是不能坐轎；此外還有些地方也得步行。

黃土坑是坡中間的一個小坳，只有三四家住戶，因兩邊有路可通山上，所以「草野同志」們常在這裏行事。今日我們在途中不會遇着他們，我們昨夜的計謀，也完全無用。不過走過黃土坑的時候，龍先生看得對面山頂上的一株樹，誤以為是「草野同志」們派人在那裏探望，而使大家加緊跑了幾步而已。

## 故鄉人

走到六十里的時候，遇着兩個攜槍的軍人：他們攔路詢問我們是否與姓張的客商是一路。並說明他們是姓張的昨日有信去請求他們護送的；前日起，他們開了大隊駐紮離此不遠的金雞籠和兩丫坪，匪黨已經爲他們趕去，現在路上很安靜，我們可以放心前去。龍先生於他們詢問之餘，順便將我的故鄉和姓名及此次返里的原因告他們，他們都以爲是「屋面前」的人，而特別向我脫帽行禮，且自述姓名，請我安心先行，他們立即隨來，路上一切責任都由他們擔負。

這樣匆匆地幾句話，却增加了同行者不少的勇氣：他們以爲以後絕無問題，昨夜遇我，確是命運好，碰貴人。所以兩小時來只聞脚步聲的大隊，到此時已笑語喧騰了。我那沉重的心也輕鬆了許多，並由步行而改乘轎子了。

在中國，鄉人的效用很有些不可思議！我在轎上屢次這樣想。



## 公事公辦

但是到槐樹冲午餐的時候，却又發生問題了！我們出發得最早，當然也到得最早，但幾十人的飯要臨時煮，就攔的時間很不少。當我們吃午飯的時候，後面的擔子如流水般地陸續擁來，致街上無地可容。我們吃完飯正要啓行，忽然聽得有人叫：『什麼人都不准走！』我的轎子和行李也只好攔在路中。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見最前面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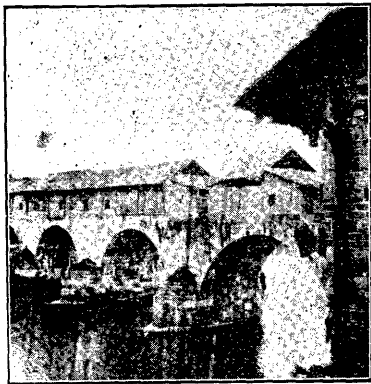
槐 樹 冲

個穿軍服的在那裏擋着路，我想一定是上午那兩位告訴我在這等時候的那位姓鍾的班長。我上前告他以我的姓名住所及此次返里的原因，請求他放我們先行。他也如那兩位一般向我特別致敬，立囑轎夫們前去。我正欲動步，龍先生忽然牽着我的衣，要我代他們講情。我再詢問鍾班長所以阻擋他們前去的原因，他謂姓張的客商囑

他在此徵收每擔護送費大洋六角。我忽然悟到「公事公辦」的原理，我不當措他們的油，立即取大洋一元，很客氣地交給他，他也很客氣地受了。再向他說情：謂這一批擔子，原不會加入那請槍的大幫，是與我結伴同行的；但他們既承保護，當然要送點茶錢。至於護送的正當費用，當由請槍的負責，與他們的茶錢無涉。他以爲這些擔子不是我的貨物，照理應該「公事公辦」，但我既爲他們說情，只要他們每擔出兩角錢就可放行。正在談論的時候，先前那兩位武裝同志也來了，見着我仍然是客氣地致敬。結果他們每擔送一角五分的茶錢就同我先走了。

在中國，情面的效用很有些不可思議，金錢的效用恐更不可思議啊！倘若我久在故鄉，也許我的環境早已將我造成爲劣紳了！我多次這樣地想。

我們從槐樹沖動身時已是一時半。由此離家尚有七十五里，照例非明日上午不能到



兩 丫 坪 橋

家。但我想念着我病榻上的父親，不安已極，無論如何，都得於今晚歸家。由槐樹沖至兩丫坪計四十里，雖是不甚崎嶇的山路，但因要快子們速行，下轎的時間也很多。自兩丫坪過橋，完全沿龍王江濱而行，道路甚爲平坦，但快子們終因過於疲勞，不肯於今夜送我到家。勉強請其送至兩丫坪下十里之頓脚水，即將他們開銷回去。另雇挑夫步行歸家。

## 流水的鳴琴

兩丫坪一帶是我二十五年前舊遊之地，當時的情景，至今還依稀記得。那時我不過十一二歲，本村同學姚祖鳳的家裏有一隻帆船，常往來於溲浦桃源常德津市之間，載的貨物，大概夏天爲小麥，冬天爲藍靛。我最歡喜船上的生活，常常要求母親准我到他的船上去作夥計。雖然不會被允許，但我的希望從不斷絕；每到他備貨的時候，總要要求與他們合夥。他們雖然不能接受我這無資本的小夥計，但因我是村中的唯一的讀書人，待我很好。每年總由他的父親帶我去採辦一次貨。那時我能到兩丫坪一帶，

就是由此。

由我家到兩丫坪共有三十五里。我自幼即能健步，天明而行，趕到那裏午飯，居然不落他們之後。當時經過些什麼事，當然早在我的記憶圈外，但有一事不時引起我的回憶，至今猶不能忘：那便是那途中的泉聲。

龍王江發源於老鷹坡，約七十里至高門溪合入激水。此七十里中，只有龍王江至



高門溪的十里可通小舟。以上均是亂石小溪：

溪的兩旁，都是壁立千仞的石山，有幾處很像川江

中的巫山峽，不過這裏山石的高度不及巫山，兩

岸的距離也不及巫山；同時有一種特點爲巫峽

所不及的，是巫峽中的激流，有如千軍萬馬的奔

馳，其聲兇猛，使人聞而生畏。這裏的溪流甚小；雖

然因亂石的阻塞而有湍流，但在相距不及五丈

而高達數十丈的石壁中奔放，其聲鏗然可聽：從峭石中疾流而衝於又一石上，有如鳴

金；其直奔至深潭中，則似鳴鼓。這種金鼓相間的聲音，是自然界最美的音樂。倘若鳥雀飛鳴經過其間，或是捕魚的鷓鴣鳥在水中發出啊呀之聲，更足使人神怡心曠，陶然忘機。這天籟在二十五年前曾陶醉過我。在平時舊地重遊，無論如何，都得擇我最愜意的地方，安坐幾時，靜聽鳴琴；今日却繫念老父，歸心似箭，雖然這天籟還是二十五年前的天籟，可是我的心情已不是二十五年前的心情了！這流水的鳴琴，送入我的耳鼓，徒使我感受着無限的淒涼，增進我步行的速度而已。

## 異言異服的陌生人

替我挑行李的新脚夫，是頓脚水街上的一位青年農夫，他本非以此爲業，只因我懇切的請求，本着人類的同情爲我幫忙。所以寶慶的伙子們將行李拆卸，他便將正在吃着的飯碗放下接在肩上與我同行。我們走不上幾里，便爲夜色籠罩，不得不燃燈而行。因爲道路爲水沖毀，崎嶇異常，我提着馬燈進行，遇着險阻的地方，還得替他指點。在途中，他很驚奇我的脚力，而詢問我生活上的種種，且給我許多暗示，要我到家後特別

爲他酬勞。在這時，我腦中唯一的重要事是想像病榻上的父親，其次是如何能速歸；他所詢問、所暗示的一切，雖然也會使我意識着，但是我絕不加以考慮，只是唯唯否否地隨口答應而已。

到了離家十里的龍王江，他說他因爲飯沒吃飽，現在有點餓了，想在路旁的伙店中買點飯吃；不然，會走不成路。我忽然記着我自午飯後，也不會吃過什麼。可是我並不覺得餓，更不要吃飯。但爲滿足他的慾望計，終於敲開一家店門向店主買飯了！

龍王江是一個小村莊，全莊都是我們姓舒的在那裏聚族而居。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那裏讀過兩年書，平時每逢清明的時候，也得去那裏掃墓。全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我也認識他們的大多數。但是自從民國元年我離鄉而後，雖然中間也會回去過幾次；但是從不會去過那裏。所以從頭算起來，我已二十年不會和他們見過面。除去最少數的長者而外，就是見面也不容易認識；而況我在他們眼中又是異言異服的陌生人，更何況又是在夜間呢？

但是在起更以後，既不會吃飯，還得趕路；這在他們看來，總不能不算是一種異樣

的事情。所以我們走進店門，橫陳在烟榻上四五位「癮君子」都面現詫異之色，坐在火箱（註）上的一位長者，很本能地站起來詢問挑夫的來三去四。挑夫告以他我所欲去的地方。他們都驚奇地注視我，詳詢我的底細。我把我的姓名說出之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向我表示親熱；睡着的也一一站起來，且欲讓我抽烟。坐在旁邊的一位老婦人，更喜出望外地以爲親人歸來，立刻命令她的媳婦從速備飯。他們並爭以父親的病情相告：謂現已漸痊愈，可在此暫住一夜，明晨再行歸去。這種種的厚意，自然是我所感謝的，但是在那歸心似箭的情緒中，我實無法接受其厚意。我不要他們備辦盛饌，只陪挑夫吃一碗冷飯，仍然上路。

（註）與床同高的長方木箱，上置方格板，中置火鉢，以爲「癮君子」橫陳榻上烤腳之用。

## 父親的病已漸痊愈了

父親病了，我從電報上知道：到底是什麼病，我不知道。十二日來，我想像關於父親之病的種種現象，多至於不可言狀。上午爲着就心匪的問題，注意力還不會集中，下午

脫離險境之後，腦中無時無刻不存着這種想像；至頓脚水而後，更想念到中心志忑不能自制：大概我能想像得到的一切病狀，我都一一加在他的身上；有時更想到他或已不起，而暗自哭泣。將到龍王江時，我本想向當地人探問究竟；因為挑夫要吃飯之故，竟得着我想像不到的消息。那時的愉快，真不可以言語形容，而欲歸之情也因之更切！



據他們說：父親在一個月前，因小腹上生一無名腫毒，四處求醫無效，到月初危甚，所以電促我歸。現在請胡高某診治，已漸痊愈。他們之中，會有二人在三日前親去看過，我明知這報告不會虛假，然而我的下意識，總不相信，總在那裏懷疑是他們特別編來以安慰我的。所以不安的心情以離家愈近而愈增。走到離家二里的高門溪，竟至全身戰慄！

四歲時，父親在那裏與人合夥開設雜貨店，我曾在店裏住過不少的時間，學過一些商

高門溪是離我故鄉一道河的一個市鎮，當我十三



業技能。那時的生活，現在自然不能完全記憶，但店前流水潺潺之聲，至今還在我的耳際。今天是夜間，不能看見店家的情形，不知進步如何？但河中的兩道木橋，却似和從前沒有什麼兩樣！

## 真正的故鄉

走過高門溪的木橋，便到我真正的故鄉劉家渡了！木橋的對面是一座大山名南嶽山。二十年前，有一位迷信者，說衡山的南嶽菩薩托夢於他，要在那裏建行宮；他首在山腰上打一座茅棚，寫一塊南嶽聖帝神座的木牌；同時四處揚言這聖帝是老南嶽的化身，如何如何的靈驗；果然，不幾時，香火鼎盛，不幾年，竟將山頂建築得如皇宮似的一般；所有衡山上南嶽菩薩的種種殿宇，種種神像，都一一具備。多少年來，不獨那荒蕪的童山，頓成了神靈的聖地，就是地方上，也多了一條生財之道。我在十三四歲時，爲着南嶽的不靈，曾爲檄討之。現在據挑夫說：香火還是一樣的鼎盛，不過十年來經過兩次祝融的光顧，殿宇不及從前的堂皇。我此時對於這些事，當然不如從前那樣感着興奮，也

無心去理會牠的一切，只是從朦朧的月色中，見着一座峯巒起伏的山脈，於無意之間引起我二十年前對於牠的種種浮光掠影而已。

走過木橋，再經過一道名矮子寨的山坳，便到我的故鄉。道旁的人家，樹木，好似與十年二十年前的沒有兩樣。我們走過矮子寨不過九時十五分，在都市本算是很早的時間，但在鄉村則不能不算是很夜了。我們提着馬燈，挑着行李，不獨驚動了守夜的狗，弄到寂靜的全鄉都為牠們的吠聲所擾亂，就是熟睡了的一「老伯伯」也有因着狗吠聲而起來探望的。我在狗吠聲和人們的竊議聲中，引導着挑夫邁步前進。

離家愈近，想見父親之情愈切，心頭所感到的壓迫也愈重，而脚也就無形地動得更快。我攜着馬燈在前面走，挑夫竟至愈隔愈遠，將要到家的時候，燈光忽然熄滅：我驟然感到一種不可言狀的驚異，好似我所希望的一切，都將隨此燈而消滅，可是我不會停止我的邁步，仍舊從田野中的小道上向前進，而且走得更快，卒致挑夫因為吊在後面迷着路叫我等待，我纔回去引他。

故鄉瑣記

## 父親的家

父親的家，是一個獨立的院落，與任何人家都不相連：院前院後有高大的樹木，將房屋圍着，形成一座園林。在朦朧的夜色中，巍然聳在半空，雖然是黑暗的一團，但我已依稀看見院後的桃李，院前的柑橘；進而至於堂屋的桌椅，臥室的牀被，與父親在病榻上望子歸來的慈顏，都一一呈現於我的腦中；當挑夫



### 父親的家

趕上我的時候，我更如跑一般地向前飛奔！

及到離家數百步之處，便已驚動了守夜的狗：牠們很遠地趕來向我狂吠。走到大門口，我只輕輕地叫了一聲，便有人將門開了，同時有很多人迎將上來。我當時對於他們未及一一辨認，到底有幾人，也不會細數。只匆匆地從客堂走入正房，經過廂房，直到父親所居的臥室。

## 『啊！你回來了！』

走進父親臥室的茶堂，（註）即從火光如豆的清油燈下，看見一堆人影：使我陡然發生一種疑念，以爲此時還有許多人坐在此地，一定有不測的事情發生了。心臟也陡然劇烈的跳躍起來，而脚則走得更快，不問在座的是什麼人，更不問他們是爲着什麼事，只從人叢中穿過去，一直走到父親的榻旁。

父親在此時，正斜睡在牀上靜養。當我走到榻旁的時候，便有人從我背後大聲告訴他，說我已歸。他聽得驟然驚起，舉目看見了這懸念中的兒子，果然真的立在牀前，脫口說一句：『啊！你回來了！』便放聲大哭。我則更本能地叫一聲爹爹而與之對哭。在此時，我一切的幻想，一切的懸念，都由真實的事實爲之證明。緊張的心情，自然逐漸弛緩，而哭泣的聲音，也因喜悅之感逐漸擴張而終止了！

我們止住了哭，父親命我坐下，一面介紹我給在座諸人，一面告我以病情及家事。

## 叫着媽媽而更悲傷落淚

當我走到父親臥室之中，便見他牀前的右邊，坐着一位瘦削的婦人；她見我進去，也起身招呼；當我和父親對泣時，她力勸父親勿哭，免傷身體。父親於收淚之後，即指她給我說：這是媽媽，我也照樣地叫一聲。可是我在叫完之後，忽然悲從中來，淚落如雨。

她是父親的妻子，我應該稱她作媽媽。然而我們至今還是第一次見面。她是一位五十餘歲的老婦人，雖然在燈光之下現得很憔悴，但態度很和善，很似一位良母，而從她憔悴的形態中，更能推知她對於父親之慇懃，亦可算作一位賢妻。照理，我當爲父親慰，爲何於其介紹之後而落淚？這其間有一個很重大的原因，我且明白告訴你罷！

在現在，她自然是我的母親，然而只是一個名義。我的生母已於十六年逝世，此時無從相見了。雖然我知道生母與父親不甚相得，繼母對於父親的慇懃遠過於生母；同時我也回憶到自民國元年而後，爲着婚姻問題，我們母子的感情並不怎樣好；但繼母終屬繼母，無論我的理智是怎樣知道她會對我好，但她終不能替代我那對我感情不

好的生母。我聽得「媽媽」兩字，忽然引起我對於生母的種種回憶，種種悲傷，而她臨終時我不能見她一面，尤使我抱恨終天。今日走進室中，她從前所遺留的種種遺物，都宛然如故，獨無從見她的音容，更無從將我近年來對於她的心情分析所得的結果，盡情向她傾吐，以贖我的前愆。（這種種我曾在我和教育中詳細說了。）所以我叫着媽媽而更悲從中來，不禁泫泫落淚了。

我這悲傷的心情，恐怕只有父親知道：然而他並不曾從正面安慰我，只是說長途勞頓，不要悲傷，有損身體。在座的諸人也隨聲附和，父親更按照鄉里的習慣，依着排行指示我向他們稱某伯某叔，某姑某嫂，我也只得跟着父親依樣葫蘆地稱呼他們。可是他們的形影，也就隨着我那稱謂的聲音而消逝！

（註）故鄉房屋，通常臥室之外爲客室，俗稱茶堂。

## 父親的病狀

父親命我坐在他的旁邊，並命繼母囑侍女備飯。然後慢慢地將被褥掀開，指示他

小腹上面的一個瘡孔給我。並且說：



親父的者作

「這次不是得着胡姑丈的法寶，媽媽的

服侍，親友的照料，我們父子恐怕不能相見了。

二十幾天前，這裏偶然作癢，過了四五天，慢慢地紅腫起來了。只以為是一個什麼瘡，

隨便弄點藥敷敷。不料後來越長越大，越大越痛，找王醫生看，說是牛肉瘡；但是他的藥不獨無效，而且加了工。到本月五日竟至長到大如大菜碗大，不獨痛不可耐，而且大小便不通，不能飲食。一連三日都是一樣的情形；我想我一定是不會好的了，所有關於身後的事情都預備好了。但只對於你們不放心，所以八日下午決定拍電給你，要你回來。

『當電報發出之後，我便日日夜夜懇求祖先神靈，延長我的生命，讓我們父子再見一面。果然天不絕人，八日夜，我想到這一定不是什麼瘡，一定有什麼怪物作祟，便遣人去野離冲將胡姑丈請來。——他打了三十多年的魚，有許多壇神跟着他，平日給人治好許多怪病。他來一看，便斷定不是瘡，是中了壇風；當時便請動祖師勅水醫治。



『說也奇怪，他把神水用手摹在瘡的周圍，當夜就不那樣痛了，同時大小便也漸漸地通暢。他在這裏住了三日，每日請兩次神水，到第四日，這瘡口竟自破了，他用口取出許多碎骨，大的竟有兩三分長，而且折斷有聲。在這個時期，腐爛去一個大洞，可以放進兩個雞蛋，而臭氣非常難聞，媽媽晝夜伺候，衣不解帶；家裏的事情，則托舅父及晚叔祖代爲料理。

『到了十五，膿漸漸出盡了，胡姑丈再給一些生肉的藥，現在已經很能飲食而且可以小坐了。這次虧得祖先積有德澤，得大家照料，使我們父子還能相見；否則，我已早不在人世了。』——實則他所患的，是腹壁之膿瘍，即癰之類，自潰之後即能自愈，只因鄉間無醫生，遂由術者坐享其成。

說罷，他竟坐了起來。

## 父親的笑聲

父親能够坐着，使我意外的歡喜；但怕他興奮過度，所以仍要他睡下。他說：『他睡

了十幾天，睡够了，坐坐無妨。」我乃將他裏邊的一牀被褥摺疊好放在他的背後靠着。他一面和我講話，一面從枕頭邊取出一小盒美國葡萄乾給我，說這是前日專門差人去縣城購來的，要一角二分錢一盒，很能解口渴，要我吃一些。我抓了一把，正要送入口中的時候，忽然想起我的行李中還有專爲他從南京帶來的五個雅梨，便匆匆地走去取來，放在桌上，並削了一個給他吃。他接着嘗了一口，便謂味甚鮮美，遠過我們家裏的梨子；並向我索取小刀，給在座的人每人切一小塊，要他們大家嘗嘗萬里外的美味。大家嘗着，更是讚美不置；他也在大家的讚美聲中，發出權樂的笑聲。他心裏的愉快，已可想而知了！

大家正在高興的時候，侍女進來請吃飯。我匆匆地吃了一點，便又回到父親室中陪他。

### 『唉這些孩子們真好！』

他很慇懃地問我途中的情形，問我們上海家中的情形，而尤注意於孩子們的生

活狀況。我一一地摘要告訴他。他知道大的四個孩子都進學校，高興異常。不知不覺向座中人脫口說出這樣一句話：

『唉！這些孩子們真好啊！』

他這句話含着無窮的愉快，然而也含着許多的悲哀；我有許多孩子，自然可以滿足他「兒孫滿堂」的期望，但是這些孩子們的形貌，除了照片上的表現，他不會有更深切的認識。他現在已是六十七歲了，他精神上最需要的，是孩子們溫情的安慰。他每次的信，都要提及孩子們；孩子們的生活，在他都有一種想像的範疇；我此次歸來，他亦未嘗不想到或者可見着一二個現實的孩子，以證實他的想像。可是事實所詔示他的，仍只是一些更能使他發生想像的資料。他停了一會，果然說一句：『他們爲什麼不同你回來呢？』而將他的心願表示出來了！

我告他：孩子們也常常想念故鄉而願回去看他們的鬚髮盡白的祖父，願在故鄉小住，嘗嘗田園生活的風味；可是他們的時代不許他們回到鄉村去；他們要受我所不滿意而於他們的將來未必有用的教育，不能不拋棄祖業而同我在都市過那四體不

勤五穀不分的生活。我又告他：他們短期不進學校也不要緊，可是在這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要他們跋涉長途，固然不是他們的體力所能勝，就是我也不能照料他們。他聽後，默然若有所思。我想：「時代」的權威，他也深切地感到了！

## 七年來家中的情形

我要他睡下，他說想再坐一會，同時一面招呼侍女送茶，一面更繼續地告我家中七年來的情形。

母親於十六年十月因患痢疾而逝世，未幾，妹子竹瑛也因夫妻的口角而自盡。因爲兵匪的種種問題——那時湖南還未統一——遲到第二年一月他方纔把這些事情告訴我，而他在這兩次喪事之下所感的人生苦痛，也就不是言語所能表現。說到傷心處，我們便再相向而哭！

繼母看見我們這情形，勸我們不要悲傷，我們也就相繼收淚，我並扶父親臥下。他臥後，還是很興奮，不能安眠，仍然和我談着家常。

他告我：母親死後，妹子爲着母親的遺物問題與他很有爭執，卒致將她的三個孩子一齊帶歸，他驟然感得很寂寞，但還存許多希望；不到兩個月，她又死了，他更感到寂寞而幾於不能生存，所以娶了繼母。這幾年，因得繼母的照料，他的生活比較地愉快。可是每念及死者已矣，生者遠離，又不禁黯然神傷！

他告我：這幾年因爲兵患匪禍水災的種種問題，地方上的生計非常困難，從前所謂中產之家，爲着稅捐過重，漸漸成爲貧苦人家了，而原來貧苦的，更有許多窮到不能生存而爲疾病瘟疫所殺。所以現在本鄉的人口，反比從前爲少。他所舉出的實例甚多，這些事說不勝說，我也不詳告你了。

## 一個重大問題

他告我：這幾年因爲家中的人口少，有計算，能勤儉，雖然屢遭不幸，但家道尙未中落，且能購進一點田地，可爲孩子們的將來歸家生活之資。他爲孩子們打算真可謂深謀遠慮，但是「時代」把他們限制着，他們有何方法能領受他的厚意。我感到他過於

儉，過於爲兒孫打算，特將我們不能歸去的種種情形告他，而勸他們儘量享受，勸他們同行去滬。他從「揚名聲，顯父母」的立場上，很能原諒我們不能歸去的種種困難，但是他有一個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梗在心中：就是「我們果真不歸，祖先的祭掃有誰管呢？」這問題不解決，他們是不能一日離開故居的，更說不到遠去上海了。

這是中國四千年來的傳統思想，自然是一個重大問題。我雖然從種種方面說明祭掃之不必要，更假靈魂說謂祖先可以跟着我們走的，可是終不能使他釋然。最後他更明白地告訴我，謂他平日也想到我們不能回到故鄉的問題，而假定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從族中抱一個養子，承受祖業，綿延香烟。這方法雖然不是最合理想的——我的理想是把產業捐作公益事業——但却是最適當的。因爲果如此，在他固然可以心安理得，在我也省去許多照顧。我當即欣然贊成，惟請他慎爲選擇而已。他聽了我的話，起初若有欣然之色，未幾便又長歎一聲說：『唉！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啊！』

## 叔父的死

後來講到叔父的逝世，他更傷心地說：

「叔父於十七年逝世是你知道的，但是他爲什麼會死，你却無從知道，——從前我不能讓你知道，現在却不能不告訴你！」

「唉！說起來真傷心啊！」他不覺歎息起來了！

我怕引起他的傷心，勸他休息。他不聽，仍繼續說：

「十×年上半年，我們這地方的氣運真不好，××軍駐紮這地方，我們供給他們的一切都不算，他們高興的時候，由官長帶領到各處去「關羊」；不論什麼人家，只要有碗飯吃，爲他們所知道，或者有人報告，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把當家的人吊去；若是吊不着人，凡是可以吃的穿的用的東西，他們都要；年青的婦女，遭他們毒手的，更不知有多少。」

「你想：我們家裏的收入，除去餬口而外，還有什麼多的積蓄。可是在他們的眼中却是一個「肥羊。」×月×日將晚的時候，我正在屋後的橘子園看蟲，（註一）劉家院子的××匆匆忙忙地走來，說「糧子」（註二）要來吊我的「羊，」要我快走。我起初

還不大相信，後來遠望見矮子寨上果然來了一隊「糧子」，我真有點心慌，立即跑回家裏，告知你的媽媽，趕快給我預備一點乾糧和衣服，便我躲到山上去。媽媽聽見我的話，也驚慌不過，匆匆地替我拿兩件衣服，取一些糲粑，（註三）放在一個包袱裏交給我；我匆匆背上走不到半里，那些「糧子」十幾人都進屋了。他們進門便四處亂鑽，口口聲聲叫我出來；找不着我，有一個很兇橫的東西，把槍對準着媽媽逼迫她交人；其餘的便走到各房間亂抄，凡屬可用的東西都隨手拿去；家裏那時還剩一點臘肉和臘雞，他們拿了還嫌不足，還要打雞殺牛。媽媽看見他們這樣，便氣倒在地。那個拿槍對準她的人見她這樣，僥倖不再發氣，只用槍托敲她一下，和其餘的人拿着東西呼嘯而去。否則，他將手指一動，一顆子彈，早已將媽媽的生命斷送了！媽媽等他們去了好久，然後慢慢地起來，檢點家中的東西，失去的一時也無從清算，還幸兩隻牛沒有被殺，總算是祖宗有靈！可是他們臨去時，口口聲聲說「要人」的那副兇相，仍使她憂慮不堪。

『當他們正在家裏大鬧的時候，叔父從外面歸來，看得情形不對，便暗暗地躲在屋後的水溝中。等到他們走完了，然後出來和媽媽商量辦法。這有什麼辦法呢！當然只



有聽天由命罷了！

『叔父想到我在短時間一定不能回來的，住在山上沒有被褥是不能過夜的。便和媽媽商量送被褥給我；牀上的被褥已經是沒有的了，所幸我們的複壁，不會爲他們察覺。裏面的被褥不會爲他們拿去。媽媽揀一牀厚被由叔父送給我。』

『叔父料定我是往黃茅寨（離家約十里之山名）去的，他背着被褥沿大路而行。不料走到中途，聽得後面有大隊的脚步聲，回頭一看，又是「糧子」，他立即走到麥田裏，——幸而未被他們看見——等他們走過，然後慢慢地出來。』

『他起初本想慢慢地追躡他們的。但是後來一想不對；因爲他們既是要沿大路而去，後面也許再有來的，夾在中間更爲危險。所以出了麥田，便向右朝河邊去，打算渡河沿千工壩上行，再至白竹坡渡河過來。不料正在涉水（河水甚淺，可以走過，）又發見對面也有「糧子」經過。他正要返身時，已被他們看見，無緣無故地開一槍——這槍雖然不會打中他，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竟至連人連被跌在河中。』

『他跌倒之後，忽然想到倘若立刻起來，說不定會再遭一槍的，只有等他們過去，』

然後起來。不料那時春寒未退，浸在水中過久，竟以此成病而喪生了！

『他當晚回來，便大發寒熱，睡倒在牀。當時我既然逃難出去了，家中無人主持替他請醫生，而且在那個時候，要請醫生也不容易請着。等過十日，我從黃茅寨回來，——我當日出去幸而未再遇着「糧子」，得以安然到黃茅寨的某親戚家——他的內病雖漸愈，但小腹上又生無名腫毒，不到幾日他竟離我而去！——不久，嬌嬌也相繼逝世！——我們也就更孤獨了。』

說到這裏，我們都不覺悽然。繼母一面囑侍女送茶給我們，一面照料父親睡下，並要我們休息。但父親睡下，仍繼續說：

『我把他們喪事料理完畢之後，感到我們家裏的人口太少，便將他們的一院房子，招某姓寄居，且給他幾畝田耕種，（註四）使他能安居於此。——現在這某姓的佃戶已來了三年多，我們很相得——我們家裏雖有我們兩老和一個侍女，但是仍嫌孤單，而且耕種也缺人手，所以又把舅父移過來住。現在我們這院子裏有大小七八口，就是我有時出去了，一切都可有人照料，也是很放心的。』

從他上述的種種，我始知道內地生活的實在情形，除了傷心之外，也不免有些憤慨，但是，我既無力量去改造牠而且連住也不能久住，憤慨也只有憤慨而已。

我們講不盡的話，本要再繼續下去，繼母以爲父親不宜久說傷神，卽我也過於疲勞，勸我們就寢。我取錶一看，已是一點三刻，便告別父親，走到我十餘年前的臥室去就寢，座中諸鄉鄰也一律散去了！

(註一) 橘子樹中有蛀虫，用小刀取出曰「看虫」。

(註二) 軍隊之俗稱。

(註三) 讀如慈巴：每年臘月用糯米蒸熟放在大石臼中以杵舂之，俟熟飯粘作一塊，取出作成圓粑，只要放在火上略烤便可食。鄉俗每以糲粑之多寡爲估量人之貧富的標準，凡生活可以過得去者無不備此物。

(註四) 我們那裏的房屋給人居住，不獨不要租錢，還要供給他的用具，給他生活上以相當的補助。

## 『早起於身體很有益處！』

以昨日的疲勞，本應當上牀就睡着的，可是三十年來的生活片斷，電影般地在腦中流轉，這思流雖然有時也偶然爲報曉的雞聲截斷，但終不能休止。天將明的時候，聽得家人們起身的聲音，更擾亂我的心思，忍不住也於六時起來了！

侍女打水給我盥洗之後，走進父親臥室，他已披着衣在牀上靠着，正和坐在對面的繼母談話；看見我到門口便問我何以不多睡一會，是不是外面的嘈雜聲音把我鬧醒的！我告他以早起本是我的習慣，近來在路上尤其起來得早，家人們的聲音，並沒有什麼關係。他接着說：

『早起於身體很有益處！我平常總是天明就起身的。不過你在外面做事，夜裏務必早睡一點。』

『夜裏要早睡，』是他數十年來所諄囑的，我至今身體未有虧損，大部分是受他這句話之賜。今日再聽他這話，使我深深地感到父親之愛的偉大！

繼母見我進去，便下牀出門照料家事。我則遵父親之命坐在他的旁邊。

『倒不能不像一個人家！』

我坐下，他又從牀頭取出小盒葡萄乾要我吃。我問他昨夜的病情如何，是否安眠。他謂近來睡得太多了，平常夜裏是不大睡着的。但昨夜睡得很好，今早醒來天已大明，而且能動作，病似已比昨天好許多。

他預備要和我談家常，因為正靠着不方便，要我把牀裏邊的被褥移出來一些讓他側靠着。靠定後，復命我坐下，然後說：

『現在的世風日下，人心日壞，做人真不容易！』

『我們這地方的局面小，「人眼淺，」（註一）倘若家裏太富足，固然要被人暗算，若是弄得過不去，也要被人輕視。

『你在外面作事，別人不知道，以為你的生活很好，有錢寄回來；實則家裏不會得着你的錢；而且我知道孩子們很多，外面的生活程度很高，要維持已不容易，也不會向

你要錢。可是因爲你的原故，我們倒不能不像一個人家：地方上的公益，固然要多負一點責任，就是酬應也要多了許多。

『譬如我這次的病，蒙遠近親戚朋友們的愛護，不時來探望——有許多並且是僅聞你的名的——他們的厚意，我自當感謝。可是客來了，不能不招呼，更不能不吃飯：我們家裏的人丁既少，要忙着我的病，便不能好好照料客人，而一個侍女竟至整天在廚房裏燒飯都來不及。我病了十餘日，每日都得一二斗米下鍋。昨日媽媽打開穀倉一看，雖然穀倉的空地有探病的「糖封子」（註二）填補，但是明年春季的糧食，却不得不向別人家設法糴進了。

『其實，在這種年荒世亂的時代，有飯大家吃一點本不算什麼，但我家之常常要請人家吃飯，却不是因爲有飯吃，而是要替你掙體面，不能不像一個人家！

『可是因爲要像一個人家，一切不必要的酬應，也就一天多似一天，我的負擔反因而加重。——有時我也想到儘量減去不必要的費用，然而事實上總不容易辦到，甚且反被人唾罵，所以只好忍受着。

『你想！作人真正不是容易的事啊！』

他於感慨之餘，不覺發出一聲長嘆。

（註一）一般人的識見不高之謂。

（註二）鄉俗，探病者必向雜貨店購白糖或紅糖半斤，以厚紙包好，作爲禮物，稱糖封子。

## 早點

我知道這七年來天災人禍的種種艱苦，不願使他的話再繼續下去，以免他過於感傷；但又找不着適當的話去改變他的意向。正當我們沉默的時候，侍女拿點心進來。我還沒有接上手，父親便說：

『鄉下沒有什麼東西可吃，只有自己家裏喂的雞。我昨夜囑咐她清早起來揀一隻肥母雞宰着，先把雞雜（註一）給你吃。——上海的雞貴嗎？』

我接着侍女送來的一碗雞雜，但見父親沒有，囑她再拿一隻碗來以便分食。父親不允：謂他現在還不能吃雞，只可以吃蛋，侍女謂繼母正在煮蛋，立刻就會送來。

我一面吃，一面告他以上海生活的一般情形，譬如說在上海大洋一元只可買得毛雞一斤至兩斤，非有重要的客人或重要的節氣，平常很不容易吃雞的。他覺得上海真是「米珠薪桂」的地方，是不容易過活的。於是便又勸我帶着孩子們從速歸鄉，隨後又談到算命、堪輿、敬神、唸佛的種種家常上面去了！

（註一）指雞之肫、肝、腸、蛋等而言。

## 老屋

他以為人的死生禍福，冥冥之中都有一個主宰：這就是命運。但他又不是極端的命運論者！他仍很相信「積善降祥，積不善降殃」的因果報應說。所以他一面相信算命先生的推斷，以為他的「陽壽」只有七十四歲，一面又本着報應論的信念，以為「陰壽」可因積善而增加十年，而對於未來的前途，尤其是對於兒孫的發展，懷着無窮的熱望。

照他的信念，雖然還可生存十餘年，但老年人的心情，終不能為想像所改變，所以



他在近幾年來很注意於「佳城」(註一)的選擇。「老屋」(註二)的髹漆他說「我對於孫兒們都是一樣的看待，不願意陰地損及任何一房」(註三)所以到如今還不能擇定一地。至於「老屋」則已置備六年，生漆髹了十幾次。前年又爲繼母置備一具，也髹了幾次漆，都是很合用的了。」他說完，要繼母領我到廂房去察看。

繼母指點我關於「老屋」的種種：如木材的來源，木工漆工的選擇和監督以及開工的日期等都有很詳細的說明。她還未說完，侍女便來請去早餐了！——我看錶，還只有七時三十五分。

這時候，近鄉的鄰舍，因爲昨夜陪病者的傳語，知道我這七年未歸的遊子遠道歸來，都破工夫來探望，擠滿了中堂屋(註四)和茶堂。他們大概有三四十人：有鬚髮盡白的老者，有尙在懷抱的孩提，而中年的婦女却佔大多數。這種現象的解釋：是我們農村中的少壯男子，白日裏都有他們的從事田疇的固定職務，年青的婦女們，又不能隨便出門，較空閑而自由的只有中年婦女——她們有很多是抱着孫子和外甥的，也不能說是怎樣空閑！他們看見我要早餐，更跟隨着我將我的食桌團團圍着。

他們之來探望我，一方面是由於鄉鄰的情誼，一方面也是要看我這遊子的形貌是否異於他們，而同時更要從我的口中探聽一點所謂外面的新聞！

他們看見我，都呼着我的名字說：『發財回來了！』或『高陞回來了！』這種富有傳統精神的「吉利語」之用意，我很知道，可是一時想不着適當的話去回答——事實上我自然不會發財，不會高陞；然而照直說出，不獨否定他們的吉利語，他們要認爲不吉利，就是父親聽着也要不愉快——幸而繼母在旁代我說『回來了，』於是我也跟着答道『回來了，』『回來了。』

他們問及我的種種，我都作簡單的答復：可是他們所能瞭解的很有限，這不獨是名詞和術語上的困難，就是語言上也很有問題。楫，你想想！我們口口聲聲叫着「到民間去，」「改造社會」的口號，而一旦回到故鄉，連語言都要發生問題，這不是明明自欺欺人嗎？

飯後，我仍走到父親的臥室，他們一部分跟着我走，一部分由繼母招待在中堂裏喝茶抽煙。我進臥室，看見父親靠在牀上洗手，知道他已經用過早飯——故鄉是每日

三餐的——問他食量如何？他說今早特別好，吃了兩個雞蛋，一碗飯，還喝了兩碗湯。這與其說是由於他的病漸就痊，不如說是由於他的精神愉快。

父親看見許多人跟在我的後面，便招呼他們隨便就坐；他們却衆口一辭地向他道喜——喜的是我這遊子歸來——他則更權愉地將我昨夜向他所說的種種向他們複述一次，使他們得着「新聞」滿意而退。他們退後，坐在客堂的若干人又更番而至。我怕父親興奮過度，有傷身體，勸他不要再說，但他仍然不肯辜負他們的盛意而爲之複述一次。

（註一）墳地之別稱。

（註二）棺材之別稱。

（註三）鄉俗，以爲墳墓的山向，可管子孫的興衰，每有同一山向利大房（長子長孫）不利二房三房者，故擇塋必由堪輿者詳細推算，不傷一房而又能同時發達者爲合格。

（註四）供祖先牌位的正廳稱中堂屋。

## 船

因爲今天是陰曆十月十五，是離家三里桐木溪的場期，（註一）要趕場的人都已逐漸散去，不去趕場的，也因爲家中有事而逐漸散去，到了九點鐘的時候，只剩得父親繼母和我三人在室中。不久，繼母也趕場去了，只剩得我和父親兩人。

這時候，室中寂靜異常，正是父親休息的好機會。可是，我站起來勸他靜養，他又要我坐下，說他現在不想睡，要和我談談。於是我們又談到種種家常上去了。

他告我種種關於家業上的計劃，並且說去年爲我造了一隻船。

船，在我的腦筋中，似乎有一種特殊意象：我對於牠，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而且永久都是感着興趣的。可是這裏所說的船，只是內地小河裏藉人力風力水力推動的帆船，凡屬用機器驅策的一切船都得除外。

要講船和我的因緣，不可不先略述我家的自然環境。關於這事，我曾在我和教育中有所記述，茲摘錄於下：

『我的故鄉是溆浦東鄉的劉家渡，從這三字看去，就可知道是一個有河流的場所。不過湖南原是山巒重疊的高原，雖然山間的泉水要自然而然地匯成河流，但所謂河流，並非如黃河揚子江之浩浩蕩蕩，渺無涯際，只不過是山谷亂石之中夾有若干流泉，漸漸集成一個寬數丈深數尺的小溪而已！

『我的故鄉是山地，同時也是水鄉：因為溆東的山脈從寶慶分三路蜿蜒而西，中間的一路走到我的故鄉憂然中止，而三山所夾的兩溪之水，正在這中止的地方匯合起來。所以我的祖居，面對着溆水的正流，左倚着其支流的高門溪。』

因為祖居正濱溆水，所以我自幼便與水親近，而酷愛水，雖然因為母親的限制，不能常在水上生活，而我對於水的愛好，反因其限制而愈深。當我幼年的時候，每日都得尋機會走到河邊遊戲，而每逢



水生上水

秋季魚汛的時候，更「喜而不寐」地同父親叔父們在水中過夜。同時對於水上的船，更感着無窮的趣味。

我對於船的第一次好感，彷彿是在三十年前的一個秋天的月夜。

那時大概我只有六七歲，正在鄉下的私塾讀書。因為先生應考去了，只在家裏溫習舊課。每到夜裏，總是同父親及叔父去附近的沙洲上乘涼。沙洲旁邊的河流之中雖然白晝也常有貨船過往，但都是沒有篷的小舢板，牠們印到我的腦海之中，只有一種「可以在水上行走」的奇象而已。在夜間，則除去渡船而外，更看不到別的船。

在那時，同學姚祖鳳家裏航行常德津市的「大船」——實際上不過載重二百擔——回來了，停泊在沙洲的渡頭旁。因為父親與他的父親偶然的相遇，我得在月夜中走上他的船，發見了河中月色的皎潔，遠在天邊的月色之上；發見了船上也一樣地可以住家，而且可以「四海為家」，「中天望月」；我當時真是喜得手舞足蹈；復經姚伯父將他航行沅江的種種故事詳加說明，我竟至不願歸家而要隨他去走遍天涯。

這願望當然是不能實現，但歸家時却得了一個交換條件，就是父親說：「你發憤

讀書，入泮的報子（註二）進屋那一天，我一定給你造一隻船。」

這條條件在當時自然是哄騙孩子的，——事實上我既不會入過泮，也就不能怪父親不履行他的條件——可是我對於船，自此而後，便常懷着無限的好感：我愛牠能載我浮江飄海，來往自如；我愛牠能使我水中看月，江心觀濤。而船夫們無罣無礙地野餐宿露，東泊西蕩，更與我少年時代的冒險性相合。所以我十四歲進縣立高小以後，每逢由家去校的時候，便常常設法搭船——我家住淑水上游，下水費時較少，故以搭船爲便——且無意之中，學會了蕩槳撐篙。此後走常德，去長沙，走遍了沅、澧、資、湘，歷盡了險灘深潭，對於民船的生活，更感着多方的趣味。雖然不會要求父親履行他在我兒時所許的條件，但一葉扁舟，放乎中流的畫圖，却常常在我腦中映現。

這幾十年前的往事，都因父親「去年給你造了一隻船」的一句話，而回憶出來。我問他何以到現在要給我造一隻船。他說他想到我是很歡喜船的，雖然我現在不一定要以船爲生，但有牠能够載我去河中遊行，我一定會很愉快的。適逢去年夏季河中暴漲，由上游冲下許多木料，橫在我們的沙田上，撈起來沒有別的用處，所以到

秋天就雇工造了一隻船。我歸家時，固然可以歸，我用，我不歸家也可以借給鄉鄰裝備土產。

父親的厚意誠然可感，船上的生活我也很愛；可是現在的我，非但不能過我們故鄉之所謂民船的悠閒生活，就是輪船上的匆忙旅程也得要尋機會。父親的船，只好與父親的厚意一併置之「心領」之列而已！

（註一）四鄉人民攜其家中的物品到一定場所互相貿易曰趕場，其集聚之日期稱場期。日期各處不同，但均為每隔五日或三日集聚一次。

（註二）入泮時報喜信的人。

## 故人

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談話未完，侍女進來說：彭先生要會我。我走出去，原來是彭 嵩年君。

彭君是同鄉，而且是髫齡時的同學。他在清末首先去長沙求學，我民初在長沙入



學時，多承他照料。十餘年前，他是一位英俊少年，在鄉下以至縣中，都有新學家之稱。現在他也不過四十二三歲，正是壯年有爲之時，可是他的八字鬚和斑白的頭髮都在表示他已近老年，而他的抱孫和他的言談，更足以顯示他是真到老境。

我們七年不見，一旦相逢，自然要互道契闊，互述生活的經過。我的生活，自然是出乎他的經驗以外而不能爲他所瞭解，可是他還願意以他二十年來的思想與經驗去推斷，總算是「可與言」的人。至於他自己，則似乎處處都爲社會習尚所克服。

譬如說：十餘年前，他是極力提倡破除迷信的人，但現在却很相信鬼神和算命堪輿之說。十餘年前，他處事很勇敢，很積極，很想替地方上作一些新事業，現在他的日常生活是喝酒、談天、抱孫以及指揮兒子們處理家事而過着真正「老太爺」的日子。

他在我的故鄉中要算是「縉紳」之一，地方上也需要他作點事；可是他對於地方上的公事，除去打醮唸佛偶作首領而外，最重要而真正與地方有益的就是修路架橋（註一）——今日他正是從架橋的工作場中來的。

他以爲社會的轉變與個人的陽壽，都有命運在背後爲之主宰，所以他不願努力

事業。而且在談話之中，無處不表示他的老邁和他的幸福。譬如問：「你家這幾年農事如何？」他則回答：「這都是兒媳們在管，我懶得去理，不過想來大概還可以過去。」又如說：「你的小少爺在學校的情形如何？」他則答以「我也不大理他，不過據某先生說，他的成績還不差。」

我們因爲思想的道路相去過遠，雖然還有我們十幾二十餘年前的共同經驗，可作談話的資料，但究不易維持長久的時間，當我們正在搜索枯腸的時候，侍女已備好午餐，我們乃由中堂屋走入茶堂。

喝完幾杯水酒之後，他便告我以近年來地方上的種種情形，而舊同學胡惠人前幾年逝世的消息，也於此時傳入耳鼓。同時他更極力發揮他的命運說與享福觀，而主張到了中年以後，便當安居故鄉，詩酒自娛，不應再勞碌奔波，自尋苦惱。

他的主張也許是有爲而發；可是我的友朋中，在他這樣年紀有他這樣主張而且實行的人，在內地很非少數。我的行動與性情，在他們看來自然太孩子氣，就是我自己也覺得與他們相去太遠。然而中華民族的少壯分子竟這樣容易衰老，又豈是中國前

途之福！

這實在是一個可以研究的社會問題。

(註一) 秋冬河水乾涸以木柱若干對釘入水中，支木板若干幅，以便行人通過。

## 上墳

飯前後都去看過父親，他的病似乎更有起色，午餐也會吃過碗多飯，和一些雞湯；

飯前更會睡了一會。他要我飯後略事休息，預備下

午去母親墳上祭奠。

焚

因為彭君不會他去，所以飯後也不能休息。三

紙點鐘的時候，繼母着侍女預備酒肴香燭錢紙，由姑

母陪同我去周家園墳山上去祭奠。彭君因要與我

錢

談話，也一同前去。

周家園是我家對河西南約三里的小阜，為我



族祖塋所在。平時除去清明祭掃而外，非遇年節是不去祭奠的。今日因爲我七年不會歸家，母親死後，我不會上過她的墳墓，所以父親特命姑母引導我前去。

我家五代以內的祖先墳墓，都立有碑碣，母親因爲逝世未久，父親相信堪輿者山向未空之言，所以還未築墓堂。姑母引我至母親墓前，燒香奠酒，並大呼我母之名而告以我之歸來。我驟見其墓卽淚落如雨，及聞姑母之言而更號陶大哭。我的哭泣不會有所預期，更不會想及她對於我的劬勞之恩；我只因我不能重見她的面容而感覺悲慟而已！

母親是一位極精幹的女子，她的性情很強烈，意志極堅毅，她的聰明和決斷力遠在一般男子之上；她治事有條理，治家有計算；所以我的家庭因她而中興，我的學業因她而促成。

因她賦性剛強，又受時代的限制，不會受過正式的教育。所以她的言行常爲矜勝的俗尙所拘束，不能順適時代潮流，不能體諒青年心理；而我在少年期中，學養欠缺，又不能理解其內心的慈愛，遂致我二十歲以後，我們因思想上之衝突，每每發生爭端，以

至感情破裂。然而我未滿五歲能進學校，以及我之能有今日，却完全是由於她有意無意之間所造就的。我常常說：我的剛直的性格，率性的行徑，倘不是她於我幼年時給以嚴格的訓練，少年時給予多方的磨折，無論在學業上或行爲上，我絕不會有今日的結果。可是在七年前，她的性格，我不能瞭解，她的言行，我不能體驗，所以七年前我歸家八日，仍然是彼此爭執。及十四年春，我在成都遇險，始於人生的崎嶇道中，回憶及她的深切的慈愛。十四年夏季，到南京而後，即常常想回到故鄉，把我對於人生所得的體驗，對於她所有的瞭解，一一向她傾訴，以贖我十餘年來的愆戾；可是事實的枷鎖，竟桎梏得我不能如願以償。今日能到故鄉，可以向她當面傾訴，而她又早離我而去，只剩下一堆黃土，供我作痛自愧悔的對象！我除去將七年來蘊藏於心的內媿藉痛哭發洩而外，更何能起已死之母親，向之深深懺悔！

姑母及彭君見我痛哭，極力在旁勸慰，而我的哭聲則反因他們的勸慰而更加大。他們見無辦法，乃站在旁邊靜候，直等我聲嘶淚止之後，始引導我至叔父及祖父母的墓前祭奠。祭畢歸來，已是五時餘了。

## 陪病

歸家後，父親與我商量明年爲母親掩墳（註一）的事情，謂明年夏，山向大吉，非動工不可；並告以種種工程上之計劃。我對於工程既屬外行，且在事實上亦不能照顧，乃請父親一手辦理，我只在經濟上負責任，父親亦欣然允諾。

當我們談話時，外面來的客人很多：他們差不多全是由桐木溪趕場回來的，除了本鄉父老而外，還有十里以外的鄉長。他們之中，我當然只能認得什一，就是父親也不能完全認識：他們之來，自然是關心父親的病，同時也是要「瞻望」我這久在外面的，所以今日不期而集者比平常多好幾倍——據父親說：自他病後，每逢場期的傍晚，總有一兩桌人吃飯，今晚則有三四十人，但因鍋小碗少，吃飯的還不過兩桌多——我見着他們，很不容易尋得適當的話去應酬，幸有繼母姑母及近族的人在旁照料，尙不至於怎樣侷促。

天黑了，遠近的人都漸漸歸去了。剩下近鄰的二十餘人，則聚集於父親的臥室內

外，把我們圍得水洩不通。我在一燈如豆的弱光之下，與父親隨便閑談，而外面的問語，則不時要來打斷我們的話機。他們所問的，除去家常瑣事而外，最重要的是我現在作什麼官。

讀書與作官，在故鄉人看來，是一種必然的因果。我在故鄉中，算是讀書最久的——我在學校整整生活了二十年——而離開故鄉在外面生活又如斯之久，在他們的心目中至少總是一個五品銜——就是現在世界大變，至少也應當是一個洋翰林，或一個什麼委員或主席。不料我據實說來，只是一位書店的夥計，實在太出乎他們的理想以外的了，所以許多年長的都隱約表示不滿之感：以爲我故意要這樣說，爲拒絕親戚故舊前去謀事。甚至有一位長者，知道我不會引用一個鄉黨親族而高聲地說：

『你連「一人成佛，雞犬升天」的古話都不記得了！像你這樣在外面「幹大事」與我們鄉黨鄰里，親戚故舊有什麼相干，以後誰還盼望地方上出腳色！』（註二）

這幾句話是我國歷史的「親故主義」的結晶，他的時代決定了他的觀點，我當然無法與之辯論。所幸父親在旁邊說了一句：『他未嘗不知道，但是現在很難辦，』算

把這團解了。

我覺得父親這小小的臥室，不應有這許多人，致使空氣不潔；更不應有許多人在那裏說話，鬧得病人不安，幾次請他們回去安睡，他們都說，現在大家都很空閑而且機會難得，應當陪着病人久坐坐，多談談。

這樣的陪病，實在使我詫異。直到十一時而後，他們始漸漸散去。據父親說：就是平常也是如此，不過今夜的人數較多罷了。——幸而父親的病是屬外科的；否則真不知要「伊於胡底」了！

陪病的客人散去而後，我與父親匆匆商定明日的事務，便也告別父親就寢了！

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故鄉

（註一）將墓以石圍之及建立墓碑之總稱。

（註二）人材之稱。

## 父親竟起來坐着了



因為昨夜的疲勞，一直睡到七時半方醒。

正在披衣的時候，老友黃復強遣人來請吃早餐。

黃君及彭君以及胡惠人君都是我幼時的同學，而且我們四人是我們鄉裏僅有的「讀書人」，所以在私交上都很好。當民國元二年間，因為婚姻問題，母親斷絕我的經濟供給，我在高等師範求學的費用，很得他們的幫助。六年而後，我謀食異地，歸家的日子很少，很難有機會晤談，就是彼此的消息，也只有在「家書」中附帶轉知，而少書信的往還。可是總角的交好，每因憶起兒時的生活而聯帶浮現眼前。所以此次歸來，見過父親而後，最先要見的就是他們。

彭君昨日見到了，胡君則因病逝世了！昨日聽得黃君回故鄉——黃君祖居我鄉對河下十餘里之桐油林，至乃父始移居我鄉——收租去了，以為此次不能見面，心殊快快。不料他今日竟遣人來請我吃飯，殊出我意料之外，我的愉快自然是不可言喻的！可是還有使我更愉快的事，就是父親竟起來坐着了！

我走出臥室，看見父親坐在火堂旁邊的長櫈上；雖然墊着棉絮，靠在桌傍，但精神

煥發，除去瘦弱而外，並看不出什麼病容。我驟見之下，幾疑是一種幻境，及與之談話之後，始悉他的瘡口確已收小許多，除去略癢而外，並無任何痛苦；而精神上的安舒，和睡眠的充足，更爲多少年來所未有，所以他七時醒後，一定要起來坐着。——這實是我夢想不到的愉快事！

盥洗之後，就隨着黃君所遣來的人同去黃君處。黃君住在上劉家渡，離我家五里許。從我家出發，經過約一里的田隴，再轉入石板所鋪的大道至文昌亭而入中劉家渡——我家居下劉家渡——胡君舊居的大院及其竹林，依然矗立道旁，而其主人則已久辭人世，迴首前塵，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再進里許，彭君住所遠立道左，又里許即爲黃君的家。

在途中，看見以人工灌田的水車，看見以牛耕地的犁耙。這些農具，在別處，當這秋



水 車

深的時候，是不會運用的，但在我的故鄉，却正是應用的時節：在別處所謂農忙，只有春耕、夏種、秋收的三事，在故鄉，到秋天，除去稻的收穫而外，同時要播蕎麥的種子，所以農家到此時比平常更忙，——有時因為要趕天氣，每於月光下終夜耕種。

### 『不料今日還能看見老弟！』

到黃君家，他和他的老母都出來迎接。

七年前，我曾在他家見過他們；那時復強固然還是翩翩年少；就是他的老母也還是一位頭髮斑白的婦人；現在，她的頭髮固然白如霜雪，很現龍鍾的神態，就是復強，也有點不像中年。他們接待我進茶堂坐下，復強第一句話是：



耕 秋

『不料今日還能看見老弟！』

他的感慨引出我無限的淒涼，我竟不知所對。他繼續地說：

『七年前，我們別後，信息少通。你的生活情形我雖不能詳悉，但從令尊及從外邊回來的朋友口中，知道你是鵬程萬里，一天一天地上昇；我呢？株守故鄉，不獨無善可告，而且因為時運不濟，幾年來都在顛簸的風濤中過生活：前年入獄幾至家破，去年大病幾至人亡。得着祖宗的保佑，朋友的救濟，雖然留下了生命，但我生平所惡的鴉片煙竟將我的鮮血變為紫膏。你看！我從前的肌肉是如何飽滿，現在又是怎樣枯渴！』

我正要乘他語歇時予以安慰，但他不待我啓齒，便又續說：

『我們交情最好的髻齡同學，只有老弟和松年、惠人及我四人，現在惠人死了，松年竟至和我斷絕往來。你想！我昨日聽得你回來的消息，是怎樣地高興！所以我露夜趕回，囑家人預備早餐，準備和你暢談一日，我想你一定會允許我的！』

他這熱情，激盪得我幾至流淚。我的心願，豈獨暢談一日，就是十日也是求之不得。然而事實不容許我：早餐後，我必得去探望岳父岳母，不獨不能暢談一日，連數小時也

不可能。我不能欺騙他，終於把我今日所要作的事告訴他。

他聽了不禁長嘆一聲，他的母親更誠懇地留我多住幾天，同時更細述她近年來的種種遭遇，我也便乘機談談我途中的情形。我們的緊張情緒也漸漸地弛緩了！

餐時有松年之弟松齡及復強的長子同席。松齡現任鄉立小學校長，對於現在外省教育情形頗多垂詢。飯後正復強過癮之時，承他邀入臥室，對臥閑談，無非家常瑣事。未一刻，父親所派的轎夫攜轎子及禮物到來，遂辭別起行，直赴大門坡岳父家。

大門坡離我家十二三里，在龍王江村之上。由復強家中起行，經過我鄉至高門溪沿河而上。因為上年大水，道路多被洪水冲壞，乘轎比步行還困難，但因前日疲勞過度，不能再為長途的跋涉，只有在轎子不易通過時下轎步行。途中的景物，雖然與前夜歸家時所見者有異，但除去蕭條的氣象而外，所有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生活仍與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前者無別。但轎子給予老百姓的觀感却大大地不同。

## 布蓬轎等於飛機

今早坐上轎，便忽然由「九一八」的國難而聯想到飛機，更由飛機聯想到布蓬轎，且聯想到布蓬轎等於飛機。布蓬轎和飛機，不論在形式上，構造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是其為交通的工具，乃至於其為主要的交通工具則一。譬如說：在現代的工商業社會中，所有汽車電車等交通工具，逐漸不為閩人所運用，所謂有地位者，要遠行得乘飛機；更有地位者，且得自備飛機；而內地的農村中的騾馬小車等交通工具，也不為閩人所運用，有地位者出門要乘布蓬轎，更有地位者，且必自備布蓬轎。在上海南京北平可以有無自備飛機，覘其人之位尊金多與否，在鄉下則可以有無自備布蓬轎為標準。所以我的結論是布蓬轎等於飛機。

我今日坐的正是布蓬轎，可是不是自備的，而是父親向繼母的親戚家中借來的。這猶之現在「時人」界中的所謂「窮大老」為着「辦差事」向人借自備飛機以壯行色一般。我今日的目的是「探親」坐轎是因為前日疲勞過度，當然無所謂「地位」更無所謂「差事」也不一定需要乘布蓬轎，可是事實上我所乘的確是布蓬轎，而這布蓬轎竟使「老百姓」把我儕於「要人」之列！

## 『都以為是派捐的委員又來了！』

從高門溪以上是順着激竇的通衢沿江濱而行，在經過冷水溪的小市鎮及許多小村落的時候，布蓬轎雖然也會受人注意，但不過被視為過路的貴客而已，並不會引起他們的驚懼。至冷水溪渡河沿山邊上行五里至龍王江村，途中全無人煙。偶然遇着一二樵夫或行人，他們對於「布蓬轎」都側目而視，甚至於遠遠避匿山中。到龍王江村，這「布蓬轎」不獨驚動路人，幾至於擾及全村。

我們舒姓聚族而居，在龍王江村的只有三四十戶，二三百人，因為僻處山中，平常除去本村附近的人們往來而外，是很少有他鄉人，尤其是少有坐「布蓬轎」的人進去的。這裏的居民都是以農為業，雖然也有所謂「讀書人」，但至多也不過能寫得賣契借據而已，一旦遇着什麼地方所不能解決而要到城裏去興訟，全鄉的人都不能寫狀紙，更不敢見官；就是遇着他鄉流氓去打油火，（註一）也無人應付而至壯丁逃避，全鄉恐慌。所以他們最怕見外鄉人，尤其怕見外鄉的長褂子。（註二）

平時從龍王江去大門坡是沿村對面的小溪濱上山去，不必走入村中。現在因爲上年大水，將溪濱的道路沖毀，不得不從村中經過。當我轎子在村對面的山坳上（離村約四分之一里）便爲村人發見，而有許多人站在對面的一家地場（註三）上眺望，等我們將近溪濱時，眺望的人愈多，男女老少，看來總有四五十。及我們涉溪直向村中走去，則壯年與少女孩子們均散去，只剩下幾位年長的婦女。及村中的狗圍着我們作狂吠時，則地場中寂無一人，只在窗口中見幾個人頭而已。

我的初意，本打算先去省視岳父母，回來再訪族中的前輩。因爲上述的情形，太使我想像不出其所以然，乃囑轎夫將轎子停放路旁，一人走向方纔聚集多人眺望的某堂祖家中。

當我進屋的時候，除去羣狗的吠聲而外，只有羣雞逃奔聲，屋中寂無音響。我在大門外，明明看見某堂祖露頭於窗口探望，入室亦形影不見。走入客堂，大聲叫喚，並將我的名字說出，他始匆匆從外面走入，一見面便握着我的雙手說：

『啊！原來是你！昨日我們就知道你已回來，本打算過幾天去接你，但絕不料你今



日就來了，所以大家見布蓬轎，都以爲是派捐的委員又來了！」

他一面叫出家中的老小相見，一面遣人至各家報告消息。不一刻，各家的男女老少都集攏來圍着我，向我問長問短。他則很興奮的向大眾說：

「現在好了，新城回來了，以後有什麼委員來，我們都不怕了！」

他是一位年逾五十鬚髮斑白的長者，是本村的領袖。這話是封建遺風的表白，也是被壓迫至極的呼聲。在歷史上，地方上之所謂「讀書人」大都都可歸入紳士之列，按照「紳與官通」的遺俗，所謂紳士，又大概是與官通聲氣以謀共同壓迫老百姓的。而在老百姓看來，與其被別地的紳士串通官來壓迫，不如被本地紳士直接會同官來壓迫之有體面，所以對於本地「讀書人」之能與官通聲氣者，總是恭維無所不至，依賴亦無所不至。他本着這種意識，以爲我在外面生活多年，必定與「當代名公」是「有往來」的，（註四）必定是與官通聲氣的。所以看見我歸來，遂不期而發出上面的歡聲。

時代過去了，現在的官當然不是從前的官，現在的我更不是從前的所謂讀書人；

而況我有職務在身，絕不能久羈故鄉。雖然明知我如實說出，要使他以及其他的長者大大地失望，然而我絕不能自欺欺人，終於把我所要說的向他們說了。

他們自然是失望，堂祖則更現忿怒之色，以爲一個在外面幹事情的人，對於家族毫無一點幫助，未免令人灰心。

我正在向他解釋時，一位年近五十的堂叔某，從人衆中走到我們面前，向我說明近年來「上頭」什麼什麼凌虐鄉民，搜刮不厭的種種困苦；並謂因爲地方上無人，被派的捐稅，往往比別處的重，而一不如意，更令吃官司，以至於家敗人亡。所以常常希望我回家替地方上做點事情。

他們所說的大概是實情，他們對於我的期望，也不算過分。可是事實限制我不能替他們效勞，我除抱歉以外，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坐未半時，我即告辭；但他倆堅請我至內室再坐一會，過口癮（註五）再走，我以無癮可過堅辭，他們乃代召轎夫將轎子擡至門口，親送我上轎。

十二時一刻到岳父家。

岳父在昨晚，即於桐木溪趕場回去的人的口中得着我前晚到家的消息，預料我今天一定會去省視的，所以清早起來，就不時在大門外探望；岳母於昨晚得着消息後，竟至喜得一夜不眠。

（註一）敲詐之稱。

（註二）讀書人之別稱。

（註三）屋外之空坪，秋收時供晒穀之用，平時爲家人遊散之地。

（註四）有交誼之謂。

（註五）吸鴉片烟之稱。

### 子孫主義與天命主義

岳父六十七歲，岳母已七十七歲。他們有兩兒兩女，孫兒女八，曾孫兒女五。若把兒媳、孫媳、女婿、孫女婿及外甥等加入，一共總有五十餘人。倘使大家住在一起，可以成一個小小村落。若是相聚一堂，呼爺叫媽，牽子抱孫，凡家族中所有的形象，時代中所有的

人物，都可集於斗室之中，倒也是一種奇觀。只可惜我們遠在異鄉，不能於年節爲二老湊熱鬧。

岳父六十七歲，卽已四代同居，若是長曾孫不殤，現在已有十二歲，再四五年便要生子女，他一定抱得到第五代的玄孫：這在我們都市的「現代人」不獨是事實上辦不到，就是想像上也不易想得到。但在他們却視爲極平常而極應該的事。

就經濟能力講，他們本不必要這許多子孫，但他們本其子孫主義的觀點以爲多子多孫是人間最光榮的事，而且他們相信「天生無糧之人」以爲一個孩子既然而由天賦以生命，必有可以生存之道：所以他不怕子女多，同時更要設法使他們早婚。

近來因爲一般經濟衰落的影响，也使他們感到生存之不易：然而有天命主義作信仰的中心，物質的事實，還不能搖動其信念，變更其行動。所以他們對於我都以不會抱孫爲憾，同時並希望我們再生半打以上的孩子。

他們雖然有許多子孫在面前，但對於菊及我和孩子們仍然時時繫念。他們已有十五年不見菊，更不會見過孩子們的形影，可是他們的心影之中，却永久空着一個很

重大的位置備我們佔據。我每次歸去，他們都再三諄囑：『下一次一定要全家回來，』說及孩子們的生活，更是笑逐顏開。——岳母也許因爲是女流或年齡過老之故，對於女兒及外甥更加眷愛，她想念他們常常至於哭泣。想念至於無辦法的時候，便把我們前八年寄回的全家照片從枕底下取出來看看。想像照片上的女兒女婿以及三個孩子都在那裏活躍，而且在那裏回話。

她現在是風燭殘年，而且多病，自以爲是「過得年插不得田（註一）的，」所以講到菊，便想到不能再見她而大哭。今日當我進門時，她哽咽地問一句「菊兒何以不回來，」便木立不動，淚落如雨；我扶她進房坐下，半響不能再發一言。岳父也黯然無語，我更想不出話來說。幸得大嫂帶着她的孫兒孫女們來相見，始把我們沉鬱的氛圍氣打開。

我們正在漫談家常，大哥二哥和姪兒們都由田間回來了。相見之下，彼此驚喜地互道了別後的種種；而孩子們成了大人，他倆和我將逐漸老去，更使我感慨萬端。岳父看出我的心緒，乃大述我們兒時的故事。他的話沒講完，大嫂預先準備好的午餐已上

桌了。

吃飯時，只有岳父岳母和兩位哥哥。孩子們除去大哥的一個長孫，其餘都不在內。——就是作了祖母的大嫂，也只在旁邊照料，未曾入席。這是他們尊重我的地方，也是鄉間「女子和少年不與長者同席」的習慣。

大哥們知道我明早必定返家，特別犧牲半天工作，陪我談天。到夜間，他們更邀集村裏的長者來陪談——這村一共只有十數家，只有二三戶姓姚，餘俱賀姓——岳父的茶堂中、煙牀上，都圍滿了人。他們所問的大概是關於「外面」和家常的問題，我所答的，也不出乎昨日在父親家裏所說的。這裏就不再一一詳記了！

（註一）春季種秧稱插田，意謂過得冬季過不得春季也。

## 二十三年前的病榻生活

岳母因為年老，夜間睡着的時間很少：她於天明時即起來料理家事，囑孫兒輩殺雞備飯。我以昨夜的疲勞，本可以久睡幾時，但為岳母們起作的聲音鬧醒而後，所有十

數年二十年前的往事，都時斷時續地現於腦海之中。而二十三年前的病榻生活，更強烈地浮動，使我不能安眠。

那是一九〇八年的正月。

母親於一九〇五年爲我訂婚以後，岳父母常常要我去他們家裏來往。但是照鄉下的習慣，非有重大事故，未婚的女婿是不輕易向岳家行頭回（註一）的。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內兄結婚，岳家全書（註二）相招，我乃隨着父親前去。爲着是新上門的女婿，我獨住岳家一個多月，直到過小年（註三）後，始遵着當地的風俗，由岳家備辦禮物，遣人送回。

未婚的女婿既經行過頭回之後，每逢年節都得去拜年拜節。所以回家不到十日，便又於翌年四月四日爲岳家的上賓了。

因爲從前曾經住過一月餘，對於岳家的情形，一切都很熟悉，就是菊，也不如從前那般老鼠見貓（註四）地避匿。加之有許多同輩的親戚可以共同遊戲，比在家中過孤獨生活來得舒適。所以此次重到岳家，精神上固然感到愉快，身體也很健壯。不料到了

十日的下午，在對壩的岳叔家中吃過晚飯之後，便忽然感着不適，一連三日，熱度繼續大增，而至於大發囈語，時時刻刻說着他們不懂的洋派話。（註五）此三日中，岳父母爲延醫、求神、問卜，忙得晝夜不眠，菊則暗中哭泣。母親也於聽得消息之後，爲鍾愛獨子之故，不顧什麼禮節而於第三日的漏夜趕到了。

這一夜，不獨忙亂母親及岳家的一家人，就是鄰近的鄉村，也感着一種擾動，而紛紛議論着菊的八字不好。

第四日由當地所謂名醫的黃大夫證明是痘症，大家驚懸的心漸漸安定，菊的八字也漸漸地好起來了。第四日以後，果然週身發疱，漸漸生膿、結痂、脫痂，我的一個月時間，也就在臥室與客堂之間過去了！

當初因爲病未去身，每日除了飲食睡眠而外，有岳父講講他在常德津市各地經商的故事，岳母及母親的溫語撫慰，內兄們的陪伴，似乎也不感到什麼寂寞。二十日以後，母親歸家去了，岳父的故事也漸漸講完，岳母的溫語也不能源源不絕，內兄們忙着務農，更少餘暇相伴，而我已能自由行動，只爲「不可以風」限制着不能出去，使我焦



急異常，時時刻刻眇着要回家，要上學。岳母想不出慰留的好方法，便着姨妹及嫂子來陪伴，但是還不能使我安心。最後菊出來料理一切，始能繫留着我到二月初方歸家。

在當時當地，非童養媳的未婚夫妻能互相見面，已足使人駭怪，而未婚夫的一切由未婚妻照料，尤爲冒天下之大不韙。所以我們的行動，竟驚動了許多鄉鄰，給他們平添了許多談話資料，甚至勞他們親自過訪；好在我是「洋學生」，岳父以「開通」著名，也就「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地過去了。可是我們結婚後多少年來，都不時憶及此事以爲笑談的資料。今日我得再在二十三年前的舊榻上，回味着二十三年前的往事，當然是要感到興奮而不能安睡了。

（註一）第一次進親戚家之謂；行讀如恆。

（註二）請闔家參禮，以紅紙訂成書本的請帖。

（註三）臘月二十四日稱小年，三十日稱大年。

（註四）未婚妻怕見未婚夫的比喻。

（註五）鄉下稱新式學堂爲洋學堂，學生爲洋學生，新名詞爲洋派話。

## 『不知道我們今生還能再見嗎！』

七時我起身，岳父也跟着起來了！

八時半，父親遣去接我的轎夫已到。這雖然是昨日預定的辦法，但他們之來，却給岳父尤其是岳母以一種無形的傷感。岳父於他們進屋時，一面打招呼，一面催岳母速備飯，同時更要我到煙牀上去躺躺。當我躺下去時，他坐在牀沿上收拾煙槍，正在將完未完之際，忽然將槍豎在膝上，俯着頭發出一聲長嘆說：

『不知道我們今生還能相見嗎！』

這句話表示着無窮的辛酸，藏蓄着無限的深意，現在的你，也許還不能體驗及此吧！

生與死是支配人生的必然因果律，有了生誰也不能逃避死。可是有生以後，誰都期望着不死。

永生的期望，誰也知道只是一種期望而已；可是因爲人世間的種種關係，不能驟

然截斷，誰也不能忽然而死；於是老年人的依戀心情與日俱增，宗教家的靈魂永生說乘機而起。

岳父今年六十七歲了，雖然平時自命豁達，自謂能看破一切，然而他是有情者，對於我們的期待又如此之殷，當這多年不見，甫見又別的時候，如何能不生依戀之感，不發慘痛之音？

我雖然能體驗着他的心情，但一時也想不着適當的語言來安慰他，竟至彼此默然無言，不期而同將視線集中於煙燈中的火光。適逢岳母進來拿壁上掛着的臘肉，岳父起而相助，我們這悽苦的沉寂始為破除。

『我現在已經好了！』

九時半早餐後，我在兩老的淚眼中起程歸家了。十二時到家，家人正在午餐，父親也在正屋的茶堂和大家一道吃飯。他見着我，便說：

『你回來得正好，上海有電報來了！』

他一面從口袋中拿電報給我，一面囑侍女爲我備碗筷添飯，當我坐下時，他以很愉快的神情告我昨夜的病情。說他昨夜睡得很好，今早起來，便想到外面走走，扶着繼母下牀，果然能行動自如。這不獨在我，就是他，也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情。

可是，我到家不及三日，此三日中，和他相處的時間還不過一日多一點，而這無情的電報，又要將他的愛子叫去，他心頭的苦悶自然是難以言語形容。但是他的理智絕不能讓他的感情自由表現。所以我坐在旁邊正在閱着電報的時候，他又若有意若無意地說出這樣一句話：

『我現在已經好了！』

他的病確是好了許多，但是，他這句話在故鄉的語氣看來，是表示完全痊癒的意思，則事實上尙不會達到這種程度。這事實我知道，他亦未嘗不知道。他爲此言，蓋爲明明看見電報上的「要事速歸」四字，特藉此以安慰我的心。他的用意，我深知之，但是我不能將我所體驗到的事情向他說明。只有忍着苦悶，外表現着歡愉的神態，若無其事地回答說：

『是的！這是外病，只要能行走，病已算完全好了，以後只要多養息就是。』

『我曉得病是已經完全好了。再過幾天就會完全復原的。上海既有電報來，你還是明天動身罷！』他接着說。

『我——我想再留住幾天不要緊；上海的事情，我已托得有人照料，遲去幾天不要緊。』我這樣說。

繼母和轎夫們都贊成我多住幾天。惟有父親不以為然。他向他們說：

『你們曉得什麼！他對於公司負了多大的責任，豈能和我們閑坐無事的鄉下人打比。而且還有孩子們在那裏，現在時局又不好。上海既有電報來，必定有要緊的事情等他去辦。你們要知道：他雖然到家只有三天，但路上已費去十幾天，回去又要十幾天。等他到上海已經費了一個月。你們想想，一個月裏面，要攔了多少事情。所以昨晚，我便替他計算日子，預定他明後兩天要動身回上海。今日上午得着電報，看看日子，（註一）更決定要他明日動身。所以上午催着大姑母趕快回她家給他預備明天的午飯。』

稍間，他又說：

「我現在已經好了！留着他在家裏，徒誤他的事，於我有什麼益處！」

他於是囑咐侍女明天早起預備早飯，約定轎夫明天早來，並囑繼母將她要帶給孩子們的東西，都趁早預備好。

我本想再住幾天，但看到他這樣的堅決，且想到終於不能不離開他的種種，便不敢多事遷延，使他精神上多受痛苦，即立接受他的意見，決定明日起行返滬。

（註一）選擇吉日之謂。

## 焚券與探產

飯後，大家散去，獨我和父親對坐茶堂之中。他以為我此次去後，不知何時方能再回，所以將他心中認為重要的種種家事如田產帳目等等都詳細告我，且命繼母將收藏據契據的一隻小盒取出放在前面，由他親手一一翻給我看，要我記住，便將來有問題時，我可自行清理；同時，他並檢出一包借據，說這些債戶大概是很窮的，要他們償還很不容易，有的因為年荒世亂，甚至連人也已死去。我們現在既然還可以過去，這些債

也可以不要了，所以決定今日焚去，以爲子孫積德。我對於財產，本來不感興趣，而且在很小的時候，受了「好兒不要爺田莊，好女不要娘嫁粧」的傳說的影響，便立志不要祖宗的產業，所以我對於他所指示我的種種契據，雖然也會翻閱一次，但其中的內容，實在不會印入我的腦中，就是項目也記不清楚。——內地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所謂財產，也不過幾畝薄田，所值有限得很。——他要焚燬債券，我更是贊成。他提議之後，我便替他點火，在火堂（註二）中付之一炬。

他更將家譜和前幾年做道場的經簿（註一）給我看，要我記着祖先的生卒日期和族中排行的次第，以便在外爲祖宗立牌位，爲兒孫取名字。我都是一一答應。——可是，你知道，孩子們都是以所生之地爲名，祖先牌位更是沒有啊！

他將種種文字上的東西給我看畢之後，並囑鄉間的堂叔祖引導我去屋後的田園和河旁的沙



優美 的 田 園

洲——七年前這沙洲原在河西，近始移到河東，該洲係吾族故業，廣數千畝，但可耕之熟地不過數百畝。——中探望產業。雖然費了兩小時的工夫，由叔祖指點着我以種境界址，種種名目；但是除去柑橘園的黃果纍纍，沙洲上的柳葉青青，河坎下的流水潺潺，其他的一切，我都似聞如未聞，見如未見。然而在這一行中，却有兩個綜合的概念，使我永久不能忘去。那便是父親的勤勞，和田園的優美。

（註一）做道場關亡用之簿冊，內載死者生卒年月及子孫名錄。

（註二）臥室外客房燒火之所：將地板鑿一方約二尺之洞，四邊以石圍之，中間燒火以備取煖。

## 二十三年前的論文

返家，父親已進房睡着，我不去擾他，即在茶堂小坐。因為看見壁上懸着孩子們的相片，忽然憶及我自己兒童時代的學校生活，乃走進書房，將兒時所讀的書籍隨便翻閱。則十三四歲時所點閱之了凡綱鑑全部及在小學時所抄之筆記數十種，作文數冊，



均保存於一櫥之中。

書櫥之上還有一冊殘闕的日記，時間自一九一〇年七月至十二月。斯年的暑假，我因鬧革命（？）而被縣立高小開除學籍，那時正在縣立自治研究所肄業，日記中所載的，除去關於學校生活的情形而外，大抵爲朋友往來，閱讀課外書籍及習字習樂諸事。在音樂方面，那時曾習過月琴簫笛，習字而外，兼及刻字，書籍則常讀者爲列國志、聊齋、了凡綱鑑、黃帝魂、新民叢報、曾文正全集等；關於修養方面，也很注意，日記中常常蓋有大小圖章，則爲當日作事說話有錯，後當力改的符號：這大概是受了曾文正全集的影響罷。

抄本大概爲小學時各科課文及筆記，其中有一小冊專記鄉間塾師及同學姓名。到現在，那些同學，固然不知去向，就是業師，也已不相聞問了。

兩冊作文，一係十五歲時在鄺梁書院讀了凡綱鑑時課卷；一係十六歲時在縣立高小時課卷。每冊都祇有十幾篇文章。當時私塾是每月作文六次，小學是每週一次。全年的課卷，當然不止這幾篇；大概每年總還有一本或兩本是被遺失的。第一冊中的一

篇是我不時想及的。這就是讀綱鑑時的范縝著神滅論，我且把這篇原文錄下：

### 范縝著神滅論

甚矣，風俗之易於移人也！蓋真理未明，世俗人之立說者，往往因衆口而相唱和，故後之世，雖有特識，亦不敢違衆論而獨斷。況衆論紛集，久之亦難免污染之虞。奚有處流俗之中而獨出流俗之外哉！余嘗讀史至齊范縝著神滅論，未嘗不以其見理超也。彼後世無識之人，反以賊教謗之，過矣！夫神者心也，心正卽神靈，豈有塑此木偶而神卽附之耶！况世所敬之神，亦不過往古正心之人耳。其人心正，而後人塑像嘗祀，爲禮拜以示不忘耳。豈果有神靈以施爲乎！且人由氣化生，卽有神施爲，死既年代湮遠，則神已消滅矣。豈以後人塑木偶而神輒靈乎！如神果不滅而靈，則梁武不致餓死，楚王英不致誅夷，而狄仁傑胡穎當不令終也。後世染俗甚深，不驗厥理，而反以之愚黔首，何世人之久醉而不醒也！彼范縝獨超然物外，不染俗塵，於八友之中，特表異見，深識形神之理，爲當世之俊傑，真吾人之先知先覺也。獨恨當世藐不加察，公不見旌，論未行而太原王琰著論謗公，致令天下之人心陷溺未已，而公

之特見無聞：此雖公之不幸，亦蒼生之不幸也。吾故表而出之，以旌公之識見拔萃，而伸吾之素志云爾。

這篇文章，在現在看來，自然是空疏幼稚得可笑，但是在東萊博議和論說入門正被一般人視為文章宗範的二十三年前，這種文章也還可以過去。我今日錄出此文，並非要表現當時的教育情形；只因我在二十三年前曾為不信神受譴責——我因讀范縝神滅論不信神此文即當時的讀後感，後來為着當地南嶽菩薩不靈而為檄討之，業師某曾大加斥責。此事在我和教育中曾詳說及——多少年來，都有意無意地回憶及之。今日偶然見到，陡起了敝帚自珍之念，錄給你看，或者還可藉此以引起你兒時的回憶也未可知。

## 陪別

我正在隨意翻閱書籍的時候，侍女走來謂父親要我過去。我走進他的臥室，他正預備起身下牀。我扶他到茶堂坐着，他問我探望產業的情形，以及發展產業的意見，我

本無意見可說，縱有也只有勸他不置產業；但是這絕不能對他明說，故祇有唯唯否否地順着他的意思作答而已。

我們談話未久，晚飯即已備好。父親因我準備明日起行，所以今晚又以肥雞臘肉餉我。用飯時，他雖然帶着笑容說了許多吉利語，祝我事事如意，兒女昌盛，但提到我們不能歸家守業，便又嗒然若喪。我爲避免增加他的愁苦計，便將孩子們日常生活中可資笑樂的情形告訴他。可是他於歡笑之後乃至歡笑之際，常常表現悽苦的面容。

飯後，天已黑，鄉鄰的父老，知道我明日將行，又來陪別。而遠在十數里外的某嬸，也於飯後趕到。

陪別，在他們是一種盛意：他們以爲我是很不容易見面的，今當將別的時候，特意抽出工夫來多和我談談；不獨表示對於我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也是父親的面子。可是，他們這厚意，實在不容易領受：人聲嘈雜，有妨病人且不說，而嘈雜之後的沉默却更難受。這是說：他們抓着一個問題開始發問，便大家將其心中所蓄的一切和盤托出，使你答不勝答，若是有一位長者，覺得某種話是出乎他們的常識之外而有不當說的暗示

以後，便又每每很久不聞一字。在這沉默的時候，我每勸他們回去就寢，他們總回答說：『難得的，陪你多坐坐。』一直到十一時半，他們方散去。

他們散後，我本想和父親再談談家常，可是那位嬸嬸，似乎看到房間裏空氣太沉寂，乃大開其話篋，而這長那短地說個不休。不得已，只好一面與之應酬，一面檢點行李。直至十二時後，方扶父親就寢。

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故鄉

## 又匆匆走上我的旅程

今日又從老父的淚眼中，匆匆走上我的旅程了！

昨晚因為客人的喧擾，我倆不曾直接談過多少話。今晨三時還未曾到，就聽得我的臥室外有人行走。我從腳步的聲音中，明知道是父親起來了，但我不願在此時和他談話，增加他的疲勞，所以我不作聲。他在室外徘徊了幾次，終於叫我起來。我穿好衣服，取鏡一看，還只有三點七分。

我們昨天晚上牀已經十二時半了。我雖然不會睡得安適，但二時以前尚糊糊塗塗

睡了一覺。父親呢？我從他那興奮而又倦眼惺忪的神態推想起來，恐怕完全不會合眼。我起來，他正坐在茶堂的上面，俯首對着火堂的火若有所思。我問他何以這樣起得早，他說雞已叫過，照常應當起來，並不算早。實則報曉的雞聲，到此刻我還不會聽得。

昨晚臨睡時，似乎有許多未盡的話要留待今早再向老父詳詳細細地說。不料對面坐下，又找不着什麼有系統的東西來說。當我們正談到一些零碎家常的時候，那位好說話的嬌嬌，又從隔壁房間匆匆地起來，匆匆地加入，把我們很難引起的如絲如縷的話路打斷，同時更鼓其如簧的舌，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下去，反而弄得我倆開口不成。我看得父親那種萬般衷情無法訴的苦惱情形，我恨她至於極點，我屢次說時間太早，請她安睡，她不獨不理，而且要說：『這是難得陪你的。』我無法，我明告她我倆有話要說，她始稍稍住口，但終不曾離開我們半步。所以我倆雖對坐幾小時，但要說的話，好似還完全未曾說到一句的一般。

## 『不要望念我』

五時半，飯已備好，伙子們也都來了。我因為連日疲勞過度，不想吃飯，父親則以為路上風塵僕僕，非吃一點不可，而且叫人添飯陪我吃。飯吃完，天還未明，我們相對又默然無言。他於無可如何之中，尋得一句話：

『你這回去上海要安心作事，不要望念我，我病已好。』

話沒說完，他已哭不成聲了。

我怕引起他的傷心，用盡種種力量，想忍着不哭，但結果終未做到。

伙子們都是些親故，看得我們哭，也不禁在旁洒着同情之淚。於是全家的人，都因我倆之哭而哭了。

我自然是不能不離開父親的，但這樣不自然地離開他，却非我所願意。所以我在哭後向他說這樣一句話：

『我想再住一日，等到明早動身。』

他沉思了半晌說：

『今天日子好，你還是今天動身為是。我自己有把握，經過今年這次災厄之後，還

有七年的壽命。以後我要多積陰德，壽命還可以加長。我明年春天准定下去看看孩子們，我們儘有見面的機會。你趁着今日的好日子，儘管動身好了。

『你去，好好地作事，不要罣念我……』

話沒說完。他的淚又盈眶了！

他此時的心情，正是所謂理慾交戰的時候。在感情上他不獨要留我多住幾日，而且要我永遠不離開他。我自動說再住一日，自然是他欣喜無量的。然而他的理智終於指揮他要我早行。

其他的人們，因為父親說今天日子好，也和着他要我立即動身。

我要再住一日，是要抽出一些時間，和父親很自由地談些家常：我們七八年的衷曲，當然不是已往幾小時的直接談話所能發抒，也不是再有一日的時間便可發抒盡淨。然而我想：若能多住一日，總可以從無意有意之間，將我們要講而未曾講的話引出許多，心頭的壓迫總可以輕鬆一點，所以我有上面的請求。可是當父親要我趁早起行的話還未說完的時候，那位嬌嬌又甲長乙短地說了一篇，使我驟感煩惱；我不願



再將我最可寶貴的時間，供她那種好意的犧牲，我終於遵從父親的命令，決定今早起行了。

## 父親的禮物

當臨行的時候，父親忽然想到遠在異地的孫兒孫女們，要寄些東西給他們。他一面叫繼母取出預備好了的物品，一面對我說：

『你回去告訴孩子們：祖父住在鄉下，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他們，只是一些土產，都是祖父親手經營的，帶給他們嘗嘗，讓他們知道祖父家裏有些什麼出產。』當繼母將橘子、棗子、柿餅、栗子、甘蔗等取到交給挑夫，他並一一指明，說橘子是他命工人從橘子園某一株最好的橘子樹上摘下來的；棗子是他親手晒乾，並且蒸過三次的；柿餅是怎樣能潤



橘

肺消瘦的；栗子、甘蔗是從許多同類出品之中選擇出來的。總之，凡屬給我帶下去的東西，都是經過他的周詳考慮，縝密選擇的。他要把他對於孩子們慈愛的真誠從各種物品中表現出來，所以如此鄭重。這些東西，雖然都很笨重，但我絕不忍拂他的盛意，只有把牠們一直帶回上海。

寄給孩子們的東西收拾好了，他又囑繼母攜了許多雞蛋，一隻肥母雞，說這是交給我，在路上作路菜吃的；繼母也拿了一段她親織的花布，說是送給我帶回作衣服之用。他們的意思，真摯到無以復加，但是雞，在路上實不容易帶，而且無法吃，只得請父親留下，雞蛋和花布則如命收下。

一切收拾好了，已經六時三刻，天已大明了。鄉鄰知道我今早要起行，許多人都來送行。父親從前日上午起，始能勉強行走。昨夜不會睡好，今早又起得這樣早，照理是很疲倦，不能再走了。但他一定要送我出來。我攜着手提包正要動身，他含淚向我說：

『城兒！你多年在外面，都是祖宗保佑你，使你事業發達，人口繁殖；你此去，應得向

祖先謝恩告別。』

## 泣別

我由茶堂走進堂屋向祖先行禮。禮畢，父親已立在堂屋門口哭不成聲。看見我出來，又嗚咽地鄭重囑我安心作事，不要罣念他。

他此時惜別的心情，我能體驗：我是他的獨生子，三十餘年來，他愛我遠過於母親，在平時，他固無時不以我爲念；在現在，我更是他精神上惟一的寄托者。十三年夏季而後，我們不僅有七八年的隔別，而且他所有的親人如妻、如女、如弟、如妹，都一一逝世。只剩龍鍾老耄的他，孤寂地爲他們料理喪葬，孤寂地獨自生存。雖然近五年來娶了繼母，在物質生活上略得照料，但精神上之創傷則更無人能補救。三日來，我們雖然不會將我們的積愆，盡情吐露，但精神上的慰藉，實是我們有生以來所未曾有。到今早，我又得匆匆離他而去，他之傷心，自然是可想而知。而且他現在已經是六十七歲了，雖然說他自信還有七年的壽命，但究屬風燭殘年。在現在，他除了五年來相依爲命的繼母而外，三十餘年佔據他精神上大部份的兒子，今日既要別他而去，而他想像中可以娛晚

景的孫兒孫女，又不曾見過。萬一變生不測，臥病不起，他之傷心將更如何？明乎此，你便知道他今日何以屢次哭不成聲了！

我不願引起他的更傷心，無論如何，都不要在他的面前流淚。當他鄭重諄囑我的時候，我只以很尋常的話語對他；只請他好好保重身體，多吃點，多用點；只請他明年一定下去。沒有說到三句話，眼淚終於忍不住；但絕不願他看見，便走上轎子，催轎夫前行。走出大門外，還聽得父親的哭聲。在此時，我的心已完全失其作用，我哭了，儼如在夢中一般地哭了。走過半里路，轎夫說父親倚着繼母，已走到屋後，正站在那裏望着。我不會回望，但我更放聲大哭了！

轎夫聽得我的哭聲，知道原因所在，都極力勸解我，我則反因其勸解而更哭。一直走過了五六里，我纔收淚。

今日之哭，可算「痛哭」。但不知老邁的父親如何？我想他的傷心，他的苦痛只有遠過於我的啊！

我不信命運之說，但此時却希望他再有七年壽命的話是真實的。

## 孤兒寡婦

午前九時，到離家十里之水東看姨妹雲瑞。

昨日從大門坡歸家，途中曾遇見她的大兒子，告他以今早我當去訪她。

因爲從未去過，道路不熟，費了許多時間，纔找着她的一家近親，九時半，始由她的近親把她請到。

我們一別十五年，在我的想像中，她當然不是綽約多姿的少女，但也不是雞皮鶴髮的老嫗。她曾經作過四個孩子的母親，應當是一個中年婦女！

可是她攜着三個現存的孩子來見的時候，竟使我驚訝失措，若不是她叫我，訴着往事哭泣，我絕不能想像是她。

她的青春固然早離她而去了，她那額頭眼角的縐紋，和斑白的頭髮，至少都顯示她已達五十歲的年齡；而她那陰鬱憔悴的神態，更明白告我以她飽經艱難困苦的歷史：她在十五年前嫁於張家，只因丈夫和她不甚相得，嫖賭煙酒，竟把那地方稱爲中產

的祖業於數年之內耗盡；在七八年前，她竟成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寡婦了。她慕着地方上所謂節婦之名，立志撫孤，以無遺產無專長之鄉下婦女，憑其十指，養活四口，艱難困苦，自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而五六年前，她又病腳，竟至不能行走。然而還得活下去，還得撫着三個遺孤活下去。這幾年的生活是怎樣過去的，恐怕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了！近數年來，我們從他方面略知其情狀，不時予以接濟，而鄉下的無良者又欺其孤兒寡婦從中掠奪，到她手中，已所餘無幾。俗語所謂極人世之慘苦，她的生活實足以當之！

她雖有母家，但母家近幾年的情形也不能接濟她；而且兩位哥哥都是異母生的，平素就不大相得，對於她當然無多顧恤。她最親愛的人，除去母親，便只有一位同母的姐姐。母親年老，當然不能多照料她，姐姐遠在異地，也不能照料她，然而不時還周濟她；她在情在理，自然要感激她，記念她。今日她雖然不能看見她的姐姐，但能看得代表她姐姐的我，她十餘年來的苦衷，三十多年的舊情，自然會湧上心來，盡情傾吐，她的眼淚也自然會如決江河般的沛然莫禦了！

她的三個孩子，都很憔悴的，但憔悴之中，仍不失其天真。他們最大的已有十四歲，但身長不及三呎，其餘的十三十二，也都很矮小；這當然都是由於營養不足所致。可是他們三人，已經多年來，便是母親的助手，現在更每日上山砍柴，成爲他們家庭中的重要生產者了！

他們看得母親哭，也跟着哭。哭後並殷殷問我家在上海的情形，而欲與我同行。這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忍心回絕他們。

他們來見我的時候，最大的以籃提着一些栗子，第二的提着一隻大雄雞，當我要行時，他們和他們的母親都牽着我的衣衫，堅欲留我到他家早餐，我因行色匆匆，無法遂其所願，他的母親遂又大哭，到此我也不能不爲她洒同情之淚了。

## 姑丈的家庭

我離別他們，已經十時半了！

十二時到離家二十里地之長樂坊。這裏以產橘子著稱，我的姑丈向宗榮世居此

地。姑母已六十歲，此次在父親的家裏已經見到，姑丈已六十六歲，老態龍鍾，和父親不相上下。他知道我回家，就要去看我，只因家事無人料理，而年齡過大又艱於行動，所以在家等我；姑母則於昨日趕歸家中，預備今日的午飯。

我們相見之下，彼此都有點驚訝：姑丈固然是日就老耄，我也不似七八年前的翩翩少年了！他告我以近數年來的兵災水災，以及他家中所受的損失。他說：『若不是這幾年來災禍連續地降臨，家裏的情形一定比現在好得多。現在雖然也還可以過去，但是很勉強的。這也只能算命運不幸，還有什麼話說。』

他很感嘆在世之日短，講到我們是否還能再見，也不禁涕泣從之。但他有兒、有女、有孫，也還可以樂餘年。

匆匆地吃了一頓午飯，便起行進城。我臨行時，他和姑母親到橘子園裏摘了許多橘子，交給挑夫，說是要我帶給孩子們吃的。

『一二百元還說不多嗎！』



三時到縣城。因爲劃款問題，本想先去財政局的，但因不知地址，而又先經教育局，所以就去教育局會局長武澹溪先生。

武先生在我縣可算教育界的前輩。他在民國初元畢業於北京高師英語科，在長沙及北京教育界任職多年。（我在湖南高師肄業時，他曾教過我的論理學。）前數年因病旋里，初任縣中校長，去年秋改任教育局長。

當我在傳達處請見時，傳達者說局長現正辦公，請晚上來。他這句話本來很平常，然而在農業社會中所謂機關裏却是不易得的。照理，我當尊重他這良好的規程；但因時間過於匆卒，不能久待，以名片請他試傳，未幾武先生欣然出來。握手言歡，自然是欣喜無量。但我急欲兌款遣伙子們回家，所以首先問他財政局在何處。他問我何事，我告以要訪局長向德一取款。再問要多少，我說不多，不過一二百元。

『一二百元，還說不多嗎？』他很驚訝地說：

『你不要把上海的眼光，來看我們瀏浦縣啊！』他又說：

我當時打電話去財政局不通。（這裏無電燈，因團防局需用電話，各機關也附裝，

都是用乾電。)適逢向椿君在那裏，他引我前去。在途中，他告我以縣中種種的事情，以及他個人七八年來的生活情形。他是畢業甲種工業學校的，且有許多工廠經驗，但十三年回家無事可作，現在預備要去龍潭軍界裏謀事。以國家多年造就之技術人材，到縣裏竟無用他之處。他固然不勝唏噓，國家又有什麼辦法呢？但是我還是勸他忠於其業，努力改造社會。因為只有擔得起這種責任的，才能算真正的人材啊！

到財政局會着舊同學的向局長，並將長沙劃款的信交給他。寫信的人，已經在長沙用了我的錢，而他的錢又存在財政局，並且信上復鄭重地寫着，我到淑就得支付。從各方面看來，我想絕不至於一百元都不能立刻拿到的。但是局長看信之後，很抱歉地說：

『對不起，今日實無辦法，非等幾日不可。』樨！你得知這是一縣的財政局，而且是湖南上等縣分的財政局啊！

幸而我在丁茂材君處另匯一筆款，他家是我縣的大商號，我去便立即照付，使得替父親繼母購備些應用的東西，將轎夫們遣發回去，否則恐須在縣城留住幾日專

等路費呢！

## 長者的心情

回到教育局。武局長一面和我談他一年來的教育計畫，一面通知縣立中學預備開會歡迎我，並堅約我講演。（他說今年的暑期學校，本預備請我回澈的，只因經費過細未果。）縣中是二十年前的高小，是我的母校，多年不見，也很想去看看，歡迎自然是不敢當，講演則更無話說；但既要前去，總得要說話，也只得遵命辦理了！

我因離縣過久，對於縣中舊遊之地如城後的鶴鳴山，聖廟山等處，都想去看看。武局長今年已五十五歲，鬚髮均已斑白。三年前在西湖相見，他的身體很弱，不能走路，今日他獨願同去散步，好似感着無限愉快地一般。而且也說着將來是否再見的話；長者的心情，似乎是過了五十歲以後的人的常態。我於此不覺「感慨係之。」

## 澈城的勾留

他引我去看局內的全縣圖書館：因為只有一位圖書管理員（館長由局長兼）而且沒有圖書費，所以除去從前的一些舊籍外，新書極少；就是舊有書籍，也不會整理得妥當。我們從圖書館後門走上鶴鳴山，聖廟山，在斜陽中遠望全城，櫛比的屋宇，都呈



城 澗

黃色，而澗水如帶，作半月形，經過城沿，由水上反映出來的銀輝，更使沿河的市屋增光。我們在聖廟山上佇立很久，領略美景之餘，並攝影數幀。至於聖廟與鶴鳴山的寺觀，除去頽廢的程度略有進步，聖廟駐有軍隊而外，仍和二十年前沒有什麼兩樣。

晚餐時遇着局中的幾位舊友，且有二十年

前的教師劉漢秋先生在內，談及二十年前的往事，大家都似有隔世之感。飯後中學校長舒君及中山大學何君，民報記者舒君等來談。七時同去中校，在夜色濛迷和洋油燈光之下，先將全校參觀一過。二十年來，在物質設備方面，添了一座洋式教室，一個校園。

而精神設備方面之圖書及儀器，則爲兵災水災損壞無餘。據校長說：現在學校無圖書館、無圖書費、無禮堂，所以遇有大的集會，很感困難，而學生除教科書外無書可讀，尤爲困難中之困難。

八時，由校長召集全校學生立於大廳，由武局長介紹我講演。我本無預備，加上同學們都屬站立，也不便多講，只將我個人修學經驗略爲說說。回局已九時半，又與劉先生及局中職員龔君、李君等談至深夜。

早上七時起來，打算立即起行，但是昨晚約定的轎夫們還不會來。

從近幾日的經驗，我知道鴉片煙是我縣人民很普遍的嗜好，但還希望伙子們有些例外，所以昨夜託門丁代雇轎夫時，便囑他不要請「癮君子」。他聽了略無遲疑地說：「舒先生要雇不吃鴉片的轎夫，恐怕只有自己走路罷！」武先生更在旁邊說明縣中鴉片爲害的情形，謂愈是勞力者，嗜好愈深。現在的脚步幫行中（專以挑貨抬轎爲業者）絕找不着一個不吃煙的。我知道我的主張在事實上絕難實現，也只有聽之，今早他們七時還不來，當然是過癮去了！

八時半，他們來了，但武先生和我的談話又牽連着無法截斷；他並要將縣中的教育狀況，和他的教育計畫抄錄給我，所以又要他們等我。

我因多年未歸，偶歸也只住數日即去，所以對於縣中的情形，非常隔膜。除去教育近況有他供給資料外，關於其他的一切，我還一點不知道，故又向他索新修的縣志一部。他要我捐贈自己編著的書籍的全部，我也欣然允之。當我們漫談時，他鄭重地將縣志上蓋着幾顆局印，題了許多字，而且作得特別慢。後來始知道他要留我早餐，有意以此爲工具的。

長者的心情真是無微不至，無處不表現啊！

## 「川湯肉」

這一次的早餐確與尋常的不同：我們固然借着這一頓飯的機會，說了許多我們要說而不會說的話；而菜中的一碗湯，更引起我許多的回憶，許的多感慨！

這碗湯，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是否也有，不過就我個人的足跡所及，似乎其他的地

方沒有像這樣辦的。這碗湯我縣叫作「川湯肉」是屠夫於豬宰殺完畢之時，將豬腹剖開，購豬肉者，早在旁邊等着，或預先約好要買川湯肉，他便在正取出來的豬腹內的各種雜件中，每樣割一點：於是豬肺、豬胰、豬膜理、豬菌油、豬連帖（但無豬肝、豬肉）等等都已齊備。因為這些東西有限，所以非有相當的身份，不能享受真正的川湯肉。

川湯肉最特殊的特色是「鮮」。二十年前，我在高小肄業的時候，每早都有這樣一碗湯，但是除了堂長（那時不稱校長）桌上那一碗外，其餘都是豬肉與豬肺作的。爲着這碗湯，我們曾造了許多罪孽（常常藉故與廚房搗亂，使廚房受罰。）然而至現在，從前的堂長，固然無一生存者，就是那時同鬧問題，同造罪孽的同學們也風流雲散，死亡纍纍了！

想到二十年來人生旅程變遷到如此之快，又不禁潸然！

早餐後已經九時半，終於在師友的依依情態中走出了教育局的大門。

出城兩里餘至岩灣，去訪曾經借給我中學文憑考入高等師範的族兄舒建勛。他從軍有年，曾作過旅長多年，此次也因父病返里。我們相別二十年，平常少通音問，一旦

相見，要講的話真是無從講起。只得匆匆地略道近事，約以以後彼此通信。

### 藤包中多了兩件東西

這條路是從溆城東行，經安化之煙溪，乘資水之民船出益陽，到長沙。由縣城到煙溪一百另五里之陸路，其情形與寶慶路上大體相似；所不同者，只是脚夫無一不抽鴉片煙而已！

在途中，我曾注意我的藤包中多了兩件東西：一件是一根長約一尺徑約六分之竹筒，上着一個圓瓦葫蘆，我知道這是鴉片煙槍；又一件是兩個烏黑的紙煙罐子，用一根繩子紮得極緊；我不知道牠是什麼，但以常識推測起來，當是與鴉片煙有關係的。走過十五里到大坳坪午餐的時候，事實已證明我的推測不誤，而且發現轎後還有這同樣的傢具兩副。

他們真敏捷，把轎子行李放下地，立即把各人所備的兩件寶物取出，走入所謂客房，各揀一張牀橫臥其上；同時將兩個紙煙罐打開，由一個罐中取出形似蛋殼的煙燈



（鴉片煙燈用玻璃燈罩貴而易碎，鄉下每以蛋壳爲代。）燃着，從另一罐中取出煮好的煙膏，再由煙槍中取出打煙泡的鐵針，即各人自掃門前雪地大吸而特吸起來。經過十餘分鐘之後，他們的癮過足了，再起來吸皮絲煙或草煙，最後纔吃飯。他們雖然吸煙吃飯，但所費的時間不到一小時，比寶慶不吃煙的伙子們還快一點。

我問他們這樣地吸煙，每日要費多少。他們說：『不多，每人每日吃鴉片煙三次，每次七八口，一共不過一千文。至於皮絲煙，草煙，是費不了多少的，每日有一百文就行了。』但是，輯！你知道他們每日的收入有多少？他們送我至煙溪，來回要四日，三人一共只有六元四角。雖然每元可換五千五百文，然而每日平均不過三千文，費去一千一百文的煙錢，數目似乎不能算是不大啊！

鴉片煙之爲害是人人知道的，但牠爲害之烈，我到現在方始感到。

## 「打倒世界好漢」

我自寶慶起行直到現在，無論經過什麼地方，總有很多的煙館，而且都是「座上

客常滿，盤中煙不空」的；我到家四日中所遇的故舊，除去我的老父繼母而外，差不多都是有煙癖的。牠的禍害，我在途中看見某煙館門前的一幅對聯說得很有幾分近似。聯語是：

一盞明燈，照盡天下富貴；

半根毛瑟，打倒世界好漢。

這幅對聯的文字雖不怎樣好，但所說的事實却是不錯。牠之爲病是深入骨髓的；不論你是怎樣的英雄好漢，治事怎樣有才幹，負責任；一和牠作朋友，便不得不將其他的一切放棄先去侍候牠。而牠有興奮性，又最容易受人歡迎，最易使人上當。

就我近幾日來的經驗所及，越是勞動者，越容易染此惡癖；這是由於牠的誘惑力很强，勞動者知識淺，自制力弱，不能抵抗；加以年來內亂頻仍，一般人民苦於兵災匪禍，勞動者個人生活尙不易維持，更說不到成立家庭；就是收入偶足維持必需生活而有餘，也因圖一時的愉快而情願走入此道。一旦成癖，他的生命的時間，固然要縮短了許多，而他的家庭是更永無成立之希望。所謂人口問題，在他國是因日有增加而成問題，

在我國恐將因爲日漸減少而成問題。

我想照此情形，一百年後，不要他人以武力或經濟來亡我國，我國將自亡於鴉片煙之手！

然而我們的當局，還在努力飲酖。切實在西南各省設特稅處，徵收所謂湘產、黔產、桂產的特稅！

## 水災與教育概況

下午行二十五里，經花橋至底莊即歇在那裏。今年我縣的水災是百年來所未有。今日經過的地方，廬墓爲墟的不一而足。這情形你要知道，我且錄印就的報告的一段給你看：

- (一) 全縣面積一萬四千一百四十方里。(一) 原有人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人。(一) 水災原因：縣境缺乏森林，東北三四兩區尤甚。此次水山暴發，遂成重災。(一) 水災兩次：第一次重災，爲七月六日；第二次七月二十六日。

(一) 山水暴發，自縣北四區聖人山一帶，於七月六日正午急雨傾盆。兩小時間，山嶺崩塌千餘處。(一) 水勢陡漲六丈以上，夾泥帶沙，排山倒峽，流度之速，過於火車。兩小時間自暴發處即已飛流百六十里，淹及縣城。(一) 水災起處，時間迅速。沿溪河人民，逃避不及，淹斃人口三千五百四十一人。縣境覓獲屍身者三分之一，餘多漂至辰州常德以下。(一) 因被災極貧五萬另八百五十一人，次貧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四人，待賑共八萬七千另七十五人。(一) 衝毀田土四萬五千二百七十畝，約計洋二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元。(一) 衝毀房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四棟，約計洋四百另二萬四千元。(一) 損去牲畜、器具、樹木、糧食、橋梁等，共佔洋八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一十元。(一) 縣境各級學校百七十所，總計衝毀學田三百五十餘畝，其中毀損校舍校具者三十二所，縣中學損儀器書籍約千元，統共損失約洋五萬元。

同時我想我縣之教育狀況，也許是你願意知道的，茲節錄武先生給我的材料於後。你從此不僅可以瞭解我縣的教育情形，同時你也可以推知內地教育以及社會現

象之一斑！

溆浦縣二十年上學期教育概況：

學校數——一六七校

畢業生——二一七人

教員數——三四一人

經費歲出——八三、四四五元  
歲入——七一、四二二元

學生數——男六、三〇四人  
女一、五〇九人

資產——三一、二、五八五元

## 場期

到底莊還只有五時半。今日是底莊的場期，鄉間集合在場上懋遷有無的人們還未散去。牛場上的牛尤其特別多；牛，是農家生產最基本的要件，現在都集合在市場上，鄉村經濟之衰落由此也就可以想見了！

因爲連日疲勞過度，加以馬燈又交給了父親，晚上無燈作事，本擬早睡。但因和伙子們同在一間房子，他們的煙霧充滿了全室，竟使我無法進去；於是在街上閑遊。

底莊在我縣雖然是一個很大的市鎮，但平時也不過百數幢市房；今年洪水爲災，

被衝毀的幾及一半。除了團防局，特稅派出所各有一盞洋油燈，爲全市的點綴而外，其他各店都在黑暗中過日子。市況的蕭條，實出人意料之外。

## 市鎮的特徵

我六時半晚餐後，即獨行蹣跚地在街上走來走去。這裏雖然很蕭條，然而仍有很



底 莊 場 上

多的抗日標語和佈告，作市鎮的特徵；標語有屬於縣黨部的，有屬於區總的，有屬於團防局的，更有屬於其他各機關的。關於此次中日交涉的事情，在鄉下在城裏都有人問及，而今日沿途所見的標語，更有許多是出自小學生的。從這種種事象看來，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說人民對於國家的觀念，比庚子之變的時候有進步。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什麼？他們有些什麼？憑什麼能力去打倒？用什麼方法去打倒？恐怕不獨是貼「大



底莊的水研子

家快快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標語的人所不大注意，就是領導他們的人們，也許不會加以深長的考慮。「喚起民衆。」自然是愛國運動中的要事，然而內地既無日人，也少日貨，與其空喊上海市所需要的「八不」口號，何不加以選擇，更何不從消極方面作點清匪禁煙的工作，使人民安居樂業，間接增加生產；從積極方面作點修築道路，改良種植的工作，使交通便利直接增加生產。這種有關國計民生的根本大計，當然不能盡責諸中央或地方的黨政軍領導人員，然而他們所負的責任，似乎都不很輕，不知大家也注意到這些鄉下的瑣細而重要的現象嗎？

我在街上來回地走了幾次，寂寞之感，愈襲愈緊，從街道的缺口中，望見一段綠野，乃信步走去，則爲一園橘樹，於敗草叢中擇一斷垣坐下，無目的地靜望對面山峯中落霞的餘輝。

## 時代的權威

此時，我不獨感着寂寞，而且感到極度的空虛：三日來，老父的一切都一一縈迴於腦際，而你的病態和孩子們的天真也隨時摻入其中。此時，我真可叫作「萬感交集！」最後，我又哭了，又大哭了！

我們父子間的感情，不能不算好：他固然愛我，我也很愛他。二十年來我們每次見面，都至於哭泣而別；此次別離之苦，尤爲我生所未經。照理，我倆應該不分離，應該常在一起，然而我們終於要在淚眼迷濛中分離，終於要永久天各一方地別居。這些到底是「誰爲爲之，孰令致之！」

我在這沉寂的靜夜中深思，我發現我們都受了「時代」的支配，無法逃出牠的範圍。

父親今年六十七歲，他雖然因我之故在十幾年前曾去長沙一次，但只是一轉即返。他的生活習慣，完全不受外面的影響，也不曾受我的影響。



他是一個小農社會的真正農人，他雖然能識字寫信，但他的環境是農村，他的知識只以農村社會的傳說爲限。他的信仰是祖先教下的算命、堪輿、占卦、問卜、敬神、建醮的種種習俗，他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事工作。他到這樣的年齡，還是惟日孜孜地努力於創立家業，以期見譽於鄉里，無愧於兒孫。他以爲「富貴不歸故鄉，有如衣錦夜行，」我在外面就業，無非爲的是一「揚名聲，顯父母，」結局終須攜妻兒歸享田園之樂；他以爲他替兒孫置了產業，兒孫歸來生活無憂，自不願永在外面勞碌奔波；而且，他以爲祖宗廬墓均在故鄉，古今來，無論何種大小人物，絕沒有置祖宗廬墓於不顧而永在外面寄居的。總之，照他的見解，我和孩子們是應當歸家的，應當環繞他的膝前以娛他的晚景的。我們不能歸是出於他的人生理論系統之外的，是他所推想不到的，而事實上又無法使我遵照他的見解以行。同時，他又不能離開他的環境，他的產業同我去上海和我們永久共同生活；所以他特別傷心！

在他的生命中，他的環境、產業和他的兒媳孫輩都是同樣的重要。他的理想是要四者得兼，他不料事實上竟不可能。此次我明白告他以種種不可能的原因，他的意識

然雖很明白，但他的下意識，絕不許他打消其「可能」的希望，於是他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一個暫時的兩全的辦法：准定明春去上海看看孩子們再行歸家。然而年齡能否許他，他下意識却不因他自信尙有七年壽命而不成問題。他在這種矛盾的現象中過生活，要他不痛苦，其何可得！

他的苦痛的因果，我明白地知道，他的矛盾的心情，我也能如實地體驗。然而我却無法解除他的苦痛，順理他的矛盾。我明知道他以一片最真誠的赤心，爲我創置產業，我們帶着孩子們同歸故鄉，最低的物質生活上當不至於不能維持；而故鄉的自然環境，則遠優於上海乃至遠優於其他的許多地方；其風俗之樸厚，更不是輪船火車所到之地方所能夢見；我固然很愛牠，就爲孩子們計，多在鄉村生活着，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可是在現在，我們絕不能離開我們日夕厭惡的都市，而返到鄉間去享田園之樂。這是不物質上的環境問題，而是精神上的滋養問題。我們之不能離開書報，不能閉塞耳目，也如父親之不能離開農事，不能張開耳目一般。父親和我們在現在雖然同在一個時代中生活着，但他的生活習慣，仍是本着六十餘年來的舊貫進行；他的實際的時

代仍和六十年前無多差異。我們的一切，則時時爲現實的時代影響，某種行動也許還是先時代的。我們和父親之間，至少相去半世紀以上，其不能共同生活自爲必然的事實。（因爲我生長於鄉村，近二十年來，雖然在都市生活，但因治社會科學，對於農村的

一切尙時時留意，故至今日猶能體驗父親的一切；若直接使孩子們與他共處，則他們語言、思想、習慣的時代性便最顯明，而無法調和，無法互相理解。）我的理智明知這

個「必然」而感情又不願牠來臨。內心的矛盾無法解除，所以終於哭了！終於大哭了！

同時，我想到其他許多與此相類的事象，也可作如此解釋；我更想到，我們冒盡艱險而相愛，也可以說是「時代」的力量！然而，我不願我們父子的「時代」再降臨到我們的生命中，我們應當追着牠前進，永久地不爲牠分崩離析！

「時代！」你竟能將至愛的父子分崩離析，將渺不相涉的人們團結一體，你真是萬能啊！

「楫！現在十時半了，伙子們都睡了，我也要睡了。你的病如何？孩子們又如何？我希望在夢中能看到！」

十月二十九日底莊

## 淑浦中學創立史

今日只有六十里路程，所以七時吃了早飯纔動身。

走十五里到鎮寧司休息，店主說前去七里之分水界三四日前又有搶劫，囑我們留意。然而我並無在順水橋那樣的着急：第一，我已看見了父親，而且父親的病，一定不至於再發的，我心很安；第二，據說從事劫掠的「同志」們，都是些本縣人，對於本縣的客商縱然要取些財物，但不傷人；第三，照常識推測，前三四日有事，各方的注意力未散而有所準備，最近的幾日內，將不至於再發生同樣的事情。所以我無準備，一如平時地督着伙子們前進。

十時過分水界，轎伙指着路旁的一座石橋，說那是搶劫的唯一地點。問其故，則謂自鎮寧司至煙溪之四十五里山路，只有此處無人家而有小路可通山上，所以他們常在這裏下手。並謂每年總有幾次，團防軍隊也沒有什麼辦法。

我在轎上忽然想到昨夜武先生告我的一段故事。他說：

『你治近代中國教育史，澱浦中學的創立史，恐怕是一切學校史中之最特殊的，你不可以不大書而特書！』

『十四年的秋季，縣立各校畢業生男女十餘人同去長沙考中等學校。不料在分水界一齊被匪捉去，勒贖自數百元至數千元，遷延三四個月始了結。於是縣中人士鑒於青年出外求學之不安全，乃議定就縣立小學改設初中。』

今日親經其地，不料這樣一座荒蕪的石橋，和當時那些草澤的無名「同志」竟與我縣的教育史發生重大的關係。治史者是隨時隨地可以尋求史料啊！

十月三十日烟溪

資相漫錄

## 煙溪

下午五時半即到煙溪。煙溪屬安化，居資水之濱，爲益陽通洪江之大道，我縣出入口貿易，多由此經過。市店雖不過百餘戶，但尙稱繁盛。男女都是從事工作的。



煙 溪



男 女 合 作

我因要乘民船赴益陽，故寓於河濱的客棧。這客棧是我離寶慶而後第一次所遇的大而好的旅館：一共有五間客房，其中兩間在樓上，是專備所謂「上客」住的，每室

有牀二，方桌長櫈各一，而且有二尺見方的窗一。我是轎上客，店主當然以上賓相待，照例一宿兩餐，取最高價銅元一千二百文（合大洋二角一二分。）但所謂餐，只有白飯，菜須自備。好在有主婦照料，一切都不甚感困難。

進店時，即遇十五年前往來於益陽煙溪之間的熟船主劉宗照，他說他的船明早將開益陽，要我搭船去。我正求之不得，當然滿心歡喜。夜間購備一些船上應用的物品，準備明日從新溫習七八年前之民船生活。

十月三十日煙溪

## 包船和搭船

農村人民對於時間觀念素來是不正確的，我想他們的時間單位最少是一日。

船主昨日對我說，今天早餐後一定要開船的。今早我在街上遇着他，他也如此說。我於八時半早餐後便在窗上望着他們上貨，望着他們挑米挑柴，以為上午一定可以開船，遂於十時將行李送上船去。

到船上，看見貨物甚少，船主說是因為水淺的緣故。但人却很多，將長不及三丈、寬



不及五尺的一隻大船（因為還有一隻伴船同行，比這隻還小一半，）幾至擠得水洩不通。而岸上的貨物和客人，還在源源而來。一直到十二時半，艙面實不能再容人了，客與貨始不再來，船也漸漸移動了。

我的船主說早餐後開船，竟於十二時半實行，在此地算是最守時間的了！

我因為多年不走此道，竟忘記了搭客有包船搭船之別。我根據我十幾年前和同學們包船的經驗，以為所有飲食上的一切問題，都可由船上代為料理。所以昨夜除了購備我特別需要的幾包麵和一把茶壺、一支洋燭而外，關於其他的食物都不曾預備。不料這次是搭船，船主雖然待我以上賓，向我索三元船錢（普通二元，火食每日大洋二角，）但我仍是二十餘搭客之一，我所受的待遇，當然不當異於其他的搭客！

這一船二十餘搭客之中，除兩個是訪近親的女客，一位去長沙市黨部任職的同鄉趙君昊而外，其餘都是商人。他們又可分作兩類；一類是略有資產的行商，（註一）一類是僅能餬口的扁擔客；（註二）若用上海的術語名詞來說，前者可稱為販賣商人，後者可稱為零售商人。他們對於旅程的生活，都有充分的準備；前者因為要體面，對於船

主的火食錢當然是不吝惜的，而且要預備種種應用的東西：如洗臉盆、手巾、酒菜、被褥之類，以示其異於其他客人。後者則以節省為唯一的要件：他們除去船錢以外，所有吃的用的東西都從家裏帶去：飯係自己拿米來煮，而且只吃兩頓，菜係自己備好，但是只有鹹菜。不過被褥却為經濟所限制，無從帶去，故每到夜間，得上岸投宿客棧。

下午二時，船主煮好了午飯，請所謂上等客人備菜，便連續地有三四羣自己去燒菜；菜備好，也和輪船上的統艙一般，各以面盆盛飯分別聚食。那些零售商則待前者吃完之後，再到後梢的火艙中去煮飯燒菜。獨有既不能加入前者，也不能加入後者的我和趙君，上船之前，又不曾注意是搭船不是包船，而不預備菜蔬，到此時只得很孤寂地向船主索得一些辣椒豆豉作菜，慢慢地下飯。

（註一）開店躉積貨物者。

（註二）以少數資本收集貨物，自己挑至各地零售。

## 民船上的生活

民船上的生活，雖然很似輪船上的統艙，但因範圍狹小，實際又與輪船上的不同。換句話說：前者是農村社會的產物，後者是工商業社會的縮形。這樣的生活，恐怕你還不會經歷過，我且略述一二，也許於你研究史地或有裨益。



我們這長不滿三丈的船，可以分作五段：前段爲前艙，專爲船夫工作之用；後段爲後梢，舵工在此掌舵，廚房也就在此。中三段爲貨艙，上面就是客艙。

早  
我們船上的廚房，絕不是一般家庭之所謂廚房：只在舵柄之下，取去幾塊船板，安放一口瓦缸，將缸敲去一塊，當作爐灶；上面備一口大鍋，再加菜刀、碗筷之類，廚房的傢具就算完備。所以煮飯、燒菜是一隻鍋，盛飯盛菜是一隻碗，而洗臉、洗菜、淘米、洗腳，是一隻木盆。

總之，除去碗筷而外，其餘的種種用具，都是「唯一」的。

這裏廚房的傢具，既是這樣的珍貴，而客人的夥數又這樣的多，擁擠的情形，有似

輪船上的統艙，自然是你想像得到的。但所有的客人，到底都是農業社會的人物，純樸的風俗仍然是保存着。所以雖然擁擠，但絕無險詐；而且各人的東西，也都很客氣地供給衆用。所以生活似輪船上統艙生活而竟不是輪船上的統艙生活！

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也覺得很安適，飲食起居，也無所謂不便。不過以我的語言和衣服，混在他們之中，真是所謂異言異服的人；他們雖不見外我，而且很尊重我，但我總覺得自愧，總覺得離他們離得太遠：他們的種種，我雖然還可以懂得，但我却無法可以使他們理解我若分之一，尤其是無法與他們橫陳一榻共燒鴉片。所以我雖然有許多同伴，但生活仍然還是很孤寂的。

那些零賣商人，因為所出船錢很少，而又無被褥，所以都在前艙打坐；他們的知識較簡單，除去爲着算帳和吃飯時偶有談話外，平時是不大聽得有聲音的。客艙除我和趙君外，都爲體面商人所佔據（連我共十二人）。他們職業的總類是商，雖然有販賣牛皮的，有販賣鴉片的，有販賣穀米的，但思想大都是相同。而且在地方上都有相當的聲望，都是領袖，平日也不無交往，所以他們吃飯雖分作幾夥，但談起話來則打成一片。

趙君雖然也不能加入他們的羣中，但尙與伴船上之謙君爲舊識，尙可與之「談得來。」只有我單獨忙我個人要忙的事。

## 一個社會問題

他們所講的，除了當地的日常事變而外，都是些關於堪輿、算命、敬神的事情。某神的靈異，某人的八字與其事業，某人的陰地與其後人的關係，都是他們研究批評的資料。他們以爲任何人的事業盛衰，壽命修短，都是由命與神及陰地所預定的，無論怎樣努力或不努力，都不能超越這先天的預定。他們之中，有一位四十餘歲的姓張的，讀了幾年書，看了幾部小說，而且知道一些算命、堪輿的術語，雖然其貌不揚，臉長而眼紅，但在同伴中却最有力量的；他替許多人算命，被算者都很鄭重地照着他所說的實行：——譬如說某人今年運氣不好，生意不能如意，他便不作——到夜裏，大家都尊重他，請他講三國演義，講乾隆訪江南，講水滸等故事。他也滔滔不絕地講到十時方就寢。

我想到，現世界的一切，都不足以動他們的心，現教育的種種，都與社會格格不入。

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而且現正主持所謂文化事業，研究所謂教育問題，但一到鄉間去，便完全失其作用。我與他們尤其與一般民衆隔離得太遠：我的力量遠在張某之下。他們這些人，都是鄉間的領袖，要改進鄉村，自然不當忘了他們。然而我們怎樣纔能和他們接近，怎樣纔能和一般民衆接近。三國演義等等雖然在新人物看來是無足道的東西，然而要和民衆接近，恐怕沒有這些工具，是不能備具保護色的。

這也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不知所謂社會改造家也會注意及之未？

今日行四十里，宿於黃栗洞。

十月三十一日黃栗洞

## 一 張賬單

今早六時半即開行。

以不滿五尺見方的三個艙面，將篷完全蓋着，睡了十二個人，艙外並又睡上七八個船夫；倘若篷的空隙不多，而又不在于曠野，到今早，恐怕大家都會窒息以死。我雖不會被窒息，但呼吸也常感迫促，所以夜間睡得不舒服，未六時即起身。

在睡夢中我曾見着你，而且在這船上見着你。你對此次所經過的種種，都不以為苦，一如平時的愉快，鼓舞我，我得着你的慰藉不少。但是，我想到此次你若真與我同行，路上的種種，在你自然不以為苦，但你的「異言異服」在當地人士看來，恐怕是一個怪物，生活上一定要發生困難，乃至於發生不能預料的危險也未可知。——即如昨夜，你就無法過去。現代都市女子的時代，不知幾百年後方能為內地農村所認識啊！

因為昨日午飯發生困難，今日在東坪（離烟溪九十里）停船時，便和趙君同去市上購菜。這裏的生活程度由下面一張賬單可以推知。（寶慶以來之生活程度大體如此。）

豬肉半斤 六百四十文 牛肉半斤 四百文 雞蛋四個 三百六十文

鹹蛋四個 四百文 豆腐四塊 一百二十文 辣椒 四十文

以上共用一千九百六十文，以每元換銅元五千六百文合之，得大洋三角三分半，我們兩人至少可以吃兩天。與上海相比，相去幾何？（米每升五百六十文，我縣四百八十文。）

夜飯，我們自炊自炒，竟備三樣菜，可謂離家而後的盛饌了！

## 「拖」與「放」

因爲水淺，下行也很困難。灘上的水槽甚狹，只能容一隻船出入，所以每遇一灘，即



須按照各船之先後依次開去。而水淺石多，又不能順水而放，必得用拖。「拖」與「放」是此地船上最常用的專門名詞。所謂「放」，即船頭在前，船尾在後，用柁與篙順流放下。所謂「拖」，本指上水船上灘時由船夫肩竹纜牽船上行的動作；但水淺，灘上的頑石都露頭角，若順流而下，偶一不慎，碰着頑石，即有覆舟之虞；故運用上水的方法，將船尾放在前面，船頭在後，再用人力肩竹纜在岸上或淺水處

牽着，慢慢地放下。每拖一次，便得費去很長的時間。若遇前面有木籐或多船擋着槽口，



一日走不過一二灘也是常有的事。我們今日總算幸運，一共走了八十里，宿於江南。

十一月一日江南

## 修船的特別方法

資水下遊的灘，雖然也很多，但和沅水洪江以下的灘相較，險夷不可以道里計。所以煙溪以下的船，在灘上是很少有失事的。我們的船主，在資水走了三十多年，爲煙溪最有名的舵工，當然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不過這次河水特別的淺，他所駕的船又是多年失修的一隻舊船，今日下午途中經過幾次擱淺，底板縫裏的水，竟如噴泉一般地湧上。水艙裏常要一人蹲在裏面舀水，我以爲今日是無法再走了的，但他竟有他的特殊方法，度過這個難關。

下午三時到小淹的時候，他命船夫們蕩到泥灘上擱着，並要他們下水，上下左右地拉了一時餘，然後命人看水艙的水，果然沒有從前那樣多，從三時至七時，只「看潮」（註）一次，夜間只看兩次。他這種自然的修理法，確是很有效用。不知招商局的船

主們對於他們的輪船也有這種方法嗎？

我問他何以不修。他很鎮靜地說：『誰願不修，只是這種年頭，無錢修理啊！』

今日行七十里，宿於塘灣。

十一月二日塘灣

（註）百漏水之謂

## 一件很稀奇而又最平常的事

今早四時起即微雨，七時雨止，船始開行。

上午行二十里，下午行四十里，宿於大栗港。

今日遇着一件我覺得很稀奇而他人以為最平常的事！

昨夜的宿地，離馬跡塘二十里，但今日的一個上午就只行得這二十里。這並不是船上發生了什麼問題或危險，而是遇着一件「公事」。

馬跡塘是益陽縣的一個大市鎮，國民革命軍第×路軍監護處益陽馬跡塘派出所，即設在此地的萬壽宮（江西商人之會館。）所謂監護處，就是鴉片煙稅的徵收機

關。他們稱鴉片煙爲特貨，稱湖南所產之鴉片煙爲湘產，雲南產者爲滇產，其他各省產者，爲某產某產，稱鴉片煙商人爲特商。湘產現在每千兩徵稅四百餘元，滇黔產五百餘元。凡完稅之特商，由監護處給以監護照，可運至一定的地點，自由公開出售；漏稅者罰金，偷稅者充公。據說規程很爲嚴密，員司執行規程也很嚴密。

昨日晚餐後，聽得船主在後艙中向我的鋪位上邊一位客人說：『你的貨，我明日着人給你帶在身上。』

這位四十歲上下的客人雖然也屬於體面商人的一類，但比其餘的却寒儉得多，眼睛也不大看見，好像是初從鄉下出門的。

他很少說話，但船主稱他作「家門」，我推知他也姓劉。以後就叫他作劉罷！

劉聽得船主的話，也只輕輕地說聲『好，』再沒有其他的話。我因不大明白他們對話的內容，張眼望望劉俯首在那裏沉思，好似有一種很重的憂慮橫在心頭。

今早八時半離馬跡塘尚有十里地方；船主卽向我說：

『舒老爺（這是他因爲我出了三元大洋的特別稱謂；出兩元者他稱先生，一元

者稱鄉親，階級井然。快到馬跡塘了，關上要檢查。你帶得有沒完稅的鴉片煙請拿出來。」

「我沒有鴉片煙。」我說：

因為我們的幾句話，引起了全船的騷動：

「我們的手續都辦得很清楚，他們來查，把護照和收條交給他們，請他們蓋印就是。」那位姓張的領袖說：

「不是嗎？我們什麼都預備好了。」他的同夥舒說：同時並將護照收據等從腰上的荷包中取出交給大眾驗看。

另一位幾日來自稱為中學畢業生而年在三四十歲之間的夏，正睡着在過癮，忽然坐起來向劉說：「你只有七餅煙，每餅抽一兩，由我們分開帶在身上。」

劉默然。但從艙中將他所有的七個油紙包用面盆盛出。

「算一元二角一兩給我賣幾餅，到益陽交錢。」夏又說。

劉以為本錢花得太重，至少都要一元三角一兩，方能脫售，最後由旁人勸說，並謂

不會完稅，價應低一點，所以仍以一元二角一兩定價。

『你要，我賠本賣給你，你拿去罷，免得我路上就心思。』劉向夏說。

夏將面盆拿到面前，檢點數目之後即放在一旁。

（註）同姓者互稱之語

## 「照章辦理」

船將要靠岸的時候，即見沙洲上來了兩個着灰色軍服各攜一根長約四尺之鐵杆，同着一個穿便衣的青年向船邊走來。據船主說，這就是檢查員。他們上船，什麼東西都得檢查。在此時，夏向劉說：

『你的貨是私貨，應該負責帶到益陽錢貨兩交。』

『我既然賠本賣給你，還要到益陽錢貨兩交，我不幹。』劉木然許久說。

『那麼，你自己去管罷！』夏一面說，一面將面盆置於劉的身旁。

他們正在談話時，檢查員已由划子上船了。船主匆匆地趨下客艙，將面盆拿出置

在後艙向劉說：『你安心完稅罷，若再不拿出，查到便要充公的。』

劉仍默然，只眼睜睜地看着面盆中的油紙包。

檢查員跳上船，便令各客打開箱籠。穿軍服的傾箱倒篋地分途檢查，穿便服的只立在旁邊若監視者然。他們正在檢查時，船主拿着那有油紙包的面盆報告有貨要上稅。那穿便衣的接着說：『拿到所裏去過秤，照章辦理。』同時舒一面將監護照及收據等交給他，一面將艙下的一擔篋籠——竹製有蓋之籠——囑船夫取出，揭開篋蓋，請他驗看。

他們的篋籠很特別：裏面各裝有一個四方木架，分作四層，每層隔以薄板，那宛如茶碗的鴉片煙餅就逐層在那裏放着。這種傢具當然是特製的，他們之老於此道，就由這件東西也可以推知，何況他們還有鎮靜的神態作左證呢？

## 「上花」

檢查員將那些煙餅一個一個地取出檢視：每個餅的上面，都貼長約三寸寬約二

寸的黃色印紙。這紙上印有「兩湖特稅登記處」字樣，並蓋有收稅之派出所的印記。這印紙，他們叫作印花；完稅，他們叫作「上花」。無論何處的派出所都可檢查收稅；但既經一次完納之後，在一定的地域內不再重收。所以各派出所的缺分也有肥瘠之分，而任派出所主任的人員，也都是很「有來歷」的。——據他們說：因為「有來歷」的人太多，要輪流分配，這種職務難得有繼續至半年以上的。

他們將船上檢查完畢，即匆匆同劉攜着那些油紙包到所裏去。劉去了，於是船上的議論也盪起了。有的責備他過於慳吝，不肯先從每餅中抽出一兩分給大家帶着；有的說他太無膽氣，這一點點東西儘可自己背着上岸，偷過關卡；有的說他太蠢，為什麼不在澱浦上稅，偏要把白花花的大洋送到這裏；有的說他這種鄉巴老，只好在家裏吃種糧，不必出來「失格」。（註）其餘凡屬可以責備他的理由，都由大家尋出講到。總之，世界上只有劉蠢，其餘的人都比他聰明，而我們的體面商人尤比他聰明。

約莫過了三刻鐘，劉獨自很頹喪地空手走回了。他在沙洲上，張先看到，即向同伴們罵他說：

『你看這傢伙真無用，他拿起貨去上花，現在連貨都沒有了！』

他是領袖，他既這樣說，其餘的人當然都高興地附和他。劉上船，大家都以很鄙視的眼光看着他，他竟致失足落水。——所幸還只打溼了一隻腳。

『真貴！只有幾十兩貨，要完二十六塊多錢的花。我身上只有九塊錢，不曉得還有別的辦法嗎？』劉說：

一位年約三十餘歲而他們公認爲運氣最好的謝，面團團儼如紳士的態度，首先忿然說：

『照章是二十兩秤再打八折上花，你一共不過八十多兩平秤，要完這多錢的花，一定是欺你不懂章程。』

『我初次作這種生意，一點章程都不懂，請你替我去講講好嗎？』劉很謙恭地向謝說。

謝更很得意地數說許多章程，以及他作這種事的種種經驗；好像檢查員已經爲他所責罰而屈服，劉的事已不成問題一般。但劉在旁邊急得手足無措，又很懇切地向



他再申前請，其餘的人也從旁代劉請求，他始傲然同劉上所裏去。

（註）丟面子之謂

### 『真不講情理』

又約莫過了半點鐘的時候，謝一人匆匆地回來，在沙洲上便怒衝衝地大罵主任不講道理。到船上，不待別人追問，他就忿然地說：

『這裏的人真不講情理：劉是一個小本生意人，一共只有幾十兩貨，他一定要照新章辦理，（七月十六日起，湘產每千兩收稅四百三十多元）和他講情，他一點都不理，只是打官腔。』

『我和他說：「這點貨若果是我的，我絕不把錢送給你養親家母，（註）我不在漵浦完花，就帶到益陽去上，」他一點不作聲。』他繼續地說：

於是大家的議論又轉到派出所的主任身上去了。

他們正在從各方面搜羅主任和劉的罪名而談論得很高興的時候，劉帶着油紙

包同一個穿大衣的官長模樣的人回來了。謝忽然向張說：

『今天悶極了，好久沒有打牌，我們打幾圈牌散散悶罷！』於是大家向船主要牌。他們走進艙裏，預備牌場，劉很萎頓地走到後艙向船主借錢。船主很慷慨地借給他十七元，連他自己的九元，一共湊足二十六元交給那官長，官長下船去了！

官長去了，劉拿油紙包走進艙中，大家很驚訝地向他說：

『弄清楚了！』

『清楚是弄清楚了，但是費了二十六元，我的貨已快去了一半。』劉很懊喪地說。此時，他們的牌已成局了，大家在牌聲的餘閑中，又責備着劉，謾罵着主任。

主任早已去了，劉仍是俯首着默然無語，只眼睜睜地望着那些油紙包。事情都弄清楚了，船也立即開行。我掏錶一看，正是十二時十五分。

今日上午爲着這件公事，就只走得二十里。十一月三日大栗港

（註）辨頭之謂。

## 霧

早上因爲避霧，九時始開船。

霧是迷濛人的，將我們繫留着無法前進，自然是可恨，然而牠也有可愛的地方——

——尤其是山間水上的霧。



我每日都是六時起身，看着東方慢慢地由

魚肚白而轉成紫燄，轉成紅霞，轉成蔚藍。在這半小時內，天空的變化固然極其多端，而由其變化

映射到山林的變化尤多，在東方將明的時候，那山林只有一個輪廓的黑影，天空漸白，牠們的眉目也漸漸顯露，有如月下的美人，渾厚端莊。等到

火燄燃燒着的時候，草木都穿着舞衣，由紫而赤，在那裏翩翩欲動；水上的露光，則爲牠們試裝的明鏡，使其於渾含之中，愈顯美麗。而牠們內心中宣洩出來的清氣，更一縷縷

地沁入骨髓，令人酥軟。此時，牠們不獨能引誘人，而且能陶醉人，使人溶化。這剎那實是天地間的至寶。雖然自然之神不掩藏這至寶而時時顯示於人，然而懶惰的人們，總不願破功夫去迎受牠，至少要等牠們換上藍衣，色相畢露的時候，始和牠們親近；有些人甚至於連牠們着藍衣的時候都不曾見過，永遠只在牠們火燄似地猙獰的面目中過日子。

今早是照常六時起身，但是看不到紫燄，看不到紅霞，更看不到蔚藍；只覺得是站在正揭蓋的蒸籠的旁邊；籠裏的饅首，籠外的器具以及其他的種種，都爲那由籠底蒸發出來的蒸氣所籠罩。平時自然界之所謂山河，到此時固然看不見，就是人世間之所謂「你」「我」也一點分不出；只有那無限的清香，隨着呼吸，沁入肺腑，使人渾然地忘去了一切。這個大蒸籠真是我們故鄉的所謂「一掃平陽」（註）的刀斧手。倘若牠能永久地這樣蒸發下去，自然界失去了高低，人世間分不出你我，那不是最太平而最愉快的事嗎？

只可惜這黃金的時代太短啊！

不到七時半，這正揭蓋的大蒸籠的旁邊，忽然現出一道紅光，好像有人在對面擋着燈光向前進行的一般。這燈火由迷濛而輝煥，由輝煥而透明，那隱藏在這蒸籠裏和蒸籠外的種種，也漸漸由渾潤而凝聚，由凝聚而鬚眉畢露。所有自然界的高低，人世間的你我，也完完全全呈現於我們的眼簾之前了。

在此時，雖然可以看出高低，分辨你我，然而那由籠底蒸發出來的雨露，還在那裏竭其最後的力量，一縷縷地互相牽引，掙扎着以冀彌補這自然界和人間的缺陷。可是那如炬的陽光，終於不能容忍牠，不能讓牠努力，終於要把崎嶇的山路，猙獰的你我，一絲絲一點點地顯示出來。我雖然痛惡牠纖毫畢露的盡情顯示，雖然健羨那渾潤安舒的太平勝境；然而我是人，而且是凡人，我有何力量能盡過我所願過的生活，更有何力量能不過我所不願過的生活！所以到了九時，我們船開了，我的生活也就回復常態了！

這種種，是剎那間的往事，在現在已成爲過去。然而在我的腦中，將永久是新鮮的。只可惜你無緣與我共賞此勝景，共看這自然界的高低，和人世間的你我是怎樣渾同，

一樣分辨的啊！

(註)故事某山神有一把掃帚，能將世界上的不平一掃而平。

## 下水船比走路還慢

今日起程的時間，固然比平時遲三小時；加以走入下游，江面漸寬，水槽更淺，每到灘上，都須攔淺，我們雖然上岸幾次，而水槽的面積甚小，只容一船通行，各船齊集於灘口之上，須依次魚貫而行，倘遇重載者在前面攔住，後面的再輕一點也不能越過；若果前面遇着聯幫的木筏在那裏橫着，非等駕駛人成羣結隊地慢慢扛去，就是一葉扁舟也無法飛渡。所以途中耽擱的時間不知多少。今日的一日，竟只走得六十里，宿於樹塘。山河的下水船比走路還慢，實是我有生所經的第一次！

在這種無可如何的「慢流」的情形之下，自然是我這性急人所焦灼的。然而事已如此，焦灼又有什麼辦法？只好退一步着想，當作終日爲霧或爲匪所阻的一般，則今日走了六十里，總算是天幸，而况我還儘有事情可作，只要沒有危險，這種不容易嘗到的故鄉風味，多嘗一二日也未嘗不是無益的。所以我在今日還不曾感到什麼苦悶。

## 農村的困苦

幾日來，我們雖然也曾有幾次上岸，但都只在幾處大市鎮上逛逛，並不會看見腹地的情形。今天走的路程較多，比較近於真的農村情形，也略微多看到一些。資水之濱，都是砂石的山岳，平時的出產本來不豐，今年上半年洪水爲患，山谷中偶有的田土，亦均被沖毀而不能種植，偶有未被水患或水患後修復之田土可以種植，亦因兩個多月未下雨，任何種子都不能發芽。所以人民的生活特苦。今日經過的小村莊，都以山蓄玉米爲正常的食糧。

白米的珍貴，在以產米著名的今日的湖南，也和在甘陝一樣，是不易爲一般民衆所看見的。至於油，也只有在很少數所謂富庶之家的鍋中始能相遇，一般人得鹽和辣椒當菜吃，已是萬幸；說不到油，說不到蔬菜，更說不到肉食了。然而物價却特低，銀價又較高（每元換銅元五千八百文，雞蛋只七十文一只，魚四百文，牛肉六百文，豬肉一千一百二十文一斤。這當然是貧瘠過甚，購買力薄弱的表徵。

我們也曾經過幾個小市鎮，雖然各處都有所謂中伙安歇的客棧，但主人們不似大市鎮上的專以經商爲事，而是以農事爲主，客棧爲輔，所以商品也只有辣椒、山諸、玉米等土產。然而黨部的標語，和耶穌教的廣告，却正和其他的大市鎮一樣到處都有。由此也可以證明這些勢力都已達到民間。只可惜時間匆促，不及執真正的老百姓，測驗其對於這種力量的接收量！

## 臨別紀念

我們「同舟共濟」的十多位朋友，到今日已共同生活了五天，眼見得明日到益陽（這是船主寫過包票的）就要各自西東；雖然是陌路相逢，但我們都是有情者，而且是來自田間的有情者；在這五日之中，我們雖不會有什麼厚重的交誼，但彼此的面孔，至少都是相識的，而且也會無罣無礙地互相說了許多話，共同吃了多少飯。每逢上岸步行的時候，更互相照應，互通有無。這在農村社會中，自然是平常的事實，可是由這平常的事實竟引起了我們——尤其是我——的依依之情。所以今日的下午，全船中



好像充滿了一種異於平常的空氣：好似船上的一絲一縷，都與我們這些所謂「過路客」發生了重大的關係，有了重大的意義；我們大家都像感到這時間的特別寶貴，而兢兢業業地在那裏度過。中學畢業的夏，與大腹便便的龍，覺得這可貴的時間不可虛廢，於是集合四人作竹林之遊，以爲臨別的紀念；這中間的入局者，和觀戰者，自然去了近十人。其餘的則以「大辦筵席」爲紀念的資料。大概除了我和趙君外，都各得其所地各事其事去了。我自然是充滿了惜別的心情，然而不能加入他們的紀念隊裏，只有和趙君共同從事炊事，以附和他們。趙君雖然也和我共同努力於刀板、鍋灶的種種活動，然而他的心却別有所在。

### 「三不算」

他是畢業於長沙黨務學校的，曾在長沙市黨部任職，這次是由長沙市黨部電溆浦縣黨部請他辭掉縣黨部的幹事，去改任市黨部的幹事的，而且跟他一星期內要到職。他在煙溪候船已白費了一天，自離埠至今已九日，已超過限定的時間，所以他

不惜別，他只望速行；每到一處，他只問離益陽還有多少路，何時可以到益陽。船主則最怕這種問話，因為他以爲行船的速度，都是河神在後面支配，倘若你要斤斤計算，便要干犯神怒，使你不能走。所以他每遇着趙君詢問時，便蹙着額頭大聲地說：『莫算，莫算，走馬行船三不算！』（註）

「走馬行船三不算」是我們故鄉中都通行的成語，也是農村社會中所通行的成語。爲什麼不能算？是因為這些都得受自然界的風雨，和人世間的盜賊的支配，而且走路的脚、被騎的馬、被乘的船，也常常會自己發生問題，絕不能如輪船火車等所謂文明的交通工具，有一定的時間可以計算。但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計的，不過正確之量甚少，不可計算的又太多，與其斤斤計算而失望，不如不算以待機之爲愈。所以「三不算」便成爲最通行的成語，也成爲行人的格言了！

這意義我能懂，趙君也能懂。然而格言終於是格言，牠不能使趙君的實際生活發生變化，也就無法顯示其效用。所以船主的話，我聽得默然，趙君聽得就不免有點忿然了！

(註)走是走路，馬是騎馬，合行船爲昔日交通上之三大要素，所以稱爲三不算。

## 戀戀於船上的生活

今夜是我們在船上寄宿的最末一夜了！到夜間，我雖然還和前幾夜一樣，在馬燈下寫我一日來的見聞。但心裏總感到一點激動，好像明夜就得換一個不平常的生疏世界。這未來的世界，或者要生疏一點，但牠並非我所不能想像，現在的環境也未見得是我怎樣歡喜的，然而我總覺得這一變更，會使我發生許多的困難，會使我感着許多的不愉快。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理，我不能說明。但牠影響到我今夜的生活，却是事實了！

在平日的夜裏，當我在馬燈下工作的時候，其餘的同伴，總是睡在煙燈旁邊過癮，講故事。他們所講的種種，我自然是聽得很清楚，但是，我的工作，從不爲他們的故事所打斷。今夜的情形却兩樣一點，他們因爲明日大家都得別離，張的故事，再難得有機會去聽，所以公請他特別講一段乾隆訪江南的故事。講完了，因爲時間還早，又講了些算

命、堪輿、敬神的種種趣聞，引得大家發笑。我的一位本家，不知不覺又從故事上牽到他十六年被綁的往事，於是更引起張訴說他同年被綁的情形。大家於是知道同伴之中，也有兩隻「羊」，也更相信張的算命是萬靈——因為他自知在命上一定要被綁，再推算我那位本家的命，也是如此。我當然不相信他們之所謂推命，但他倆所述關於匪的組織，以及匪窟的生活種種却引起我對於匪，對於他倆的無限同情，而使我不能繼續動筆，更使我戀戀於這船上的生活，而不願走向都市的道路上去。

這匪窟的生活雖然我是聞知的，不是親歷的，然而我覺得牠包含了中國最大部份的社會問題，我感到最有興趣。現在為時間的限制，不能詳細的和你講，有暇也許能根據他們的聞見，寫成一部專書。

十一月四日 櫺塘

## 『以後討米也再不搭鴉片烟客人了！』

船主和船夫們昨日來即聲言今日必到益陽，所以早上起來得特別早。走三十里到桃花江還是八時十分。我們的同伴也都現出很高興的樣子以為下午兩點鐘前後，

一定可以在益陽碼頭的客寓裏安安舒舒地「喝着得勝酒，訪問舊相知。」（舊相知三字有特殊意義，對男子指其舊識之妓女而言。）不料天下事總是出人意料之外，而「三不算」的格言竟成了人間的金科玉律了。

船將到桃花江時，船主便在後艙搔首踟躕地在那裏眺望右岸的所謂「旗子。」這旗子是一塊長白布寫上許多字，懸在高五六丈的旗柱上面，牠的作用是指示上下水的一切船，要在這裏停泊備檢查。汽地方叫作關卡，在「厘金時代」差不多每一個稍大的市鎮裏，都可以遇得着；現在厘金撤了，這種起而代之的關卡，在他省也許減去了一些，在湖南也許更減去了一些，不過桃花江這個舊卡，還不會減去，還爲清理兩湖特稅處的一派出所所替代；却爲我們所親歷。

旗子既然高懸在旗柱上，所有的船當然得停泊，而且要「先來後到」地依次等候關上檢查。幸而我們開得早，到得早，在我們之前的不過三四隻船，所以等候不及一小時，便已爲一位「斯文人，」帶着兩個穿軍服的「糧子」光降。你知道：他們的目的在查煙，最主要的在查未曾「上花」的煙——因爲完稅時經手者有回佣可得——

我們的船上確實裝得有煙，又確實是上過花的，明明白白一件一件地給他們看過，在「公事」，他們本也可以交代得過去，但他們的下意識却不甚滿足，而不得不詳密檢查。而且這派出的主任和印信等，都在對河的大街上，特貨雖然驗過，但他們無權放行，非得將特貨的票交由主任驗訖蓋印不可；於是所謂「特商」們也祇好照他們的命令雇着划船攜着票去對河投驗。這河面當有三四里之遙，而水又很淺。他們上船之後，我們其餘的人，都站在艙面眼巴巴地望着他們的划船夫一槳一槳地將他們渡過去——看到他們的船達到彼岸，看到他們上岸去，看到他們走入街上而漸漸地消失其影子。趙君的耳際也許聽得那心錶在那裏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地擺動。

這失去的影子，一直到十點鐘，還不會在我們的眼簾復現出來。種種的議論於是沸騰起來：有的以爲他們吃官司去了；有的以爲他們訪「舊相知」去了；有的罵他們無用；有的罵官長無聊。正在「莫衷一是」的時候，船主忽然從後艙艙面走到梢尖上，蹙着額望着對面的一隻插旗的划船說：『來了，來了！真正急死人！以後討米也再不搭鴉片煙客人了。』我們跟着他的視線望去，果然看見先去的那兩位的那兩位形貌隱約可辨，

只不過前面多了一個好似持手杖的「斯文人」後面多一個「糧子」而已。不到十時半，果然他們回來了。那「斯文人」手中所持的却不是手杖，而是一管秤。他上船之後，便嚷着要將所有的特貨一一從新秤過。幸虧船主和他講許多好話，結果只拿出幾件看看就算了事。然而我們起槳的時間，已是十一時只欠三分了！

此地離益陽還有六十里，然而再過七八時，大地却要沉落在昏黃的夜裏；加以北



風狂吹，我們正逆之而行，在平水中，費盡種種氣力，每小時也不過盪得七八里。今

盪

槳

日雖然可以到益陽，但至少都非萬家燈火的時候不可。同船的十餘人中，自然以趙君爲最焦灼，其餘的同伴，也未嘗不着急。在午飯後的時候，竟有幾位熱心的朋友，輪流盪槳，以期速到。果然天如人願，到

了下午二時以後，風平浪靜，大家努力的結果，竟於下午四時半安抵益陽。

益陽是濱資水最大的貿易縣城，河街長十餘里，沿途停泊船隻，帆桅如林。船到埠而後，大家都收拾整齊，各歸寓所。惟有趙君和我及此次同行的伴船中之謙君三人要去長沙，要立即過河赴汽車站趕車。船主代我們雇好划船，復囑船夫們將行李一件件送上划船。臨行時，復殷殷以再行光顧爲囑。我爲着要趕自己應走的路，不能長與他共居處，然而他那忠誠的態度，却深深地印入我的心坎。划船開動前，我們相互舉手爲禮。最後，我復鄭重地向他說：

『劉老板！你真是可愛的好人，十五年前，我曾經幾次搭過你的船，這次遇着你，你還和從前是一樣的誠厚、一樣的溫和。若果我再回家，一定要專候你的船的。』

在互相笑語中，划船載我們一步一步地離開了。但是，他那溫和的面貌，忠厚的語言，至今還栩栩如新地在我腦中活躍。我如再歸故鄉，尤其與你同歸故鄉，一定是要搭他的船的！

渡過河到了汽車路上，自然走入了另一個世界。不過這世界和我們幾日來所過的現實生活還不相去很遠。那就是說：我們上岸時看見一條寬大的黃土砂石馬路，蜿



甦從對面山峯中出來；這是我們這幾日來所不會見過的。不到半里，有一座涼亭式的瓦屋，裏面停了幾輛「文明」的汽車，這更是我們這幾日來所不會見過的；至於馬路兩旁的田野山林，和瓦屋中間的小販，以及附近的肉店、客棧、軍人、馬匹等等，都是我們所常見的。所不同者，不過這裏的洋油燈光較別處地方的輝耀一點；而客棧有現成的茶飯吃，要每頓兩角；有現成的牀褥，要每客兩角而已！

在淑浦便知道這裏的站長郭傳楷君是我的同鄉，而且是我幼年時代的同學。投刺相訪，果然不錯。互道十數年來的契闊，彼此回憶到童年的生活，都如夢幻一般。他因我遠道過從，機會難得，特留我晚餐。不過汽車在今日已不能再開，明早當然是有的，可是每車要坐十人至二十餘人（車有大小），非等客滿，不能開行，故無確定的時間可言。於是我們在這漫漫的長夜中，又爲着明早何時方能客滿的問題所焦急！

十一月五日益陽

## 替站長歡迎來賓

今早還是六時起身。匆匆地催着店主備早餐。可是等到七時半還只有我們五個客人。趙君焦急無法，約同謙君和我同去碼頭上替站長歡迎來賓：每從對河起棹的一隻船，以及船上所有的客人，我們都得憑我們的目力遠遠地估量牠是否直向我們的碼頭駛行，他們是否可為我們車上的同伴。在多次的失望之中，終於陸續地得着許多同志：當發現一個真正的同志的時候，我們都感着很大的歡愉，而趙君的喜悅，較我們尤遠過之。在這樣地多次的激動之下，不到九時，十六人的小車終於為我們開行了。十餘年闊別的郭站長，也在喇叭聲中重別了！

由益陽到長沙的汽車道，只有一百六十里，兩小時即可達到。只因沿途各站要停留，到寧鄉渡河又須客人下車乘小划，所以十二時方到長沙西站。途中所見自然是農村的景物，牠們當然也和近幾日來所見的種種是具有陶醉人的魔力的。不過我們在這風馳電掣的車上，對於牠們，既不易親近，也無法留戀，只見牠們如電影般地幻出幻進，使我們的視官緊張而已。因此，不獨「歸心似箭」的趙君，頻頻詢人何以老不到長沙，就是我也覺得這車輪似乎走得太慢！

## 棲霞的紅葉

長沙西站在長沙城對河的溁灣市。長沙本以湘江中一個長近十里的沙島水陸洲得名，所以由溁灣市進城要過兩道河。現在因爲水涸，第一道河牀甚狹，有如溪流，第二道亦不過數十丈，稍大的輪船均不能進口。我幾日來，預備乘輪船去漢口的迷夢，至此也完全打破。進城與趙謔諸君別後，即匆匆去分局。你的四封信也一齊於我坐下時擁入我的眼簾，你在棲霞山上採得的紅葉也落在我的手裏。以你那孱弱的身體，竟能於拔山倒海的暴風雨中跑上棲霞，拾紅葉以歸而不病，雖不能說是天幸，然而我却於無意之間感謝着上天的厚賜。想到我們「相見有日，」途中的一切困苦也隨之煙消雲散了！

下午看了幾位同鄉和同學，晚上參加一位同鄉的宴會。完全過的都市的生活。可以「無善可告」四字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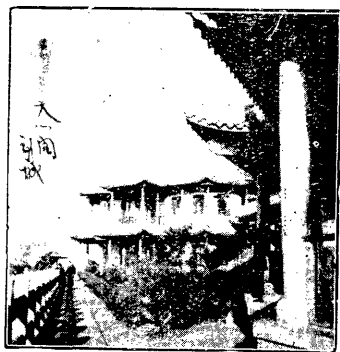
十一月六日長沙

## 長沙

昨日上午辦了一些私事，下午看了兩個學校，晚上參加了同學文亞文君的宴會。文君係十四年前在湖南高等師範的舊同學，他此次爲其尊人七十壽誕而宴客，故舊同學在座者很多。因爲闊別多年，驟然相見之下，彼此似都在暗嘆年華易逝而感着一些淒涼。好在大家以「莫逆於心，相視而笑」的態度出之，也就沒有什麼很大的感傷，而東拉西扯談到天理人情國難家事的問題上去了！直至十時方始散歸。

前日本打算在長沙多住幾日，看看故舊。但因前日昨日的兩次宴會，看見了不少的朋友，學校會看過兩所，並且昨日下午復與同學周仲篋君同遊了城中重要的地方，和城上的天心閣。雖然八年不見的長沙（十三年我應教廳暑校之聘，曾在長沙住過兩星期，）外形內觀有許多都變改得我不能

天 心 閣



故鄉

認識，但都市的繁華，以至於都市的憂鬱和喜悅，都是我所能想像得到；而且大半是我曾經經過得還再行經過的；所以我不想久留，於昨晚即決定今日下午四時乘火車起行。

## 嶽麓山

長沙的都市生活雖然不是我所願過，但我的第二故鄉的嶽麓山却永久在我腦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每去長沙，都得去拜訪牠一次。這次當我接到父親的電報的時候，就計劃去拜訪牠，只因去時匆匆不能如願。到家看了父親的第一夜，那巍然屹立山巔的禹王碑，和隱居山麓的愛晚亭，以及白鶴泉、雲麓宮的種種勝境，和十四年前在高師肄業的種種生活，就一一盤旋於腦際；十餘日來，更是常常想念牠。故昨晚於決定今日下午起行的時候，便打算上午去嶽麓遊覽。

嶽麓雖在對河，但離我所寓的東門有十餘里，上山下山也有十餘里，平常的遊覽者，大概要費一日的工夫。我因下午四時須上車，而同學周仲箴、楊柏榮、余砥吾、馬叔泉諸君又約定下午二時宴敘，時間既甚短促，只有早去之一法，所以昨晚即約定周君於



今晨在我的寓所聚齊動身。到時，周君果然攜其十一歲的兒子清一來了！

我們由南門外渡河，在途中雖然催促着車夫快走，但到嶽麓岸上的牌樓口已是九時了。今日是星期日，由城內來的遊覽者照例是絡繹於途的，不過此時却寥寥可數；除去我們三人外，只有住在岳麓書院之湖南大學男女學生數人徘徊於途中。所謂真正的遊人，還不會來到。

嶽麓山面對湘江，山峯不過千數尺，並不算高，只因在湘江平原中是一座唯我獨尊的高山，而且嶽麓書院，爲歷史上有名的遺跡，所以其名甚揚，遊人也因而特多。然而我之愛嶽麓，却不在乎山之高，也不在乎書院的歷史之久，而在牠的鄉村風味和幽靜的叢林。

##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即現在之湖南大學）是建築在山麓正中的一個幽谷中，三面都有山圍抱，只有正面朝着湘江，水陸洲的田園，和長沙城的街市，均一望在目。這裏與長沙城既有兩道河的隔絕，城市的種種，當然不能侵入，而校門以外盡屬田隴，附近居民甚少，概屬農民。要購備一點最常用的日用物品，不去城裏，便得在離此五里的深灣市。牠



嶽麓途中

的地址不是一般人所謂城而鄉，乃是完全的鄉村。學生在那裏求學，真是世外桃源的羲皇上人，除了報紙雜誌上的消息，足以刺激他們，使他們平靜的心能有所波動而外，其餘什麼都難得捲入他們腦中擾亂他們的心思。由這種「象牙之塔」裏面養成的書生，是否可以適合現代複雜社會的需要，自然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但

是農家子的我，却很歡喜過這種鄉村式的生活。所以二十年來飄泊地寄居了數省，但始終不會得着一個比嶽麓還更愜我意的地方。

鄉村的生活，固然是我所深好，但是我受了一些新式教育，又不能完全安於鄉村生活（鄉村最苦的是不易得新書報看。）住在嶽麓的人的物質生活，固然可以全爲農村式，但他的精神食糧，又可由城市輸入。這種鄉而城的地方，實是我理想中的妙境。而院後的愛晚亭和楓樹林更足以使我留戀！

我們由牌樓口循故道而行（民國六年爲菲黃興蔡鏗，曾於道旁修有馬路，但破壞不堪，）書院的故址，仍然和十四年前一樣，從中途的自卑亭後，赫然在山谷中隱約現於我們的面前。不過左邊一羣工廠式的房屋，其中並屹立着一座大煙囪，據說是大學的工科；右邊的屈子祠，正在改建洋樓，據說是爲大學文科而設備；這些是我們十四年前所不會想到，也是我七年前所不會見過。至於其他如院右的孔廟，院前的赫曦台，以及院內正廳中朱熹所書的「忠孝廉潔」，「整齊嚴肅」的見方大字石碑，乃至於院外飲食店的聚和福，都和十四年前沒有兩樣。



過自卑亭上山，本來有一條大路。我們爲節省時間計，而且要瞻望我們母校的風範，便走捷徑由校中穿過。好在校中的房屋如故，道路是我們所熟悉的，既不需人引導，也不畏人干涉。所以竟從校門直趨禮堂，入飯廳，出廚房達愛晚亭。

## 愛晚亭

愛晚亭是在離院後數十步的池塘上邊的一座小丘上面，是一座石建的方亭，是朱熹講學時常遊憩的地方。亭後圍着滿山茂密的楓林；亭旁有一泓泉水，從亂石中潺湲流出。因爲牠向西，所以一到下午晚炊煙騰的時候，太陽從山後映射到楓林中，漏出一道一道的霞光，春綠、夏藍、秋紅、冬黃，將人浴於其中而使之頓然忘機。到秋末冬初，楓葉將全山映成赤色，益以晚霞的紅光，更鮮豔皎潔，動人春思。將晚的勝景，實不是語言所能形容。所以歷史上的學者，凡屬到過嶽麓的，都會在此地有所留戀。十四年前我們於課餘之暇，也常到亭中閑坐，靜聽楓林的天籟，仰觀白雲的變化。七年前，雖曾來此一次，但時間是夏天。看不見鮮紅的楓葉，只覺盛暑之下清氣逼人而已。



亭 晚 愛

今日我們到此，正是九時半，晚景的奇觀，當然不能映入我們的眼簾，但紅葉的紅光，却已由東昇的太陽引射得我們滿目通紅。亭中的石桌、石攬，以及石桌四圍的刻字還依然是十餘年前的故物，只不過亭外的石欄，破碎了幾處，顯出一些頹敗的氣象而已。

清一真是一個好學的好孩子，對於他所不明白的什麼東西都得追問根由，看見牆壁

上的字跡，也得抄錄下來。亭中的石桌四面都刻有題記，他看見了，也一字一字地抄下。這亭是清宣統三年由程頌萬補葺，一面刻「放鶴」兩大字，一面刻他刻石之因緣，又兩面則刻張南軒錢南園的詩兩首，而名之曰「二南詩刻」。二南兩詩，很能道出此地景物的特點。茲抄給你一看。

扶疏古木轟危梯 開始如今幾攝提

還有石橋容客坐 仰看蘭若與雲齊

風生陰闕方鳴籟 日烈塵寰正望霓

從此上山君努力 瘦籐今日得同攜

錢南國先生九日岳麓詩

雨歇江平政亦閑 相尋故事一登山

紅萸黃菊有深味 碧澗丹崖俱淨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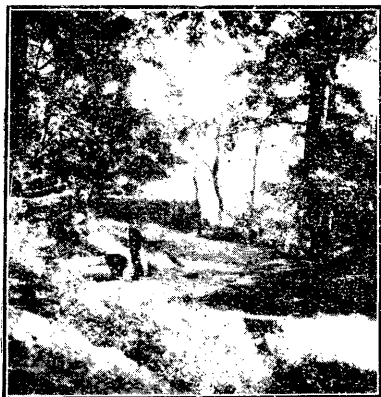
北海碑看落照裏 南軒座接清風間

歸興且信窮幽興 細數林雅幾隊還

我們因爲時間的關係。在愛晚亭把詩抄完，就從紅葉峽（仿南軒之青楓峽）中循石級而上。道中古木參天，幽邃異常，除了偶然倦歸的林鴉，踏着樹枝，振動樹葉，將林間寂靜的空氣略爲波動而外，一切的聲音都不會聽得。我們三人也不約而同地屏息前進。但不到半山，終於爲紅葉所引誘而各走向山中去尋覓；我們的屏息，也爲着尋得

宮。

## 雲麓宮



白 鶴 泉

紅葉滿襟的歡呼聲所破壞了。約里餘走盡紅葉峽，山間一偉大的建築物陡現於我們的面前，此卽所謂萬壽宮。我們於禪堂的鐘聲中，穿過該寺，直趨山腰之白鶴泉。泉由石隙滲出，清冽而甘。從前有石亭護之，現則僅於井口外餘亂石一堆而已。由此右上，至蔡鏐墓，亦荒蕪不堪。再折回左向經石印書屋直趨山巔之雲麓

雲麓宮是庵不是寺，裏面住的是道人。後舍正對湘江處，設有茶座可資遊人休憩。

座上東望，可將長沙城中的全景收於眼底。江水大時，並可聽得江聲。清同治癸亥，有位黃道讓先生，刻了一幅對聯說：「西南雲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很能領略此間



## 烈士墓

我們到此已將十一時，故坐憩未久，即匆匆下山。至石印書屋循蔡黃（興）國葬時所修之馬路而行。這馬路，我記得是民國六年所修的，當時也未會不是其直如矢的康莊，但是到現在，則路上的亂石，好似劈開的生石榴，都一粒一粒地豎起來在那裏專候行人的腳去踐踏。那時的山上雖也有若干墳墓，但都在森林之中，而且是很古的墳

墓 坡 松

勝景。在高師時之國文教師吳鳳蓀（懈）先生墨題「對雲絕頂猶爲麓，求道安心即是宮」一聯，將雲麓宮三字嵌入，而帶着哲理了！這裏的道人護守此宮已數十年，我們當學生時，他已鬚髮斑白，道貌昂然，現在則龍鐘得不能行動，與之談往事亦不能作答，恐不久將歸道山了。

上叢草環生，行人經過其間，也不覺得有什麼異感。自六年蔡黃國葬而後，烈士也跟着內亂的時間而增加。到現在，幾於每個峯、每個谷中都有烈士的墓。這些烈士初葬的時候，自然是要很轟轟烈烈地廣闢道路、高築墓臺。但是烈士的軀壳入土而後，這些工作也都隨之而消滅；而且所謂烈士都是由政治所造成，而中國的政治又是這樣地變化多端：今日的同志，明日可成敵人，今日的革命元勳，明日又可成爲反動的領袖；從事政治的，固然有很多的機會作烈士，同時作了烈士以後，還有很多的機會作反動分子。所以許多烈士的墳墓——尤其是墓碑，常在「建」與「毀」的波濤中渡日子；就是蔡黃兩先生的墓碑也常被人毀壞。這樣的現象，他省是否如此，我以所見不廣，不敢妄加判斷，但僅就這嶽麓山的烈士墳墓而論，已覺得牠能將中國社會的全部現象映顯無餘。且不問他們的「建」與「毀」所費的民膏民脂如何，而這破饅首似的新墳舊塚，將那天然美的景物破壞得成爲山崩水洩的殘痕一般，已够殺風景。不知地下的烈士們是否也對於我們這些遊人有同情之感？

## 佛塔

我們從雲麓宮下山，行經半山，道旁有一座葫蘆式的石塔，高及三丈，徑達丈餘，三面刻有似英文字母的斗大石字，據說是某高級軍官皈依佛家的某老師爲弟子，所有的軍機大事，都得由他指示，部下的僚屬以及軍士也大半受他們的洗禮，這塔是這軍官遵照他的老師的意旨爲陣亡軍人而修的。旁邊有屋一椽，由守塔者居之。塔係石建，尙巍然矗立如故，房屋則略似某軍官漸漸「泰去否來」而現傾斜之象了！

爲着要趕二時之宴，所以由雲麓宮至牌樓口，足不停步。在途中與周君漫談往事，自然所感萬端。而最使我傷感者，要算先民遺跡之日就頹敗。愛晚亭之石欄，白鶴泉之石亭，七年前固整齊如故，現在一則破敗不堪，一則僅留遺址。卽如由岳麓書院後門去愛晚亭之道路亦幾於不能立足。以年用數十萬元之湖南大學立於其間，對於此種遺跡尙不能修葺保存，豈其經濟力之不逮，毋乃太不注意於先民之文化遺跡罷！

## 劫後的教育會

二時果然趕到省教育會，會址如故，但除去會場的房屋外，所有兩旁的圖書館、博物館，都只有灰燼的敗牆危立空間，是即去年共黨佔據長沙遺留之陳蹟。會旁之飲食店，平日生意頗盛，現因國難當前，除去我們外，只鄰座有鐵血救國團的十餘男女青年在那裏聚餐而已。三時半食畢，即匆匆去車站。

特別快車，本是四點鐘開行。但今日因為某主席乘此車赴南京出席一中全會，却又等了數十分鐘。好在途中仰仗主席的威風，竟風馳電掣地向前開去。十六個鐘頭即已安抵漢口，比前次由漢去長已減去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這一點上我很感激他。只可惜長武軍不常載他，而旅客更不常有機會附驥尾啊！

「相見有期，」此後不再寫信給你了！

十一月八日長武車中



# 青年叢書

## 致青年書

舒新城著 一冊 三角五分

本書是著者於民國十五年至最近寫給青年的六封公開信，以最誠懇的態度，討論關於青年各方面的問題，約分求學、治事、戀愛三大類。著者流麗雋逸的文章，是大家所共見的，此集更以文學的方式，敘述人生的問題，極饒興趣。

## 心理學初步

舒新城編 一冊 六角

本書文字淺顯，例證力求通俗。內容分本能、知覺、習慣、行爲、自我等十二章，每章之後，並附名詞釋義，練習問題及參考書，極便自修。初習心理學者，備此一書，定能無師自通。

## 社會學要旨

常乃惠編 一冊 四角

本書共分十四章，用極淺顯的文字，說明社會學的各种原則與理論，以及社會學之起源及其研究方法；並搜集社會學上各種術語，編入書中，篇末附有譯名表及中西文參考書名稱多種。

## 英語修學指導

李儒勉著 一冊 三角

全書分六章：①發音學習；②拼字學習；③文法學習；④閱讀學習；⑤會話、作文及字典用法；⑥淺易書報介紹。所述都是著者歷年教學經驗的結晶，對於學習英語者，加以正確的指導，誠爲有益於初學的一本好書。

## 中華書局出版

# 攝影初步

舒新城編 全一冊一元五角

全書共分六編。第一編起信：解答初學攝影者之一般問題；第二編用具：述攝影機及其附屬品之構造及用法；第三編攝影：述各種景物攝影之方法，而尤注意於構圖曝光之研究；第四編顯影：述顯影定影之方法與藥品，凡顯影箱、顯影罐之用法及夏日顯影加厚減薄等方術，均詳述無遺；第五編晒像：述顯影紙、白金紙、咪紙晒像之顯影定影方法，而尤注意於底片之剪裁及修改；第六編放大：述日光放大、燈光放大之各種方法。附有插圖百餘幅，大半為著者歷年所攝，其中如豐子愷之習作，梁任公之楹聯等圖，尤為名貴。

中華書局發行

◁ 前眼在如·蹟勝山名 ▷

# 廣西旅行記

田曙嵐著

一元五角

桂林山水甲天下，遐邇傳聞，而近年來政治情況，民間組織，尤多革新，為全國人士所注目。本書為著者旅行時之筆錄，至為翔實。特色有四：①站在史地兩種科學的立場，注重過去的變遷和自然的現狀；②凡所述各縣概況、名勝古蹟、風俗習慣，皆根據實地調查所得與可靠之文獻；③廣西獠族，其風俗語言素與漢族異，作者親履獠土，歸而作「到獠山去」、「獠山風光」、「自獠山歸來」等篇，列入本書，實為研究國內民族之重要材料；④本書中有「湘灘同源辯」一文，為作者實地考察之心得，具有獨到之見解。

# 洛陽遊記

倪錫英著

六角五分

洛陽為我國歷史上之名都，該地有白馬寺，乃東漢佛教審衍之所；有龍門石刻，乃北魏藝術之偉構；有漢末英雄關羽之陵墓；復有唐代詩人白樂天之遺跡。自東周平王東遷建都起，以迄一二八事變遷都洛陽止，二千六百餘年間，屢為中國政治文化之中心。洛陽非特在歷史上有如許之勝蹟，且為中原社會進化之縮影，有穴居者，同時亦有乘汽車馳騁於廣場上者。本書係自歷史的與社會的兩種觀點，描寫洛陽之歷史勝蹟及中原之農村現象，共二十四章，文筆生動宛妙，並有插圖五十餘幅，允推遊記中之佳作。

版出局書華中

# 現代文學評論論

錢歌川編  
第一冊 六角

本書共收文字十一篇，前半介紹文學上的潮流或特殊的觀象，後半則為作家研究或介紹。如文學科學論，是將文學作為一種新興科學去研究的，在德國學術界放一異彩；純粹的宣傳與不純的藝術，係批評蘇俄新舊作品的一篇獨具見解的文字。後半所載的英國文壇四畫像，對於英國現代四大作家，加以檢討，他如美國作家劉易士、奧尼爾、辛克萊及蘇俄作家布寧，亦均一一論及。

# 北平夜話

味橄著  
第一冊 五角

這是一部用隨筆寫的遊記，計收最初的印象，飛霞粧，帝王遺物，閒中滋味，吃過了嗎，愛的教育，演戲之都，遊牧遺風，春風青塚，北門鎖鑰十篇。每篇都有一個中心，如吃過了嗎寫北平的小吃，愛的教育寫北平的戀愛，閒中滋味寫北平的風景，春風青塚寫北平的哀話，文筆生動，趣味雋永，使人讀之，如在冬夜圍爐，促膝閒談，寓意深刻，觀察入微，故都的人情風物，莫不躍然紙上。書前刊有藝術照相十幀，皆不可多見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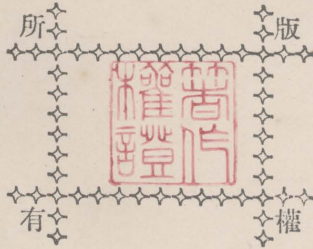
## 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3489B

民國  
廿三年  
三月  
再發行  
刷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

著者 舒新城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故鄉 (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

(七五九二)

標商冊註

